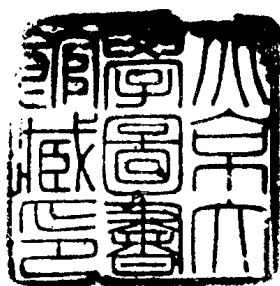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第三二册

齊魯書社出版

補編第三十二册目次

漢魏名文乘不分卷（二）

〔明〕張運泰　余元熹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朱買臣傳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

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

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殺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富貴不平常物耳自久困屈抑者視之。作為奇特。武帝衣繡一語。寫其炎涼故態於富貴今昔間。悉力摹寫。康明物
盡貴賤恩怨間。寫出一箇買臣。生平俱見。若自道服觀之。買臣亦非好鄉色。張宋倩

徐樂傳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繇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

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
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
不復興也。此二號者云。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
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侯。此陛下之所服也。
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
而不服哉。

一傳祇載一書。更不復敘一事。史家之嚴重如此。荀靖嫺

嚴安傳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
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
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
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
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
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
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
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
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
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
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
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
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
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
備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
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

賈捐之傳　　班固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

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

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盜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中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

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

於窮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
恤關東為憂上乃從之

捐之有猶介之即而不能守若非諫廢珠厓一疏殆甚名教罪人矣

陳同甫

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
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
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
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
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
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
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
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
東讀亡

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
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
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
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
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
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
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
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
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
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

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
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
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
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
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
敢詆之迺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
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
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
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

兩漢文　漢書東方朔傳　十四

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
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
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
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
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
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
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
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
刻乃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

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
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
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
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
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
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
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
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愨天表

兩漢文　漢書東方朔傳　十五

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
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
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
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
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
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
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
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
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

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illegible]
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
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
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
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
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
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
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
東漢文　漢書東方朔傳　十六
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
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
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
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
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
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
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
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
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

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
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
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
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
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
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
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
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
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
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
東漢文　漢書東方朔傳　十七
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
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
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
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
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
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
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
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群臣從
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
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

迺使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
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
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
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
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
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
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
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
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漢書東方朔傳

東漢文　二十

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
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朔因滑稽之談然未嘗有一語導人至於非至其切直諷諫超出林
封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辯論之士孰有彷彿其萬一
者乎　楊升菴

公孫賀等論贊　東四下

所謂鹽鐵議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
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
為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
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
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萬言亦欲以究治亂
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
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
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
者見其斷辯者騁其辭齗齗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

東漢文　漢書公孫賀等論　二十一

子推原王道撟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弘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
節發憤懣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彊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
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
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
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
以說其上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賀以鹽鐵議發論自卑千秋傳中接承彼開其端以竟其說也　讀以
林
不評諸公卿而論鹽鐵一事關係變治固是子長家數　孫月峯

朱雲傳　　班固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得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之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有識見、有實用漢子、非純任氣節者、　陳明卿

梅福傳

班固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俊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

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福遠方一尉耳乃昌言無所忌又能超然遠逝以全其身高風[illegible]使人興敬

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

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
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
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
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
眉目美須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
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
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
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
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倢伃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
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
主內行不脩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
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
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
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
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
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
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
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
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

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
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
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
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
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
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
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
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
言乃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
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
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
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
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泰伯立王季文王舍
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
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
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
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
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
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
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
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
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
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
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
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
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
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
東漢文　漢書霍光傳
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
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
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
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
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
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
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
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菜謨迷
烝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

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
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
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
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
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
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
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
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
東漢文　漢書霍光傳
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
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
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
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
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
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
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
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

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一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為叩頭

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薄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

罵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
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
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
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
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
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
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
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
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
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

東漢文　漢書霍光傳

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
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
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
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
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
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
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
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
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
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

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
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
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
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
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
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
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
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
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
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

東漢文　漢書霍光傳

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
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
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
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
突、旁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
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
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
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

乃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
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
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
別善惡安國至為羌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令居以
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
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
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
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

[illegible]漢文

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
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
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
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
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
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
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計欲以威
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
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

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
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
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
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
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
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
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
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
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
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

[illegible]漢文

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
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
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揗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
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
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
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
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
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
稾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
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

叛。康寧有利。誠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
者。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
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
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
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
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
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
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
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
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
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
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
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
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
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
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
數。不一二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
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
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
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

見其利。惟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
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
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
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
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
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
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
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
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
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
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
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
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
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
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
得至是耶。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
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
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
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

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

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

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月將軍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

五府復數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初破羌將軍武

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此事不書本傳）、嘗不快上、上

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

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

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

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

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漢將誠當以充國為

最。[illegible]敍大

陳湯傳

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

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

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

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

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

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

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

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

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

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

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

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

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

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貴人屠墨

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

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

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

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

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

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

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

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

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

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

抵以纖介之過，驟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勢，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

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貪之一字，湯不能辭。然在廷諸臣不貪者幾人，而獨以貪責湯也。夫貪而賢知武勇，與貪而庸腐妬功，何如哉。且使鷹揚熊羆之伍，而復責以伯夷之廉，可乎哉。使貪之法，情理之極，尤御將訣也。　陳明卿

雋不疑傳　班固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不疑才氣實足以跨越一世然辯斷治非徒以才氣勝漢初有人如此　陳明卿

疏廣傳

班固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供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

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二疏多澹宕、而班掾措次、略相當、茅鹿門

王吉傳

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飄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

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

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

張敞傳

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成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

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稍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

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之微眇書不能文、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illegible]

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竊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繇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

秦使之懷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奏法宜化
安夢天下踰日有盈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
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攘天下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
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
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
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
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
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
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

東漢文

漢書蓋寬饒傳

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
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
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
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
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
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
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
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剛直之難行如此● 陳明卿

蕭望之傳

班固

鄭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
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為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
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
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
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
周召之遺規握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
分之一篤之見納仰接待以意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

易曰慎所之也于鄭朋益信 陳明卿

漢書蕭望之傳

馬奉世傳　班固

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文勢錯落句法頗挫此以轉

讀文　漢書馮奉世傳　七十

朱博傳　班固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

讀文　漢書朱博傳　七十一

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耶。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慹

服。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耶。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齊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

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抆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為大約農、歲餘、坐小法、左遷揵為大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為山陽大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

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

廢齊兒之臥病、贛遂之舒遲、兩事亦可謂不惡而嚴矣。盧冶蓀

谷永傳　　　班固

建始元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成與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閒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

東叢文　　漢書谷永傳

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勢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

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東叢文　　漢書谷永傳

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大小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灼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之

永初上此疏內未敢斥言乎後宮而外亦不敢即附於王氏故出直

顧正而無痕迹以此

遂段引經為證而各以一語繳之此格尤為新奇余廷評

揚雄傳　班固

於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客有難

玄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

勢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

東頭文

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

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班史取雄自序為贊又是一格　凌約言

雄淡泊而柔弱富貴既非所好節義又非所能故唯欲以文字名世　黃東發

漢書七　漢書揚雄傳　七九

朱邑傳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遵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此傳全用虛語，讀以標

（為下立祠張本）（為桐鄉立祠與傳）（皆悃愊）

漢書朱邑傳

佞幸論贊

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愛之適足以害之，此語極切。萬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當以此為戒。　曉明卿

（從太史公更化來）（此九真評）

漢書佞幸傳

匈奴論贊　　班固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

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孝文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外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無

[illegible]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

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

政或脩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此篇議論、敘事。間諸而行。精詳通達。是漢世大文。中間備仲舒之言。論御夷之道。而以武宜不務之事防之。筆力尤變化。 茅鹿門

文勢茲嚴密有起伏。是孟堅最得意贊。 孫月峯

西南夷兩粵朝鮮論贊　班固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先王以德禮招攜懷遠。則無事於勤兵矣。好事之臣何爲以開邊[illegible]哉。貫不滿五臣之意。溢於言外。淡以綠

西域論贊　　班固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曼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結然武帝窮兵侈欲，以致賦繁盜起，而後絕著西域，且曰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則不足之意已隱然於言表。末涉波及建武一段，斯得馭戎之道，又班氏遵時意也。故以嫌

請求平天命書　班固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也周公今也
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務在視聽之末
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
據高明之勢博貫係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
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
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攬賢才收集
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明宣於當世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

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
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
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
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脩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
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
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
有羽翮奮翼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
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
後己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
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

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嘆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
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
信日昊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求無刑山汨羅之恨
薦士幕府之文猶而能詳無揄揚太過之失可為有體矣與歌數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前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莅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群后、正位度宗、有於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跡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於參伍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歟、然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廼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

詩創作至於盛王潤色者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也明篤詩文
上不傳祖宗之舊爾辭云屢慎然乃愈興於是三事岳牧羣僚僉爾庶
進曰陛下仰遵聖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德悖熙辨章之化彰
廻靖黎庶懷保鰥寡之惠洪播密縣述肅祗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者
羽族於觀魄內角馴毛宗於外圃零崙文皓質於郊升貢躍采鱗於沼
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
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
素雉朱烏玄秬黃鍪之事耳召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峩峩如也
蓋用昭明寅畏承宰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
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先厥道啓恭館之金奏

東漢文　漢書典引序

術事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乎也體行
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神
祇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
憚勑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
素固先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遊神包舉
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
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
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
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合封禪書觀之見古人作文體格有蹈襲因之嫌易然隨事增華固亦妙者之能事峯鹿門

答賓戲

班固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先○後○名○字○為○下）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
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
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
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
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
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
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
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

東漢文　漢書答賓戲

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
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
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
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
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
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
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
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
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
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

丈夫而著書立言以風示來禩猶足使人聞而嘉之見而慕之等於天球河圖重若烏號之弓曲阜之舄況於女子掾觚上可

以續國典次可以貽壺範如惠班者乎惠班當孝和時詔就東觀藏書閣踵成其兄孟堅未竟之八表及天文志爲皇后諸貴人所師事號曰大家每朝廷得四夷貢獻異物輒令作賦頌旣嬓爾揚之漢書初出多有未能通者同郡馬季長融伏於閣下從而受讀女誡七篇則因諸女方當適人以勗勉者也所著賦

頌銘誄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古今父子兄弟姑媳能文著名者惟惠班未可謂非天相也

閩曹林張運泰書

東漢文

武陵楊鴻燕山鑒定　古澧假運泰秉倩纂輯

臨安黃國琦五湖　余元熹延輝

東漢文

曹大家集

女誡序　班昭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絀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扶風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班。一名姬。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昭受讀。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融善之。令妻女習焉。　陳宗彝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古義肅穆。讀之覺與坤卦不殊。余延釋

夫婦第二　班昭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所言極儆策。可補內則少儀之所未備。張來儀

敬愼第三　　班昭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俱從微漸看起。允為閨閫龜鑑　張來倩

婦行第四　　班昭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為女子者不可不讀。讀則常自求于四者之內。為男子者尤不可不讀。讀則無求其婦于四者之外。張來倩

專心第五

班昭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此省躬寡過之道也。即鬚眉男子行之亦無不可。

曲從第六

班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試令奉此于時窮勢迫之際。然後知所全者大也。張來儀

和叔妹第七

班昭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殊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謹按帶夫當雖乃成古來聖妃哲后罔不然此徒以易易忽之失作者之尚恐矣合足稱

請歸兄超書

班昭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効。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

情詞曲致。光景悽惻。而為君之忠。為兄之慮。可稱兼至。袁中郎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于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超犬馬齒殲，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更來倩

自見漢疏典型，今日正宜表章此書及魏相充國等疏，為封事式。厚

別錄

上鄧太后疏　班昭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繇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于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

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太后從而許之。騭等各還里第。

別錄

東征賦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遷延而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椓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眾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

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遺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嗛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其言醇正絶去脂粉之氣引而喩之尤多風誼似一篇勉子文

崔亭伯集

崔氏代有顯人而亭伯為尤著少與班固傅毅齊名恬於仕進或譏其後名失實乃倣解嘲作達旨以荅之肅宗巡狩方岳亭伯以四頌受知嘗称於竇憲有真龍之目跡遜而傾動人主躬親薦達縱覆迎門一何幸也集為規誡以矯竇氏遂兩見疎少年鴻抱其心高尚宣父之謂子淵曰舍之則藏以亭伯仰貨之其奚媿焉

銀山余文熙書於一齋

雲間翁元益象肆　隴京黃國倚五湖　鑒定
古潭張遐泰東倚　余元熹延程　彙評

崔亭伯集

崔亭伯集

達旨

崔駰

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

器於良材求鑲御於明哲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乎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纍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

與竇憲書　崔駰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為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純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柱下史之五千言。無非戒人守約持滿。此可盈其深至。　余廷邦

與竇憲牋　崔駰

主簿、蒼屬言。今旦漢陽太守稜、吏卒數十人。皆持鷹、隼、狗、犬。於道。則云欲上謁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豢。則公不取。古禮公侯非麋兕射。且以服猛為民除害。因以登庶羅搏也。故晉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為大中夫。鷹犬所獲。不通雅矣。而有壁陰因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侯大人所為要務也。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乘。是以竭其惓惓。敢進一言。

其言允為王公游畋之戒。宜其有真龍之目也。　鍾夫倩

竇氏驕恣。屢獻規誡。忤意見疏。樂浪小邑。竟長丼肥。避禁。其文詞十過杜欽之說王鳳矣。　張天如

傭徒論

金山田家○作　注　崔駰

傭徒見農夫戴笠持鎛以芸蓼荼。面色黧黑，手如猿肘，膚如桑朴，足如熊蹄。滿望觸汗，出掏泥，乃謂曰：子觸熱耕耘，背上生鹽，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雖不能穿行，步狼跋踦，夫腔獻謂子草木大體屈伸謂乎禽獸，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

有所激而為言，[illegible]無限感慨。張采評

七依

崔駰

客曰：乃導玄山之梁，不周之稻。彎以絲絡，紙以柔韋。洞庭之鮒，灌水之鮮。滋以陽樸之薑，蔽以壽木之華。齏以大夏之鹽，所以越裳之梅。支宇臺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閣曾樓。於是置酒乎讌遊之堂，張樂乎長與之臺。酒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歡欣以解容，回顧百萬，一笑千金。振飛縠以長舞袖，裊細腰以務抑揚。當此之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楊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盛也。公子豈能與予。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群。荊山之獸，俗俗而屯。雲合風徹，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羿作虞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彎。繁弱鼓于鋪，死獸積聚如山。還取上鮮，獻之庖人。

亭伯十三歲即通詩易春秋。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尤善屬文。觀其七依之作。亦騷賦之流匹也。張采評

反都賦　　崔駰

漢曆中絶京師為墟光武受命始遷洛都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陳禍敗之機不在險也

建武龍興奮旅西驅虜赤眉討高胡斬銅馬破骨都收翡翠之駕據天下之圖上帝受命將昭其烈潰龍翔九真人乃發上貫紫宮裴徊天閭握狼弧蹈參伐陶以乾坤始分日月觀三代之餘烈察殷湯之遺風踰西之固即周雅之中興四都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人心所向天命攸歸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在德不在險良非窮構也

余延釋

大將軍西征賦　　崔駰

主簿駰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

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坂升天梯以高翔旗翼如遊風羽毛紛其覆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恆桓赳赳之慨以簡言勝之

大理箴　崔駰

邈矣皐陶翊虞作士設為紆徑九刑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罪人斯殊卤旅斯遊頌又帝載旁施作明昔在仲尼哀矜聖人子罕禮刑衛人釋艱釋之其忠勳亮孝文于公哀寡之國賁門是哉遼矣舊制不遵三愆臣驕虐用其民賞以崇欲刑以肆忿紂作炮烙周人臧終夏用淫刑湯誓其罪衛鞅酷烈卒殞于秦不宜加害禍不及身嗟茲大理慎于爾官賞不可不思斷不可不慮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吳沉伍胥殷割比干莫遂爾情是哉是刑無遂爾心以速以極天鑒在顯縣細不錄福善災惡其効甚速理臣思律敢告執獄

明列於以弼教吾是位者當日誦斯箴一過以增長慈心　余庭讀

東漢文　崔亭伯大理箴　表

忠經

馬季長才贍學博為𠫤通儒生于漢安之𠫤遠宗孔氏之學倣擬孝經而作忠經以為孝者忠之原忠者孝之推二經宜並行而不可偏也其門人鄭玄復為注解之使上焉而事

天事

君下焉而顯親保身嘉惠後進豈渺小哉

襟白鄭祖玄

忠經引　五

東漢文

雲間翁元益象鏞 鑒定 古灘 張運泰來倚 彙輯

謝章蓮豳倚五湖 余元熹又臨

忠經序

馬融

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于國，孝不可弛于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姿，韞勛華之德，弼賢俾能，無遠不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融巖野之臣，性則愚朴，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為此經，庶少裨補，雖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焉。忠之所存，存于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高卑以章目，引詩書以明綱。吾師于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者，變易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著為十有八章，所以洪其至公，勉其至誠，本為政之大體。

東崖文：康事君之要道，始于立德，終于成功，此忠經之義也。讀序

非聖人而作經，比于吳越之僭稱王，楊雄之太玄論語是矣。馬規揚之才不能齊也，而亦竊附其趣，豈其有所感托者歟。陳明卿

忠經

馬融

天地神明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為國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至，家一則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東崖文：忠從天地無私說來，是首篇第一義，是古大臣懷。東來甫

百工 馬融

有國之建有上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諸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李固與胡廣趙戒書云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厥氣正性可云似之 張来信

守宰 馬融

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視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和其氣更妙有實心而不能成事不知和其氣也 陳明卿

聖君　馬融

聖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人君有忠以勸臣下，是端本清源之論。　黃仲霖

冢臣　馬融

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聖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沉謀潛運，是大忠臣信召安國之本。　陳明卿

既云沉謀潛運，又云尊其君有天地之大，則大臣知所自處矣。彼矯激為高，訐君過以為名，不知于大臣何居。　黃仲霖

兆人　　馬融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君誠（?）祇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陰陽風雨，天之和也，而一本于君德。此古人善則稱君之義。秉來書

漢文　忠經 兆人　文

政理　　馬融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為善；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為非也。刑則在省而中，政則在簡而非德，則作憚而久。德者為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則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沁入人情，如讀馬遷循吏傳。余廷秤

漢文　忠經 政理

武備　馬融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禀命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文臣從容論道託言格心此諭于忠者也又不若武夫致命雖死猶生如伏波願以馬革裹屍忠誼凜然能令聞者奮節　葉采甫

觀風　馬融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理辨則忠審則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縱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黜而然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職焉抑以宰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貴使臣可謂得其大　陳明卿

保孝行　　馬融

僉及孝則爲當忠矣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此之謂保孝行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明揚之儔庶惟允諧是庸薦舉之選亦祇孝德云耳故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　張未傳

廣爲　　馬融

聖主之爲國也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者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從來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以有邪臣爲之賊也去邪任正然後文武各效此責難之義　葉來甫

廣至理　　馬融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天下之心為心，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至理也已矣。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無為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珍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偽，崇讓則人不爭。故淳人心，和乎天下，淳順樂共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為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俱肅人所言，然說淳融暢。陳明對

揚聖　　馬融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矣夫。

曾異飾曰：若詩之頌此也。集來序

辨忠　　　　　　　　　　　　　　　　　馬融

大哉忠之為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為國，必先辨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前章言去邪任正，而邪正之辨甚微也，故又剖別言之。其辭句甚嚴制。槩未肯即以辨奸亦溥　黃仲象

忠諫　　　　　　　　　　　　　　　　　馬融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乎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諫法多端，此章能舉其要。蓋言簡而意盡矣。　黃東崖

證應

馬融

惟天鑒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人臣之忠，非以邀福也，而列其報以相警勸，亦為小人言之耳。袁明

報國

馬融

為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之幹，猷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

知光慶皆君，人臣髮膚頭頸，孰非君哉。謂夫榮華顯赫惟已，未能夫子之云鄙夫也，惡足與事君。陳明卿

恭撫慶功勞足以宣威諭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會
吾長于檢押雖尊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拘文守法遭遇非常孫叔
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集
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
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
乃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特選擇擧審得其真鎮宜
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文辭雅潔更有節奏 朱茂門

災異策對 十下言○天治奇急○陰陽不和○ 馬融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孔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洗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旨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繁植天失其序則欲微並至饑饉薦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或詞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術之也曰太急其較之也曰太緩夫急致寒緩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論參均同寒燠之賜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妍醜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先之嚴以臨之不變則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饑寒并至盜賊之原所繇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敎五敎宣三德則嘉乎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為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仕者不溢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

十下言農桑失業盜賊並起

○簡文切理深中窾會 孫月峰

上安帝請罷參箋疏 附　　馬融

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資，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于漢策。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効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于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殽，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于折衝，毗佐于聖化。

元初中，參為護羌校尉，擊先零羌，為其所敗，乃稱病引兵還，坐詐疾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書奏，赦參等。張受先

上順帝乞自効疏 附　　馬融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軍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眾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恐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

通儒馬融，中文武兼備。觀自効疏，知季長懷河上之憂，抱負不小矣。張

來瑨

為梁冀誣奏太尉李固書　馬融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子壻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窗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咸矯舊制，善則歸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璣衡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列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爭之忠，沒有誹謗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如

奢樂恣性，黨附成譏，代人匠斷，黷染名賢，斯文墜地，百身莫贖。　蔡　又

長笛賦　馬融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其辭曰：

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特箭槀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巔根跱之槷刖兮，感迴飆而將頹。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砡，兀嶚狋䰇，傾昊倚伏，庨窌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澮峪，𡺓窞巖𡼲，運裛窔窡。圍連嶺屬，林簫蔓荊，森槮柞樸。於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頹淡滂流，碓投瀺穴，爭湍苹縈，汩活澎濞，波瀾鱗淪，窊隆詭戾，㵳瀑噴沫，犇遯碭突，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是以間介無蹊，人跡罕到。猨蜼晝吟，鼯鼠夜叫，寒熊振頷，特麚昏髟。山雞晨群，野雉朝雊，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讙譟，經涉其左右，哤聒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眾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奏，鏱鏘營嘈，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雷歎頹息，掐膺擗摽，泣血泫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御。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搆雲梯，抗浮柱，蹉纖根，跋篾縷，膺陗阤，腹陘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彠矩，夔襄比律，子野協呂，十二畢具，黃鍾為主，撟揉斤械，剸剡度擬，鏓硐隤墜

昌言

繆公子姓仲長名統東漢人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著昌言凡三十四篇今存十五篇

蔡焌自録

東漢文

武陵楊鶴無山 鑒定

古潭張遇恭來倩 甄評

豫章彭國琦五洲

余元熹廷輝

昌言

理亂篇

損益

辨社先

法誡

樂志論 附

昌言

理亂篇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耶。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奸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聲，口能辨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並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

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亂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耶？

帝王真主，自有治亂，更有常理。陳列較然，筆力亦復矯健。張某借

損益篇

[illegible]者已錄也

仲長統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乘於數，法有玩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士，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惟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猶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

法誡篇　仲長統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愨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向人賢濯何重之嫌苟若者變為蹤跡而偏得其人使據外戚之權宦豎閉宗之禍及其民次以一言之詔誅倒而求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嬖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將八九焉不此之畏而彼之疑何其惑邪

光武懲西京之渝政識御失臣踈遠外戚至使陳留何從不克定亂坐受誅夷而國家因之以傾非矯枉過直之[illegible]

昌言　法誡

樂志論　　仲長統

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昌言 樂志論

摹寫逸人之趣，真自愉快。雖所志便未必遂，而一時寄興，有翛然物外之思。

張平子集

東漢之有班張，猶西漢两司馬也。相如無史，亍長無賦，孟堅兼之，豈後来者欲居上乎，抑其文不能齊也。平子官侍中，請專史職，條錄三皇，更改僭紀，龍門之志也。上書不聽，典章散畧，誰之咎歟。渾儀靈憲，綱絡天地；振龍發機，懸驗若神。子雲復生，未容抗跡。二京之賦，覃思十年；長楊羽獵，風猶可續。崔子玉作碑，稱河間制作，譬諸造化，想慕若此，寧異平子。耽好玄經，嘆為漢

四百歲書共政權下夷圖識繁興
發憤陳論務矯時枉斯又昔者楊
雄所無也同聲麗而不淫四愁遠
慕正則蔡邕翠鳥秦嘉述婚俱出
其下謂之好色謂之思賢其曰可
矣時有遇否性命難求與世沉沉

曷若歸而諷河洛六藝八十一篇
乎始于應間終於思玄固平子之
生平也

婁東張溥題

東漢文

張平子集

武陵楊鶴無山鑒定

古虞張遐森東侍纂訂

泉漳黃國琦五湖

余元熹延釋

張平子集

大疫上書　　張衡

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為至憂臣官在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慝之臣欲徼諸國王子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偽遣大臣并禱請命臣處外治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蠲猶為譴謫況以大穢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間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屬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御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為可使公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擬見從災降誠之故使人難論陰陽之事　張衡傳

京師地震對　張衡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遁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圖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若也懼群臣奢侈多所踰越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趨於下禮之政也竊惟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平子才高于世豈曰無因　余廷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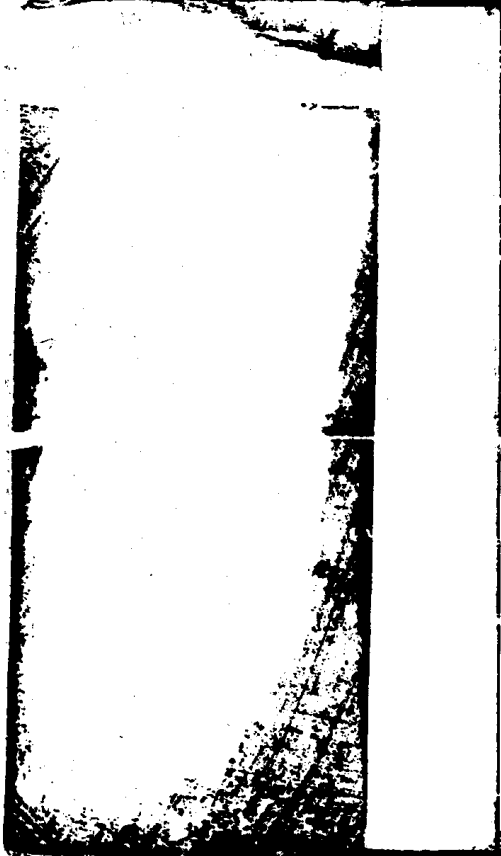
駁圖讖疏　張衡

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盡于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

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政柄下移圖讖繁興發憤陳論以矯時枉斯又昔者子雲所無也

入知理之可知勝于術數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古聖帝明王何嘗侈言圖讖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率用此道自光武中興而後儒者爭崇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豈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特無稽之術乎若河間平子者庶幾引君當道者矣　余廷釋

論貢舉疏　　張衡

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蕩。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

取士之途。雖則良楛混淆。要以當國家之大任。固知此匪實才。今貢舉之不盡也。　余延祥

論舉孝廉疏　　張衡

自初舉孝廉。到京二百年。皆先孝行。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列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異。足天意不安於此法故也。

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尚書令左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侍中張衡上疏。（[illegible]明紀）

與崔瑗書　張衡

乃者與朝賀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滋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張河間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雅好揚子太玄故不書無自其口出知此　陳明卿

又與崔瑗書　張衡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書意與前同而詞更條達古人不嫌重複若今人則自厭矣　鍾伯敬

虞閣

張衡

閒者覩余去史官五載而後還，非進取之執也。唯衡內識利鈍，操心不改，或不我知者，以為失志矣，用為閒余。余應之以時有遇否，性命難求，因絲以繫余誠焉，名之應閒云。

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剋？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婞很不柔，以意誰斯也？

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矜徼而屢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差？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以之意之無疑，則蕭金多百而不媿，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裼而襲黼黻，或委帝築而援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朦睽。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事，不窳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懸

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縋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秉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成以得人為良，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鼉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流而蠹蟲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咒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摅，失塗者幽僻。

道遇雖艱，魑偶爲韋，世易俗黑，事甦外然不能通其變而一處以擒之，
斯戮鬼而求解，守株而伺兔也。胃愧逐顛，必無仁以繼之，有禮義而不
發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術不永，捷徑邪至。哉不忍以投步于進，尚容
哉不忍以欲有雖有舉弁勤能，猶人法即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敎篤
守以忠信，持之不休，不復不參，不見是而不能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
之常服，爲方將帥，天若而受之，興與之乎高眺而大談，孔田且不足慕，
焉稱彼彭及周濂與世殊技，則孫是求于憂來評從之，興原川吾悵輪
爲之無所儆也。子規木雖獨我，懲我秉超鼓鞭吾歲，去盡削晦悲爾先
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數督燕靑，禮至以拔國作鉊，臥高以斗箕退敵，墨
翟以縈帶全城，貢高以端辭顯義，孫武以兎節效貞，猶且以飛蟾逞巧，

衣濃文　張平子　應間　十一　紫芫

當何以尤鐵致精，奕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譽，僕進不能參名
於二立，退又不依羣，故致子憂二情之既貶，惜入寵之不理，庶前封之
可鑽仰，然能乎柱史且鑑積而待價，睢顏氏以行非雷不懷，夫晉楚
告誠于和也。

規釋滯慘悟等作，詞旨更瓜遂，氣韻更雋遠，述功德以數方來，嶷仁
義以淑一身，蓋東漢之矯矯者也。陳明卿

晉志　　　　　　　　　　　　張衡

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爲近，然猶未稍於古，及向平數術因合
蔡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
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勝然
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興，前以爲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闕，及甲
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况天之
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

延光二年，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豊言當復用太初，尚書
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豊，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與參案儀註，考
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恺等上侍中施延等

衣濃文　張平子　曆議　十二

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
改從四分，四方雖密於太初，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
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等議即用甲寅元，
當除元命包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
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
小，皆疏遠，元和變曆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
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議寔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
初者皆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爲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卒
甚，未有善應，臣伏惟漢興承秦之紀，遵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
以平，哀平之際，綴承太初，妖孽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

況乘妄説踰福太初及谷四分漏刻而論未可為是臣鄭續重難曰
幾識云云上然共言遂改曆事　既天如

淺之

暇平平智探

十三

渾儀　張衡

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
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
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
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
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
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
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
極及衡各鍼鉥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
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

十四

斷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兩端[illegible]半相
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
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
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
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
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者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
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差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
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
能四十六日也今残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
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

故也亦每
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
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
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云退者以其所
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
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
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
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
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崔子玉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殆猶是歟合天[illegible]

張平子渾儀

東漢文

靈憲　張衡

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
度而皇極有逌建也樞運有逌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
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曰太素之前幽清玄淨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
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
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
物渾成先天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
是者又永久焉斯謂龐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
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
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

張平子靈憲

東漢文

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
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
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
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
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
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
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舞道中其可覩
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二而
成二陽道左迴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陽
迴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

不失其序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
合氣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有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
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漢漢用於天而無列焉思
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
居錯跱各有逌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
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蜷於左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
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蛇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
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
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鳥象
烏而有三趾陽之類其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illegible]

數耦其後有憑焉者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
攸筮之於有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
恐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蠩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
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
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
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闇視明明無所屈
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
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
弱之差也衆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
之北斗動變挺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

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
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
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
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斁於是乎有
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曜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
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
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行遲者覿於東覿於東屬陽行速者覿於西覿
于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候見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
見昏附于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鎮必因常度
苟或盈縮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錯

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詳
可盡

圍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模物有生不能參其智聚未詳

靈憲　張衡

崑崙東南有赤縣之州風雨有時寒暑有節苟非此州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陽西則多陰故聖王不處焉

妝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張天如

西京賦　張衡

有憑虛公子者心侈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冱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為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并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啟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不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

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㮰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坻崿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峻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崨嶫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眾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

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群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昆侖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於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嶒霓以亢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俯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岧嶤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瀓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馭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

檐轙轙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寔開高闔旗不脫扃結駟方蘄櫟輻輕騖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途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窈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嶵下嶄巖以嵒齬長風激於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

東漢文　張平子西京賦　廿三

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陀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眥蠆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汚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綿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眾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以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䨴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皋被岡篠簜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

東漢文　張平子西京賦　廿四

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鯊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鷛鷞鴰鴇鴐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陽比棲雁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眾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惟翫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擂㩧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蔟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挑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十七八若夫遊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

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驕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奏泰肆情而驁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自高祖以下至作賦時也）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公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小節也）而為家富有之（儉）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唐詩刺）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雖餙炫爛可云直追馬班未可以時代定優劣也　王元美

東京賦　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閒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謏見也）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悝猶嘲也）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惏惏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玩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啟土宇紀禪（封泰山）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絶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

守位以人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鱉三趾虙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圮巨猾間舋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

風翔參墀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鴡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龢驩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脩敕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鱉蜃與龜魚供蝸䗍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褫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軯磕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

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于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苟失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寮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

虞荊州之儀蓋穆穆之禮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
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悴鞶厲結飛雲之
袷輅耀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六玄虯之奕奕齊
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鍐鏤錫方釳左纛鉤膺玉瓖鑾聲噦噦和鈴
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
而繁纓立戈迆戛農輿輅木鳥市九九乘軒並轂𤦲弩垂旃朱旄青屋
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鑾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轕蟹髦被
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于後陳奏嚴鼓之
嘈囋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
隱隱轔轔殺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

東漢文　張平子東京賦　三十一

神爾乃孫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鼝鼝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
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
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辯方位而正則五精
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
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楅衡
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
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輅而
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
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
業設虡宮懸金鏞鼓路鞉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

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
庭於是皇輿夙駕𩣞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
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
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彤弓斯彀達餘萌
于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狵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懽忻
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
致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
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
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

東漢文　張平子東京賦　三十二

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為營次和樹表司
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
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
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毆解罘
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
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
薄狩于敖既璅璅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
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
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
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

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慴。況魅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秉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勸致賚于九扈。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圄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蓄侯其褘而。蓋熒熒為雝薛也。故曠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舞物我。顧亦又何求。德宇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趢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槩如此。乃涞逌忽

反旌心不覺瞢而無節。後雕其咸。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思。循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天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卿走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畋不麛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填塹。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秪以昭其愆尤。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䵷咬。而衆聽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酲。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

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睹炎帝
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古國名）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平子從出此得媲班而極力恢張然一則誠悉一則精緻其長自有
難以相掩者　陳眉公

南都賦　　張衡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言洛陽也）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荊豫而為
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闕（山名）關其西桐柏（一山名）揭其
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山名）而為墉湯谷涌其後淯水盪其胸推淮引湍
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鍇（白鐵也）赭堊流黃綠
碧紫英青雘丹粟太一餘糧中黃穀玉（玉名）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
於清泠之淵游女弄珠於漢皋（臺名）之曲其山則崆（山名）峣嶱嵑嵣㟐（山不齊大）嶚剌岝崿
嵬嵬嶻嶭（危險高絕也）幽谷嶜岑夏含霜雪或嵯峨而𡾰聯或豁爾而中絕鞠
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若夫天封大狐（山名）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曠蕩
下蒙籠而崎嶇坂坻嶻嶭而成甗谿壑錯繆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
玉膏滵溢流其隅崑崙（仙山）無以奓閬風（仙山）不能踰其木則檉松楔㮨槾柏杻
橿楓柙櫨櫪帝女之桑楈枒栟櫚柍柘檍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
葉之萋萋敷華蕊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立叢駢青
冥盰瞑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蓴而刺天虎豹黃熊游其下㺅玃猱𤟤
戲其巔鸞鸑鵷鶵翔其上騰猿飛蠝棲其間其竹則籦籠䈽篾篠簳箛
箠緣延坻坂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爾其川瀆則滍澧藥濜發
源岩穴（山名）潏瀺洞出沒滑瀎潏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括趨欱箭馳風疾
流湍投濈砏汃輣軋長輸遠逝漻淚淢汩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
伏螭鱏鱣鰅鱅黿鼉鮫鯉巨蚌函珠駮瑕委蛇其陂澤則有鉗盧（陂名）玉池
赭陽東陂貯水渟洿亘望無涯其草則有藨苧薠莞蔣蒲蒹葭藻茆

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菲披芬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鷖。鴻鴇駕鵝。鶬
鶤鶂鸊鶙。嚶嚶和鳴。澹淡隨波。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
脉連。隄塍相輑。朝雲不興。而潢(雨水也)潦獨臻。決渫則暵。爲(水入爲溉)溉爲陸(水出爲陸)。冬稌夏穱。
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
園圃則有蓼蕺蘘荷。藷蔗薑䔰。菥蓂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梬
棗若留。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蕙若。薇蕪蓀萇。晻曖蓊蔚。含芬吐
芳。若其廚膳。則有華薌重秬。滍皋香秔。歸雁鳴鵽。黃稻鱻魚。以爲芍藥。
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韭冬菁。蘇蔱紫薑。拂徹羶腥。酒則九
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蓱。其甘不爽。醉而不酲。及其糾宗
綏族。禴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蘭堂。珍羞琅玕。充

東漢文　張平子南都賦　三十七

溢圓方。琢琱狎獵。金銀琳琅(玉名)。侍者蠱媚。巾構(女服)鮮明。被服雜錯。履蹻華英。
儇才齊敏。受爵傳觴。獻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擫籥。流風徘徊。清角發
徵。聽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
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於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男
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偠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
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
襪躡蹀而容與。翩緜緜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蹩躠蹁躚。結
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爲新聲。寡婦悲吟。鵾雞哀鳴。
坐者悽欷。蕩魂傷精。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騄驥(馬名)齊鑣。黃間機張。足
逸驚飆。鏃析毫芒。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魚不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

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汰瀺灂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追
水豹兮鞭蝄蜽。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收歡命駕。
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游
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舉。夫南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
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
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
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曜朱光於白水。會
九世而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於其宮室。則有園廬舊宅。
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
綏。章陵鬱以青葱。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

東漢文　張平子南都賦　三十八

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顯懷。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
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
人革命之秋也。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捷陷
爲蹤躅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
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王職。縉紳之倫。經綸訓
典。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乎鯢齒眉壽鮐背之叟。
皤皤然被黃髮者。喟然相與而歌曰。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䄙䄙。駟飛
龍兮騤騤。振和鸞兮京師。總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
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本
支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按南陽在南陽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謠欲廢之故平子作是
賦

平子欲上桓帝之廢。故諭其繁節。勸之以水木之思。所謂造而可風
者也。余延輝

思玄賦 張衡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旦獲讟于群弟兮。啓金縢而乃信。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

縱余緤乎不周迅飇潚其媵我兮騖翩飄而不禁越谽嵺之洞穴兮摽
通淵之碄碄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
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
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
療飢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
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璵縭兮申厥好之玄黃雖
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
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
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

後漢文　張平子　思玄賦　四十三

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構不死
而為牀屑瑤蕊以為餱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使占夢兮迺貞吉之
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
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
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䨴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
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
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俟
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氣旌渀以天旋兮蜺旄飄而飛揚撫軨軹而
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之捷
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

兮澄澳汎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涉青霄而升遐兮
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
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
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
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
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
芒芒彎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
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剹流兮察二
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天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汩
飂泬沛以罔象兮爛熳麗靡藐以迭逿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

後漢文　張平子　思玄賦　四十四

裔踰庬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
據開陽而頫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
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
闔兮降天塗乘飆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
聯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
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
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歐儒墨而為禽玩陰陽
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恭夙昔而
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敕也苟中
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

而知天下之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淸祇懷
憂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
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
心攜回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婉而多風此篇藻艷在蔡体中又爲合作昭明收入文選亦以其擧
多良說也然未備

潛夫論

魏子良述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竇章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事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雲間翁元益象韓 鑒定　古潭張廷泰來倩 參訂
豫章黃國琦五湖　余元熹延禋

潛夫論

讚學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卞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

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斧斤，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不有濟乎？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

務本

王符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本。以詭麗為末。列士者。以孝悌為本。以交游為末。孝悌者以致養為本。以華觀為末。人臣者。以忠正為本。以媚愛為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畧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也。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眾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為善。以膠固為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傷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真士之節。而衒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徒而賢之。此滅真良之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貽之以言。弗貽以財。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疏廣不遺賜金。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徵怨。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貧乏。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益謙。仁以藏

貴於彼。諸天實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亦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故明君蒞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治亂之漸。不可不察也。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禮雖嫖紹。必戕于貨。時俗趨末。娛毀行術。此節信叙務本之意也。宜當時有使見二千石不如一維振之拳。余廷燦

賢難　王符

世之所以不治者。繇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難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子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又況乎中世之人哉。濟薄者懸閒羨行。政孔者惡閒治言。此六秦之所以誅偽諒而坑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遺。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嘗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罷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伯宗之以死。郤宛之以亡。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己者豈希也。予以惟兩賢為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惟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

孫臏循能於楚冤洏自縣變色誘以刖之韓非明法於韓李斯自秦作忠次而殺之嗟士之相妒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耶唯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帝所知條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耶唯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而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向纍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彼人之心於何不臻由此觀之妒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群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簡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僄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閨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為智諂諛已者為仁處姦利者為行竊祿位者為賢爾豈復知孝弟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世之疾此固久矣吾傷世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之眾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眾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囷倉以養之豕俛仰嚘咿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猳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眾遇之未也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猳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別矣夫眾小朋黨而固位讒妒群吠以見賢為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反覆辨論無非為賢士吐氣欲明主知人正如暮鼓晨鐘聞之自生

擬醒　鍾伯敬

浮侈

王符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以兆民為通計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功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為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紿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敖博弈為事或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群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漆有吹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

憒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為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悸小民或剋削綺穀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剌縫紩作為笥囊裙襦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完為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綈集上書囊以為殿帷盛夏若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綵緤驕奢僭主轉相誇詫箕子所唏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軿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麤緄必文采飾襪必緰此挾飾車馬多畜奴婢猫能若此指實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

今為誘下不及泉上不泄矣後世以楸梓槐柏杶樗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傚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岑立千丈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眾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油潰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雒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眾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泣曰禮不脩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奔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晳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則傷于德弊則沒禮晉靈厚賦以彫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為不臣況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摐陽侯坐冢過制髡

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者亂政薄化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太平

叙風俗靡薄綿縵異綵織為微密六漢文之飾節者月王按

以庶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廣民之少害，而與衆吏對訟，其勢將無出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中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贍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奸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

東漢文

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消，太平何從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力者民之本，日者又力之本。賦斂不時，刑罰無節，則欺之民，世日不給，故欲使之愛日，在省徭役，而所重在日，聽訟聽訟枉法，則有吏受奸。小民齊日於脩言，小民沖冤理訟之難，未盡太平之興，在于力作。盜賊之起，繫于貧窮。人主能使辭訟之民不入朝華，則力作者得以自盡，是開財源富天下之術也。頌伯敬

勸將　　　王符

太古之民，淳厚敦樸，上聖撫之，恬澹無為，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萃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作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為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效死也。

東漢文

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誅罰也。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又平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歆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故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

臣治勢一成治亦不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雖曰
號令必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要
之不亂勢亂者雖賢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為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
莽馳騖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
教令不行私以撥法不瀆教以尊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
而備其職於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為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
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撫四海而服幽冥權之為勢也彼悍以大不待
貴賤誅之者重重故能尊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
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效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
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君明臣忠盛世之風也此篇終始條理最詳審懇而大意專責之君
其明君操術權句乃二篇根抵　王鳳洲

交際　王符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也今
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疏或中路而相捐悟先
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
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理之固
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
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人雖兼桀跖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
以榮而歸焉況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苞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
人猶以為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
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責不鉄

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為無意奉贄以為欲貸恭謙以為不
肖抗陽以為不得此處子之羸薄貧賤之苦酷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
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家貧
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扶急欲析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
自廢疎矣淹漬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驁而忘之夫以逾疎
之賤伏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自摧傷而介推所以趾深
山也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誓而廢必無用者也交漸而親必
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
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也口之譽之也無利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
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也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

東漢文

江陰沈畇升弁丘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廷輝　彙評

王叔師集

楚辭章句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哲，天生不群，定經術，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虯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敶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叔師章句諸篇，自言與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有異于凡，然託寄淺遠矣。

前有龍門之長，後有晦菴之註，合斯三者，皆屈子之功臣也。

離騷經章句　　王逸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于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而屈原放在草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作離騷者叙生平之慾憾。章句鍊璆者抱滿腔之熱血。故依字字珠玉。並茱傳仲　余光耀

漢文　王叔師離騷章句

九歌章句　　王逸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已之冤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不有楚俗好鬼。何以有楚詞奇麗。余光耀

漢文　王叔師九歌章句

天問章句　三　逐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
遷。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
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
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
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云。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
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
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揚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章句之所以成也）
悉。所闕者眾、多無聞焉。既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
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一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
經傳。以相發明。為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江文通作遂古篇。自謂擬東天問。而不逮遠甚。柳宗元欲負以義理。
為之條對。然學未聞道。而務多術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徒令後人
嘆其根深。奈觀之盡見。似乎之逃應而奔也。余足孫
只天不可問一言。足發千端悵抑鬱。光餘纍纍蓋。不一而足乎。張
采侍

九章章句　江　迎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
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
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詐可以怨誹而不怒。騷亦有焉。故曰騷者詩之變体也。余足孫

遠遊章句　　王逸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詳味此文。更知孟堅譏才揚己之言。殊非篤論也。張米菴

卜居章句　　王逸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體忠貞之性。而見嫉妒。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己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卜居標放言之致。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併叔師而旨意始明。張米菴

招魂章句　王逸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解者亦復如是。當年弟子憐其師。吾猶歎其弟子能盡也。　余光[illegible]

大招章句　王逸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諷諫、達己之志也。

倩　然則歷九州以相君、今何必懷此都也。其詞愈激、其情愈悲矣。　張來

惜誓章句 王逸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為治必以信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無終也

燕子奚讀史至臣始起下邳滿酌大白與此同一感慨 張木皆

招隱士章句 王逸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稱小山大山而曰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不獨善讀詩者也 余天錫

七諫章句　王逸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為七諫、殷勤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人也。東方朔追憫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東方生為臣子寫招博神槩括在六學之中矣。　梁本備

哀時命章句　王逸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闇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其斐然作辭心平方致哀時命。此意惟叔師知之　張來備

九思章句

王逸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為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于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說故聊訓誼焉

叔師文少有可者惟今世所行離騷皆其注本遺文之在亦可不廢于天壤矣　張來儀

逢尤

悲兮愁哀兮憂天生我兮當闇時被諑譖兮虛獲尤心煩憒兮意無聊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極兮歷九州求軒轅兮索重華世既卓兮遠眇眇握佩玖兮中路躇羨咎繇兮建典謨懿風后兮受瑞圖愍余命兮遭六極委玉質兮於泥塗遽傽遑兮驅林澤步屏營兮行丘阿車軏折兮馬虺頹惷悵立兮涕滂沱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仰長歎兮氣歈結悒殟絕兮咶復蘇虎兕爭兮於廷中豺狼鬬兮我之隅雲霧會兮日冥晦飄風起兮揚塵埃走罔兮作東西欲竄伏兮其焉如念靈閨兮隩重深願竭節兮隔無由望舊邦兮路逶隨憂心悄兮志勤劬魂煢煢兮不遑寐目眽眽兮寤終朝

孤忠嘯遠文欵亞于屈子　張來儀

哀歲　王逸

旻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朗○北風兮潦烈○艸木兮蒼唐○蛜蝛兮噍噍○蝍蛆兮穰穰○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悽愴○傷俗兮泥濁○矇蔽兮不章○寶彼兮沙礫○捐此兮夜光○椒瑛兮湟汙○葈耳兮充房○攝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蠆○出門兮觸蜂○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為兮切傷○俛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投劍兮脫冕○龍屈兮蜿蟤○潛藏兮山澤○匍匐兮叢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黿鼉兮欣欣○鱣鮎兮延延○群行兮上下○駢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冬夜兮陶陶○雨雪兮冥冥○神光兮熲熲○鬼火兮熒熒○修德兮困控○愁不聊兮遑生○憂紆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懷漢志　王叔師哀歲

光景岑寂所謂如此淒涼都斷魂何須更遭多風雨也○余延群

守志　王逸

陟玉巒兮逍遙○覽高岡兮嶢嶢○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鴞○烏鵲驚兮啞啞○余顧瞻兮怊怊○彼日月兮闇昧○障覆天兮祲氛○伊我后兮不聰○焉陳誠兮効忠○攄羽翮兮超俗○遊陶遨兮養神○乘六蛟兮蜿蟬○遂馳騁兮陞雲○揚彗光兮為旗○秉電策兮為鞭○朝晨發兮鄢郢○食時至兮增泉○繞曲阿兮北次○造我車兮南端○謁玄黃兮納贄○崇忠貞兮彌堅○歷九宮兮遍觀○睹祕藏兮寶珍○就傅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舉天罼兮掩邪○彀天弧兮射姦○隨真人兮翱翔○食元氣兮長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目瞥瞥兮西沒○道遐迥兮阻歎○志稽積兮未通○悵敬圖兮自憐○

懷乘文　王叔師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為雙

琮內篇采叔師九思有之○余延群

荔支賦　王逸

㕕剝宮之興。森如橫天之彗。湛若大廈之容。鬱如峻嶽之蔭。攀緣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如繁星之著天。皮似丹罽。膚璫。潤侔和璧。奇喻五黃。仰歎麗表。俯背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五滋而無當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儔超眾果而獨貴蒂蔚奮以攢翠。披龍鱗以驕叱屑玉兵為合津色江萍以點日朱吾芬而始鋪。雖瓊漿以可軼。楨蒲桃以見凝。古人之深火香曲紅分之作可稱後來居上。癸未肆

蔡中郎集 [seal]

董卓狼戾賊臣折節士類陳留之蔡中郎時已六十許人令稱疾堅臥偃蹇遇害不猶愈昔日如雒陽獄乎勉強受官侍中封侯噫歟之下身名並隕雖王司徒桎戮善人識者知其不長然周歷三臺鼓琴贊事杜欽谷永之消終不能為中郎解也余揣其徙朔方遯江海四形毀貌不瞻天日幾十五年驟登大官隆遇

待非不欲奮其拳拳之忠補益國家當日公卿滿朝棲遲危亂無奈赤帝豈獨中郎但識不鑒於此匪謀不出於討賊噤口牢獄愛莫能助伯喈曠世逸才余獨傷其讀春秋未盡著耳漢史未成願黥刖子長腐刑之志也設竟其意即不如子長豈遂出孟堅下哉若家門清白三世同居卻五侯之招陳六事之奏憂心虹蜺抵觸禁近抱予敢之烱偪蹈京房之禍患又班生所嘗畏先逝矣

婁東張溥題

武陵楊　鵾無山　鑒定

古潭　張運泰來倚
　　　余元熹延稱　彙評

蔡中郎集

陳政要七事疏　蔡邕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開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眾

步之頒底可鑒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中郎博學善文，漢季稱最。其數陳政要，允是經國弘謨，彌實良策。惜乎遭亂，不能行之也。陳明卿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爲職以郎爲貴智淺謀陋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怖怛惕臣邕頃者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破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爲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草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爲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鄙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拘已然之事二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蠡蠹將爲憂念願陛下上

則先帝用三臣之法疏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慺慺昔推陛下留仲升省三省

切中時弊即古大臣奏踈不過如此欽仰欽

上漢書十志疏　　蔡邕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
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乃拜中郎發
語詔求觀者作逸與群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
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躋上列
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
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頓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
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
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
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穀門復聽續鞫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illegible]

李漢文　　蔡中郎上漢書十志疏　　四十

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為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illegible]
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
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
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
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
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
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
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
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
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

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
道廢絕不得究竟慚愧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
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
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
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
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
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群書所宜
據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要于逆黨亡
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
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illegible]

李漢文　　蔡中郎上漢書十志疏　　四十一

恥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所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
蔡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備叙作志苦心孫購世逸才於此可見一斑　佘延瑞

[illegible]敘[illegible]第表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illegible]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illegible]

五百戶。[illegible]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魂搖越。恍惚如夢。不知所[illegible]

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皆負

乘覯。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參[illegible]

允機密。今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到輸轂。升輿下軫。

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闥。群臣之中。特見襃

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慝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

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

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錢嗣曠絕。除在匠庶。臣子遵當嗣獲

季漢文

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慚懼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𢿢三讓。臣者

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

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

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國蓋

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有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

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思逾甚。臣聞高祖

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礪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

之事。又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動

[illegible]軍旅。進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至也。以受爵

[illegible]詔曰。不[illegible]。今者聖朝遷都。順天人。非定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illegible]

[illegible]等。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illegible]

無作戒。求以非本制之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窮寢累歎。叩膺增歎。

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

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亦頗聽。亦違情而不傷家騃徑。故佳。　蔡東傳

尚書詰狀自陳表　　蔡邕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隸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膀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筆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齎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惟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切公卿內及寵近臣欲答上問救惟異為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illegible]容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詔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臣為戒誰敢復為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為下邳不聞臣謀今日橫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內阬陷以快言事厥副其心誠冤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恩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為箠楚所迫趣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匄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情辭悽至　張來倩

答詔問災異八事

蔡邕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帷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臣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為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情寒戰惶怖悸、誰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文、形狀似龍、似紅蜺。對、紅蜺

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政變不常、生占。不茫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譽、分貞邪、咨衎其所養、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凶害。是以明王尤務焉。謹問曰、五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中黃門桓賢曉呼

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怪、[illegible]通步[illegible]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痾、茲成[illegible]一十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篡亂、亦李誅、臣竊愚之、與鐵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聚、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為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為戒。天子驚、羣陰太陰、羣下並湊、強盛也、建太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詔問曰、南宮侍中等闗雌雞欲化為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雞為帷、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為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代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于頭、而聖主知之、詔問其故、是將有

殺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為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特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愊剛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閒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轉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名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關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荅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立危亂之朝而君子唯以默取容至不幸也幸而其上有求言之義不盡忠以抒悃非所望矣然言出而禍不旋踵奈之何哉此所以潔身為高辭祿為榮也 陳伯敬

議伐鮮卑議　　蔡邕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

衣矣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
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
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數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篨卜遷于繹
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
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
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垂以仵違
恬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矣無包六
蝦命世作師猶復宗事遡叟示有攸尊緣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
況乃忠爲三義文兼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
子枝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曾
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事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
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
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
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
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
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
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
稱子則降等多矣爰禮發曰久將諱時應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
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
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
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韓歐諸家辨難疏率之文多有此摹倣蓋援引明哲裁制有節也頗
伯數

者知鄧皇后明。羣臣謀議。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黨敘孔子成德。術御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無不舉。足以德務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蘊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腰。中饋之敘。形於帷幄。還家不造。三元之厄。勢移幼沖。國祚中絕。海內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為災。札荒為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勳錫家。有採擷之思。人懷殷卯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乎成。建立聖主。重暐洽之間。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兼英。襲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為。離宮罕幸。嬪嬙不施。

避。方斷。能休。離不貢。[illegible]出宮妾。免遣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以紓贊滯。恭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制。紹繼弊乎外。悉史閣文命。衆儒者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代價。菁茹不授。履叢方直。顯擢茂才。遵忠孝之紀。召大臣貴親之家。疾貪吏受取為姦。糾增舊科之罰。懲長吏虛偽贓之。十年以進。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泰其祀。辟高蘭諸國。徽子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為政。政不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覽久永。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夙夜。明懿不寢。從以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於紫閣。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承塾迄于康。又叛虜蜂集。賊害邊陲。永元之世。以為遺鉅。今民服感聖。稽顙郎觀。徼外絕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傳。郝石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家勿布動。遺疾不念臣子。御輦在欽。頓命羣司。訟息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終。同符先昔。書契所載。厥帝二妃。夏后塗山。高嗣有莘。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加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平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諡。高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諡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諡禮六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諡為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東漢后德。自光烈馬后之下。惟有鄧后。帝見后勞心曲體。其以為惜

德之勞。諡議一廷。幽明咸洽。文辭將雅。可謂鋪揚盛德者矣。

明堂月令論

蔡邕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崇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

求午也皆在明堂辟廱之間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廱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廱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

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曆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太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經天地陰陽之義以明聖人制作具有至理不徒博極群書兼亦深通理數　[illegible]大來

漢交阯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　蔡邕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麁其先出自伯翳別封于黃以國氏焉
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督郵太守
事孝明君以立臣節璞南之士以爲貴戚初都尉君娶于故豫州刺史
郎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意叔未
誕而天夫人懷聖善之姿韜慈母之仁撫育二孤以義方思齊先姑
神罔時恫故能近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錄康亦由
孝廉宰牧二城九爲之義夫人冤享爰暨從孫更仕三宮或典百里或
作虎臣銀艾鞞紼近侍顯尊爰茲介福于我夫人自郡尉仕于京師及
廣兄弟式叙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衆婦親贄驂乘奉廊廟

蔡漢文　蔡中郎文集　十五

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者盡三十年上有帝室寵光之休下有堂宇
斤斤之祚心脫其榮體安其遠圖長壽遐用遺寵居厥卅馬康宰之
時丞以爲吉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吳月辛酉公之
季子陳留太守碩卒于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悼祇慎其屬遣奉遺意
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洛度尋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殯于蒼梧之
于處鄭二妃薨于江湘不即兆于九疑延陵季子寓世吳人長子遂葬
卜葬嬴博夫遠時而制不遠遷從魂氣所之不繫丘壠赤舜以之神罔
時悠等禮以之仲尼嘉焉黎帝籍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遺
迹順母氏之所寧弦事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乃爲辭昭告先
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寢寥之事舉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粵

□巳酉葬我夫人黃氏及陳留太守碩于此高原□陽東界關亭之
阡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贈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冊以
中牢祠尊后畢會紫哀孔備于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句陽于肅等
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積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睹仰以知於用
是爲神誥乃申頌曰
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庶代黃國氏建至于近祖亦降于漢天祚明
德而錄衍既作母儀履信思順登壽耄耋用禮蕃變子孫以仁進猶
先與晉族洛濱齊跡湘靈配名古人休矣曜光千億斯年
使作者皆如此亦可免於諛墓之惡矣　康明評

蔡漢文　蔡中郎文集　十六

篆勢　蔡邕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撆。鷹峙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音喧）。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閑。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古文苑起句云。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体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餘同。張天如

隸勢　蔡邕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奐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躍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仰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

曲盡隸勢之妙。鍾伯敬

釋誨

蔡邕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縱。人紘絕。王塗壞。太極阤。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運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汯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綎。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采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守閥子。晳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能以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喻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兵允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乖順也故河然溢非一山所防待守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寧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思烟炎之燉潛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幾然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輦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轡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排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衡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誠也罔渡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轅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東方客難託古慰志疏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間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奥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劉舍人

皇帝皇王后帝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承周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王者至尊四號之別名王畿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可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天子正號之別名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于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渫瀆言尊號尊王之義也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托之于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託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延衍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或曰朝廷亦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言之也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遂無復言之者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為僥倖車駕所至臣民被其德澤以僥倖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皁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是故謂之幸皆非其所當得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然則人主必慎所幸也御者進也凡衣服加于身飲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寢皆曰御親愛者皆曰幸

伯喈獨斷倣白虎風俗二通之意而成書先朝稱號當代典制粲然明白此亦行習之必察者也錄其數則 陳明卿

獨斷　蔡邕

三老臨擁之別名。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百乘之家曰百姓。天子尊知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天子命令之別名，一曰命，二曰令，三曰政。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月于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于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歷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于屏。其明旦，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為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伯喈博學多識，然皆文也。唯獨斷紀制度，闡迹義，採之以訓夫日用而不知者。陳明卿

述行賦　蔡邕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為災。乘馬蹯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夕余宿於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寧越之裔冑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兮，慍叔氏之啟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愎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安以淩高兮，陟葱山之嶢崪。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谷夐其杳冥。迴嵯峨以乘邪兮，廓巖壑以崝嶸。攢棫樸而雜榛楛兮，被浣濯而羅布。菅韋菼與臺菌兮，緣層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脩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汩以飆涌兮，氣慓而厲涼。雲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頹以玄黃。路莽丘而稅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

青衣賦　蔡邕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玄髮光潤。肌如凝脂。綴横撥髮。葉如低蔡。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紳丹裳。躡蹈絲扉。盤跚蹴蹀。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脣。都冶嫵媚。卓礫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眾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懷。寒雪翩翩。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頹。昒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噭噭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躐。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惄焉且饑。

蔡中郎青衣賦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是辭

申鑒

漢史載頴川荀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為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頗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

予良氏述

東漢文

武陵楊鶴傑山　鑒之　古潭張運泰來倩
豫章黄爾琦五湖　余元熹廷燦　彙評

中鑒

政體

荀悅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圮湮。茲洪軌儀，鑒於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群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道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涖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

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

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眾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

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

有公怨無私怨私求財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挑援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恵則下虛望而無準是[illegible]傷止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徳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者也或曰治危而流去大則制激水而弥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大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弥故大治之堰可使無別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罷可使與顔均同趨技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illegible]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猶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乘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illegible]謂之亂絶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為之[illegible]而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斯絶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王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有道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滞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驟之驟ゝ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恵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恵於民三曰達徳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illegible]臨之陵其位也衰世之位則至焉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罪也苟奉身必遺之罪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位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illegible]順也衰世之所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

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位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與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権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已而榮華榮萬物顯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已者益濟愛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公卿不爲卿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於大故不言
大撓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乘廢刑焉何懼於降若夫千里之任
不能充於卿而黜邑之功發情矣哉不以過職納則勿降所以優賢也
以職納則降所以懲慝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始職秦尤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於今依之
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講司馬之典簡
戎備之事宰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大統於大尉郡則務理亦宜之
周之末業兵革繁矣亂於秦民不堪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
作民齊饑畫不敷民餓是謂棄之信矣
或問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

欲乎曰古諸侯建國家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
綱而已不統其政不治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
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
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眾以威撫寡以
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斬
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
問通刑益用當典也曰先成後時宜刑教不行勢極也教初必簡刑始必
略事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
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虛教傷化峻刑害民

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
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
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
也然後刑密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
有生有殺制之以義斷之以法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
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
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殺犯王禁者罪
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殺之凡以
所制止者不爲弗避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
祿貶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貧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貧廉臣乏公
其亂也先王重之今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愬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此
曰時實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時與時消息昭
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
諸侯不專封大夫不專地也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
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
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曰今廢如之何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曰錢
散矣京畿虛矣其勢必積於邊方宜先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

旋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於堯舜非下愚則愚可以為堯
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服行堯之道則可矣行[illegible]
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
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者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illegible]
並存於世惟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路所通通者然也夫岐路惡[illegible]
哉中之為若共縣度之阨素是而已矣
損益之詩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illegible]
為損損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讒夏之萌也[illegible]
與與般之特也邪字之[illegible]用之愿也會[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亂孫燕之微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
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
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
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人臣之
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
我識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
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
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
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
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
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
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
或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
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
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欺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
而怨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窮尤故人主以義申也
喜如春賜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
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節情絕欲不[illegible]
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孕子私擾而殺之而言之不伐[illegible]
武之執節可謂難矣
或問備志曰若殷高宗能革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句踐
懸膽於坐厲矣哉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
慶不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鉤弋
不幸不憂殤非災如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好之賢明德皇后之德義
[illegible]哉
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為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
而民樂偏焉使遷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是者弦歌鼓舞非樂也禮者敬
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漢紀又序 荀悅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二字作紀之本）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此作紀之目）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繼臣悅職監祕書攝官承之秖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敘之總為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為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 張天如

酈食其說立六國論 荀悅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漢紀作敵加特增字）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

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

也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情之卒應之此同爭而異情皆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學定形勢情作主意以下文瀾層折不離此旨所謂文以意勝脩辭為下者此類是也　余延穉

列侯論　　荀悅

諸侯之制所繇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孔子作春秋為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應害勸賞畏威各竭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以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千有之數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之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非以為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以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淪無息肩眾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雜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於誅失之於疏大非諸侯治國之體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

之樸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
封建本以為民非以自為是謂福元元之論。 張末信

祿制論附 荀悅

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屬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勤慕小人無怨若位苟祿薄外而不充憂匱是恤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恥是以清節毀傷公議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所為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亦可蒞也。

仲豫才品兼懋諸論識匠長沙傅覲祿制之論王言斷辭妙析入能之佳焉 張末信

災異論 附說

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勑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夭疾之凶善惡之效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禀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統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伍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易簡其眾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

李漢文

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統凡此三統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以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統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疑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猶天迴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因曰天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失其所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

李粟玄

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統之義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

言災異必推廣其義類使文勢婉動文從迅於熟此可長人才思。張來儀

立制度論 附

荀悅

先王立政以制為本三正五行服色曆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體理品類辨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頻下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業不廢貴不喜寵富不獨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究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興功為政之德也故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殺生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愁定于是制土地之宜教之種植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艸木未落斤斧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置網不布於野鷹隼未摯矰弋不施於蹊隧既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蘖田不伐夭涂魚靡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畜足以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廢壞諸侯制楯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為王公劫奪成家者為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其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菽粟貧者短褐不

完食縣緻水供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窮雖為僕虜僭無溫色故夫節變詐為數執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順理不免乎饑寒之患其凡自上與豪法度之無限也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

申古愛時無恨容嗟可見仲豫自負不凡　余延壽

除田租論 附　荀悅

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眾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談經制而迂踈不適於用者許子所也若此宜民盡變指不多屈余

延溯

馮唐論 附　荀悅

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樸忠誠高祖以為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俯首撫襟屈於獄吏豈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從歿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俊所以傷心也

馮唐皓首為郎文帝輦過郎署與論將帥拜為車騎都尉武帝時不能官仲豫忠存獻替有弘才而不獲大用殆以自況歟余延溯

神怪論 附　荀悅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複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憑影在於人間、言語聲音、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眾、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有、至矣於洪範六沴則生時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還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持論極正、可破從來迷謬之戕、增長世人惠迪之心。張大倩

昌邑王論 附　荀悅

昌邑之廢（昌邑王……昌邑王賀也）、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游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興平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衰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除、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使計也、與至福而除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述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況於衰姿誘於諂諛、放於情欲、不思之於也、亡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

明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私以助上德是謂良臣從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犯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族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諛臣傾諭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惟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慎而深思乎

六王六臣足盡千古存亡成敗之故勒之廚室交相儆勵允為訓戒

余廷彝

單于朝位論 附　荀悅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時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王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聞親狄不亂華戎有常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舜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四夷來王待之有體久不臣之禮待之則於其僭越矣王者不治

夷狄論可與此參看　朱來信

石顧諮 附　荀悅

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參人情之一端也偽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綵也寧樸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眾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申鑒 [illegible]篇

蓋如是也秦王之鉛勝銅不必用矣余共稱

赦論 附　荀悅

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亂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群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眾亡命流竄而不捕獲前後相[illegible]不滿山野勢窮刑感將為羣盜或刑政失中獄吏橫作怨枉繁多[illegible]下冤將舉獄姦亂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為赦也或赦大逆或赦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

申鑒 [illegible]篇　四八

刑之所以失出失入於寬猛之過也赦期于應變濟時一語可補三章法之所未備 柴宗備

漢治迹論 附　荀悅

自漢興以來至於孫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統一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艸創故都夏之音未有關焉孝文皇帝克己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稀古典未儉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裏制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諡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孝元皇帝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慎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重皆引為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也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未知之何言教之不行也何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略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人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前見漢諸帝論斷後是古今帝王治法俞臣用

髮七齡之女〻從容就義擬
巢之下無有完卵意者天
將移炎鼎故先絕長蕃耶
所為詩文象氣直上絕無

龍北海本

東漢拘牽之習曹子桓論
文首嘉歎之以為體氣高
妙金帛賞募比于楊班嗟
乎百齡影徂千載心在文

學有知者何憾焉

古潭張運泰題

龍北海本

五二

雲間翁元益家璋鑒定

古梁張溥泰來甫彙評

徐華袞國將五湖　余乙燕延評

孔北海集

孔融 告高密縣牒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史稱孔北海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未可，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觀此鄭公之教，亦覘大略矣。

北海告高密牒

五五

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孔融肉刑議

微引論事，橫來豎去，無不如意。史謂其學博才贍，良然。

薦謝該書　孔融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讓。令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迹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緣自致，猶使良才抱[illegible]而逃，踰山河，沉淪荊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更當饋樂以鈎由余，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先賢也。

北海薦謝該書　[illegible]

[illegible]深之　謝文儀旻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所使有謝氏輯篇中不指遺之者，蓋不欲從以一端正其實也。余延稱

答虞翻書　孔融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眾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子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推本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北海負當世大賢之望，凡有著作者，惡敢引之為重，然北海能為左[illegible]獎借以收英俊之心，此賢之所以傾慷而亦好[illegible]也，所以聊眊也。此等皆可見矣。余延稱

北海答虞翻書　二三

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危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此辯足以奪正理信乎文人不可無筆也 錢文靖

又論酒禁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酒禁二書一深於一究酒中趣有醉中極致無意為文而文自妙者也 朱東觀

武陵楊鶚繇山　鑒定　古潭張運叅來倩　彙訂

康薛於國狩五湖　余元熹延琊

中論

中論纂

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鍾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蒼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偉長之文沖融淵源，不似當時詞人競為靡麗相高者。宜論也。

法象

徐幹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即莊子所言德充符）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為法象之標）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作汝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棋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閼逆於相詬子公生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敬也謙以下也莊以奉上也故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德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拚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產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法象大意曰幽獨及大庭一舉一動不可泆越方是成慎工夫不止慎爾威儀謹爾出話已也通篇說理陳言井井有條王槐野

虛道 徐幹

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孟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繇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譽集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冰信矣哉

李漢文 論虛道

此文要看他虛字斡旋欲而不響會之者

氣味神王骨勁格高足稱絕響羣景論

貴驗 徐幹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

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恆亨无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曾之民不稱淫纂為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

君子服過也非逆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

李漢文

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

周公有言人無鑑於水鑑於人也鑑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

後漢首推儒長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雖奇才自命亦不可謂非諸子扶植之力也篇中先斷己惡後求友生脩進之業無踰於此某總恭

貴言　　徐幹

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

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遺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之辯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

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絜也。則不如無絜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為往鑒焉。

言誠貴身誠尊矣。其為文辭追琢之畫。比於金玉。此篇特表矜貴之志云。耶蘇細素

藝紀　　徐幹

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樂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人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

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

觀六藝稱幹懷文抱質。文必優於藝類。若曾子固曰幹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殆謂是篇也。細素

覈辯

徐幹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美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鵙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講行乎世也蓋有緣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為疑眾惑民而潰亂至道也

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詞足以達理是辯於理非辯於詞也中段理之至精足以服人心末段又推入一層意簡詞明鍾伯敬

考偽　　　徐幹

予機朱墨程中不害錦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井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遊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杜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居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拾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大才遺必市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居其體辭柔其類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試道冀文於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欺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玻而如正考其所繇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變窮涸而無源不可輕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材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

鄉愿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為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為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彈絢錯落有光焰有氣力名世之文　張來儀

曆數　　徐幹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朝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湎淫

事類文。

曆時紀閏。湯武革命。治作曆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啟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

敘曆以整而離。有班史之遺風。余延[illegible]

夭壽　　徐幹

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椎鐘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爇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撞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爇之類也。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

事類文。

運數尚有代遷。精神可以不朽。彼虛生浪死者。百年奚益也。余延[illegible]

審大臣　　徐幹

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為賤丈夫矣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語曰素緋然衣之無尤黑裘素緋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況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為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亂之所由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遐

李漢文　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隮矣故書曰股肱墮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

審大臣　廿三

慎所從　　徐幹

夫言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或似順而違道乎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皆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毅不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為名實欲因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為然使騎劫代之大為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為之言於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

李漢文　亂此則似非而是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

起三句作案承三段作斷渾乎體裁　未備

慎所從　廿四

亡國　　徐幹

且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鱄蘧伯玉史鰌。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嬙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歟。先哲之歎。此又惑之甚也。

周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也。豈為我用哉。雖日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修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修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粗穢暴虐。馨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鍾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煩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莩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

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不用賢則亡，若是乎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鍾伯敬

賞罰　徐幹

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儌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民數　徐幹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眾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為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可補周禮之未詳　張來書

心書

諸葛孔明自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如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敍之

心書序

不然利之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躬耕隴畝時抱膝而吟梁父其所講求者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

闇見伊尹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出師二表簡而盡真而不肆直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而心新二書特其譚兵之緒餘爲耳

古潭余元熹書

演文

江陰沈羽科弁丘
豫章諸國倚五湖 鑒之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定釋 彙評

武侯集 目次

心書

兵權　諸葛亮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illegible]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illegible]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遊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古以龍虎鳥蛇等名陣者取其威勢變化義也至於能用威勢變化

則主將之事非辨而明之破敵以戰而能威勢變化[illegible]

將才　　　　　　　諸葛亮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知其飢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固疆場、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登高履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以仁義推將。是武侯學術醇正處。自比管仲樂毅。其沖然自下處也。

余延禧

將器　　　　　　　諸葛亮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為眾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鬭、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悉人飢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惟其體先帝王業不安偏之志、所以四海之內視如家室也。張東情

將善

戰欲奇、謀欲密、眾欲靜、心欲一。

陳仁錫曰、心欲一、行兵利不合則夫不流以身徇國

擇材

諸葛亮

夫師之行也，有好鬭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為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蓋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為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從來軍伍之法，五人為伍，必長短兵相According，即一伍而五兵備矣。各聚一徒，因能而用，選士之良法也。業大來

將誡

諸葛亮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潛魚，動若奔獺，散其所連，折其所強，燿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冤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有獲者歸之；不倚兵以攻弱，不恃眾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鬭，則兵合刃接，而人樂死矣。

而大事者不縱娛，不窮財源，不使子女，即此意也。彼秦皇項籍，貪貨好色，豈同此乎。鄧來儀

戰道　　諸葛亮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鬭。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可以勝矣。

因地利險易而節制之。陶瑞所稱用兵惟憑孫吳。諒哉。張本傳

將情　　諸葛亮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蓋大將以人心為本。古今名將功名垂于竹帛者。皆與士卒同甘苦者也。張本傳

天勢　諸葛亮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那子與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而文法尤簡潔，似勝乎[illegible]。余取[illegible]

隆中對　諸葛亮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後世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武侯之所能也，而論正統者所以咏取亂推亡，乃拯濟之急者，使亮不取，將為強所有耳。備以帝室之胄，僅之不賢於彼乎。且隆中所對，蘇規模已先定於始見之日，兩川非後[illegible]所得而搖廢矣。陳[illegible]子

正議　　諸葛亮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是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

大臣文字每兩起兩伏，決不若晁錯董（？）營（？）。　陳明卿

孔明正議英偉卓犖，定正統者當于此參破真偽矣。　鍾伯敬

與羣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既兩出師表及與羣下教，丞相大略盡在用人納諫。　陳明卿

與法正論治蜀　諸葛亮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孔明治蜀，大體不離此數言。然數言誠識時要，而亦實政論矣。

亮在璋所嘗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皆處之顯任。

法渴行也。陳明卿

心書與法正論治蜀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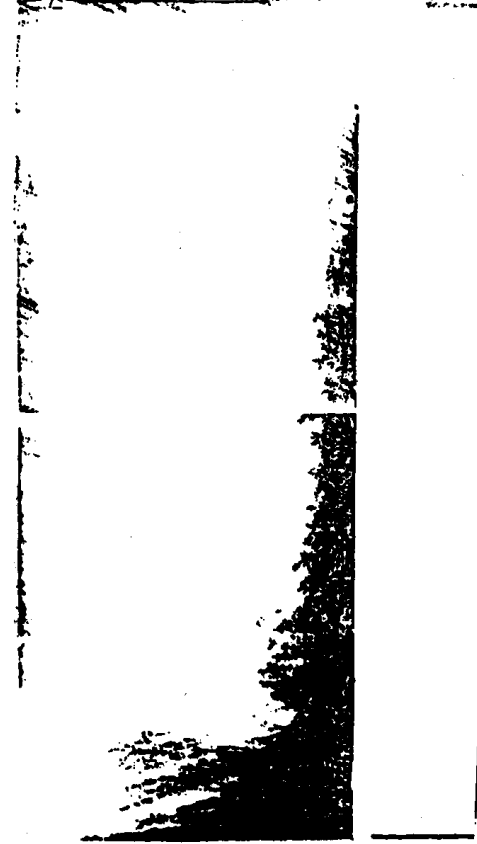
季漢文　心書附前出師表

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

獨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孔明出師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蘇子瞻

一則曰先帝，再則曰先帝，此欲以感動後主處。唐荊川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孔明以討賊為己任，而識非審勢，有無限不得已之情。至鞠躬盡瘁，一死而後已，一念忠貞，自堪千古。陳明卿

為後主伐魏詔　諸葛亮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來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強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焚如，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

說孫權於柴桑　　諸葛亮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

赤壁一役此勢大定以後策謀亦獨不煩矣方此說亦三國時一關鍵不減留侯借箸畫策

魏文

雲間令孟泉韓　鑒定

陳章侯國琦五湖

古源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廷禮　彙評

曹孟德集

與孔融書　曹操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之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疑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德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

操按文舉之意已露於此　孫伯敬

獻帝嘗見郗慮及孔融問慮何所優長慮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融曰慮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操以書解之

郗天如

表荀彧書　曹操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畧。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荊南之策。彧乃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復若南征劉表。東棄兗豫。饑軍深入。踰越江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古指而示之發其蹤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疇其戶邑。

魏志　表請增封荀彧書　壹

操明於用人。長於料事。有功必賞。有過不赦。四者固霸之上術也。於此書益見矣。崇天如

與王芬書　曹操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睹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時王芬為冀州刺史。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操。操拒之。貽以此書。孫天如

魏志注引魏書與王芬書　貳

偈升蓋厥益憲。不識年征要世。不洽存亡。有食愿之為案私。咸智落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謀。以為向詰高遐。識無益於有遺子瀏。此等書尤為過之。余廷䇿

請封荀彧表　　曹操

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遊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孔文舉名高天下猶以為不與文舉本孫慧好荀文若出詩無徵操

此為與彧戮力同心而使不得善終讀此表與前贊令人有才智不

男之戚頗倚微

請郭嘉表　　曹操

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

諸將才俊所識奇策愈出愈妙其料孫策劉先主二者九一時智士

所不能窺見者一遺乎當三國之時天下九雄智謀皆舉孫君文若

與彧哉未東觀

讓費亭侯表　　曹操

臣伏讀前後策命。既錄臣庸才微功。乃復追述先臣。幽讚顯揚。見得歷義。屏營怖懼。未知首領所當所投。欽古人忠臣。或有違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遺命。所以然者。歎必正其名也。又禮制諸侯國土以絕子孫。有功並當更受封。不得增襲。其有所循者。謂國未統也。或有所襲者。謂先訓功大也。數未極無故斷絕。故追紹之也。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遠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聖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建安元年春正月。孟德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孟德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等勸之。乃遣曹洪將兵四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孟德進軍討之。斬辟邵等。儀及其眾皆降。天子拜孟德建德將軍。夏六月封費亭侯。張天如

文　孟德集　讓費亭侯表　六

又讓封表　　曹操

臣誅除暴逆。克定二州。四方來貢。以為臣之功。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勤。連城食邑。考功效實。非臣之勳。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並受爵封。獎臣三葉。臣聞易豫卦曰。利建侯行師。有功乃當進立以為諸侯也。又訟卦六三曰。食舊德或從王事。謂先祖有大德若從王事有功者。子孫乃得食其祿也。伏惟陛下垂乾坤之仁。降雲雨之潤。遠錄先臣扶掖之節。采臣在戎犬馬之用。優策褒崇。光曜顯量。非臣尫頑所能克堪。

眾能縣中而勢應。惟勞謙君子。　余延拜

文　孟德集　又讓封表　二十

求逸才令　曹操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跡求逸才實出一片熱心，即此舉動，固知此老足霸。余延燦

棗祗子處中封爵令　曹操

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此等渾餘意議，殊簡不亞西漢文人。張末青

又青州刺史劉琮令 曹操

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歿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衆。篤中正之體。敎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莊重典核。隣令能品。張來信

讓縣自明本志令 曹操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為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楊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

孫子兵法序　曹操撰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食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戈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用武者滅。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賢之用兵也。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况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

[illegible]三十餘年。此[illegible]用審計重舉明畫深圖八字。以序孫子兵法。亦自寫其[illegible]

魏武臨戰。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盡得力于孫子兵法也。

曹子桓集

先魏篡逆者有羿莽後魏篡逆者有裕温非莫保其元郎不昌厥德說者謂彼蒼戩淫之權昭昭不爽獨疑於子桓則大謬不然且縱其才華使豎不朽于著作間是故典論自序論文諸篇古今才人競相膾炙彈棊擊劍騎射技能超超据勝則以炎鼎既移山陽猶賓遇漢之老臣楊

彪不奪其志故上天姑末臧其
罪耳若夫詔宦官不得過諸署
詔羣臣家不得奏事太后后族
家不得當輔政任橫受茅土之
錫則固萬世晃藻所宜肴蓀奉

者哉

建州張運晉題

魏文
雲間俞元益良輯　古潭張運春來倩參評
豫章曾同璵玉湖纂定　余元熹廷評

曹子桓集

與鍾繇五熟釜書
九日送菊書
答繁欽書
與吳質書
與王朗書
又報孫權書
與孟達書
典論自序
典論論文
典論論方術
周成漢昭論
漢武帝論
交友論

曹子桓集

曹丕

向化子令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奉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者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風沙之民。自歸其君。以歸神農。幽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絳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丕自手筆作令。　環天地

鵜鶘集靈芝池詔　曹丕

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者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俯冷似詩經小序。徐來儒

禁母后預政詔　曹丕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纖纖獨超千古。帝王之大作用也。張來倫

禁復讎詔　曹丕

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於酈商之兄，張步之於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有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當有[illegible]怨者，皆不得相讎。

自是慈悲度世。莫云慘刻人無菩薩心。余廷燦

營壽陵詔　曹丕

禮，國君卽位為椑，存不忘亡也。自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定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

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骨力棱古桐證真有資深逢源之妙文勢一步緊一步可以驚心動
魄　余廷郁

以陳矯為鎮軍司馬懿為撫軍詔　曹丕

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為。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矯為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若吾臨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皆假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

於漢詔之體稍變而不致不之　余廷郁

詔王朗等三公　曹丕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知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調割除擯棄校之盡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濱衆軍亦各還不臘西歸矣

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則上疏諫帝以成軍遂行臨江而還詔王朗等三公　張大如

與吳質書　曹丕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

吳質答丕白

俯仰今昔頗多感喬不禁悲喜之交集也　陳明卿

與吳質書　曹丕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愛金不聾者初未嘗廢絲竹音也讀漢文至李漢當作此語　譚友夏
君臣之間想見以文不存形迹亦千載奇遇也　[illegible]

與鍾繇謝玉玦書　曹丕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睹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定。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睹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情辭簡俊有致

與鍾繇五釜書　曹丕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鐘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繇為相國。以五熟釜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張天如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曹丕

歲往月來。忽逢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群木百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文帝天資之藻。下筆成章。十藝菲談。即其送菊一牘。真風流天子也。 張本館

答繁欽書

曹丕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於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眾賓。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脩容飾數。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轉長吟。所能逮也。吾鍊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閨房。

欽以車子好聲相亂。木子亦以艷女答之。魏祚所以不長。君臣詆伏之過也。但取其詞之香艷可。 沈子栰

足逸深綮。君答以麗色。唱和之間。可發一噱。 陳明卿

與吳監書　曹丕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漾咽嗌。況親食之耶。南方有橘。酢豆裂人牙。時有甜耳。即遠方之果。寧有匹者乎。

文在風雅之列。可作蒲萄小賦。　張來清

與王朗書　曹丕

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雕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雕傷、帝深感歎、與大理王朗書、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張天如

又報孫權書　曹丕

生於擾攘之際本有縱横之志降身奉國以享祚作自君策名以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理而據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等數道攻吳時揚越蠻夷多未平復內難未弭權卑辭上書求自解屬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寄命交州故報之以此　孫天如

魏文　曹子桓　又報孫權書　廿四

與孟達書　曹丕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書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最優絕當聘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々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

延康元年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時文帝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逆與達書達至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後反誅　孫天如

魏文　曹子桓　與孟達書　二十五

典論自序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岱，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彧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芋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鄛，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祕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典論事辭只一起字耳，其中沾沾以技能與臣下角勝，帝王風量盡衰，起之一字處可施，而似無當于帝王。然其文纖刻冷雋，實開後世小文往境，錄何妨。

理長斧脈，俱見少年能把本色。

典論論文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嘗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子桓以逸才博學，而其文品粹美流麗。故論文尤多名論不刊。陳明卿

典論論方術　曹丕

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痢，殆至隕命。後始至，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声，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人惑謬，豈惟一人哉。

魏文慱學洛閑，而文辭文足以達之。魏去非曰：曹氏一門風雅，最知言哉。　陳朋和

周成漢昭論　曹丕

或云，周成王於漢昭帝，僉曰成而下昭。余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沉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咨悔，吟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我人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榮光，體不承聖化不窗侏無仁孝之質性，無降乎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悟哉。使夫船成均年而立，易世而

魏文化賀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漢昭夙具慧德，不亞成王，得子桓言之，而幽光益闡。　張來儀

漢武帝論

曹玉

孝武帝不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錢帛。倉廩畜腐米。因此。有意乎。威匈奴。而廓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書。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十五歲之間。征匈奴四十餘。寒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胥。禪姑衍。梁北河。觀兵瀚海。刈單于之旗。勦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十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進其敗。亡。又摧破其和聚。需不暇於救。亦扶傷。疲於孕重墮殰。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易披符號。可為感震匈奴矣。

謂口便說不累世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可見非此則佳兵不祥矣。張

來備

交友論

曹玉

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繇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三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利西泰曰。友者我之半。即第二我也。更是人所未發。余延梓

讀曹子建集

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哀曲莫白窮追殁身至今箕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所為文則才大思麗備極聲體而有骨理阮陳楊吳諸公皆不及焉獨惜集目標許以人於御比朝士於拾補闕文字蜀人一端是其遺也

熊九岳黃牧父識

雲間翁元益夷㻋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張述泰水甫
余元熹述版 采訂

魏文

曹子建集

求自試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

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實以二方未尅為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

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秦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李漢文人多開六朝濫觴惟東阿諸作猶出入兩漢間宜其凌蠛諸子
徐開雍

再求自試表　曹植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漁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湯文，誠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蔡騏驥於吳越，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遇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循德於閭閻，秦師為之緩攻，而文侯以安，復定於鄰邦；綠晉為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崇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崇湯果備名之明，以顯下與之功。

總大　子建　再求自試表　四十　卷五

前篇已極悽惋欷烈之致，則此不得不進以平和，發君父之前，所迴于聆聽也。米永羽

陳審舉表　曹植

閒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

總大　子建　陳審舉表　四乙　卷五

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眾，干戈不息，邊將之憂也。豈可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

子建陳審舉表　四十二

而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

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

子建陳審舉表　四十三

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不必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之矣

意氣激而情韻旋子建固屬忠貞之純臣如或見之　[illegible]

子建陳審舉表　四十四

原缺第四十四葉

請招降江東表　曹植

臣聞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麗服宰割萬物而已，將有以補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習於干戈，而竊位藩王，施祿東夏，消損天日，無益聖朝。淮南尚有山寇之賊，吳會猶有潛江之虜，使戰士未獲歸於農畝，五兵未得收於武庫。蓋善論者不取謝，善戰者不羞走。夫凌霄者，泥蟠者也；後伸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龍以為德，尺蠖以昭義。昔湯事葛，文王事犬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縱能陸賈之蹤者，使之江南，敷惻怛之詔，明日月之信，開以降路，權必奉承聖化，斯不疑也。

味其文似有吞吳越之概。余延稱

上責躬詩表　曹植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切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首，詞旨淺末，不足採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

東阿不耐寂寂，往往借文字以鋪憤烈，亦一快也。余延稱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與而不離（以兄天之親親者有在敦固）。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切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吳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謂文帝推為）。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言諸國以皇親之情）。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世。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敘己求通親戚之情）。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危甚切當）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況陳忠直。願出入禁闥。著校文章。願侍從左右。人固各有志哉。希夫文中舒寫情理。藹然懇切。殆與中山靖王相上下矣。用主荷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此文善自出脫，以善出脫占地步，蓋亦有信其文之足傳也。陳明卿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淸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之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華詠如怒濤旋轉如盤珠鋒剡如太阿淸瑩如秋月　陳明卿

與司馬仲達書

曹植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患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從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

東阿雖才臣而實有將略即此可見一班　余巴仲

辯道論　　　　曹植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耀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昆侖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

龍文

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芳甘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子建辯道論

一篇辯論、全不直說破神仙有無、此別一樣文法、熟讀五子當識此等文字也。鍾伯敬

令禽惡鳥論　　　　曹植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飛吾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還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為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為殘賊、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於當世也、而出入之行亦可易、象鳥之能、不可更者天性

龍文

然也、昔荊人之鳧將梟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子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為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夫蜂蠆者實不觸而放之、為利人也、得惡者莫不棄之、奇為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子建令禽惡鳥論

子建矯矯然筆滌靡之習、無一字湯性。陳明卿

黃初六年令

曹植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師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以何為而不愧。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為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圖欲行家之難，詩云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沅海前過，後應復甚言之傷心。棄來而

洛神賦

曹植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襛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峨峨，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兮，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川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

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採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猗靡兮。翳修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緣悲成憂。緣夢成文。然是叢念文則奇矣。郭明龍

蟬賦　曹植

唯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盛陽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實澹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閑居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螗蜋之勁斧。冀飄翔而遠托兮。毒蜘蛛之網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遥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陰兮。託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獼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餘而不綴。翳輕軀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曾睨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欲翻飛而逾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歎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方于煮豆之吟。情弥切而詞愴。張朱齋

玄暢賦　　曹植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

夫何希世之大人。發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常之濫闕。綴三代以維綱。俛余生之倖祿。遘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望。思蕩寶以繼佩。懋和璞之始鐫。思黃鍾以協律。懋修變之不擇。嗟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希鵬舉以搏天。蹶青雲而奮羽。企騁躍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遑遡之短修。取全貞而保素。弘道德以為宇。築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為國。耕柔順以為田。不媿景而慚魄。信樂天之何欲。逃千載而流榮。超遺

曹子建玄暢　之三　卷壹

魏文

黎。而度俗

魏武家生墻樹。室產靈珠。父子兄弟適值一時。然步文囿之塵以啓發後世者必以陳思為最。張未借

車渠椀賦　　曹植

惟新椀之所生。於涼風之浚湄。采金光之定色。擬朝陽而發輝。豊玄素之暐曄。帶朱榮之葳蕤。縕絲綸以肆采。藻繁布以相追。翩飄颻而浮景。若驚鵠之雙飛。隱神璞於西野。彌百葉而莫希。於時乃有篤厚神后。廣被仁聲。以慕義而重使。獻茲寶於斯庭。命公輸之巧匠。窮妍麗之殊形。華色粲爛。文若點成。鬱蓊雲蒸。蛇蜿龍征。光如激電。彩若浮星。何神怪之巨偉。信一覽而九驚。雖離朱之聰目。內眩燿而失精。何明賢之可悅。超群寶而特章。俟君子之閑燕。酌甘醴於斯觥。既娛情而可貴。故永御而不忘。

與叢宏侍。自是東京體裁。鍾伯敬

曹子建車渠椀賦　六四　卷壹

魏文

酒賦

曹植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涌。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芬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以是飲者並醉。縱橫讙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嚬蹙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魏文 曹子建酒賦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固知陳思無沉湎於醉鄉。斜廷稱

神龜賦

曹植

龜壽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

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虯於東嶽。白虎嘯於西崗。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棲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嗟神龜之奇物。體乾坤之自然。下夷方以則地。上規隆而法天。順陰陽以呼吸。藏景曜於重泉。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回而鶴顧。忽萬載而不恤。周無疆於太素。感白龍之翔翥。卒下受乎豫且。雖見珍於宗廟。羅刲剝之重辜。欲愬怨於上帝。將等愧乎游魚。濯淤泥之遠跡。赴芳蓮以巢居。安玄雲而鄉翰。刃濫翔而飲度。昔嚴周之抗節。援斯靈而託喻。嗟祿運之屯蹇。終遇獲於江濱。歸籠檻以幽處。遭淳美之仁人。晝顧眄以終日。夕抱頸而接晨。遺營炎以瑣趣。命剿絕而不振。天道昧而未分。神明闇而難燭。黃氏沒於空澤。松喬化於扶木。蛇折鱗於平皋。龍脫骨於深谷。亮物類之遷化。壯斷靈之解殼。

魏文 曹子建神龜賦

以陳思之滿憤之藻。半生乖離而遭斥落。毋怪乎其有鬱抑奮也。張宋倩

承露盤銘　曹植

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逕四尺。下盤逕五尺。銅龍遶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上林園。甘露乃降。使臣為頌銘。

銘曰。岧嶤承露。峻極太清。神君踞碣。洪基嶷峙。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竊明若。孰能經營。近歷經度。三光開門。殊俗歸義。祥稿湛昇。鸞鳳翼棲。甘露宵求。神物攸協。高而不傾。奉天載巍。泰紹神髭。圓露發長存。永貴賢聖。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保茲。冥極垂作。德兆永何天秋。

彬彬乎質有其文。鍾伯敬

釋愁文　曹植

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為物。惟怳惟惚。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情爽。其來也難遏。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冤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嘗。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為我蓍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子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為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隳。子生末季。況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為之藥。給子以淡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樸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饌。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翱翔。於是精駭魂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眾愁忽然。不辭而去。

勝讀枚乘養生諸論。余廷評

誥咎文　　曹植

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氣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遇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去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嶽祈肅百神享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飈風扇發嘉卉以萎良木以拔何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搖驚怯攙槍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迴何飛廉顧叱豐隆息颸遏暴元勑華嵩慶雲是興飆文驟豐年遂乃沈陰坱圠甚澤傲傲雨我公田爰暨於秋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豐歲登民無饑饉

芳烈多而光華盛子瞻擬析諸文大致祖是　金廷標

九詠　　曹植

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翠旗驂蒼虬兮翼轂駕陵魚兮驂鯨苗蕭兮蘭席忽憶兮苓牀撫南箕兮簸瓊蕊挹天河兮滌玉觴靈既降兮泊靜默登文階兮坐紫房啜春榮兮荷靡雲幄繞兮容裔野北辰兮安寂帶長虹兮陵厲蘭青御兮王姐陳雅音奏兮文貫羅感漢廣兮黃游女揚激楚兮詠湘娥騃迴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甫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兮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下雨兮難成雲先後悔其靡及莫后王之一悟猶搦鬱而繁覆馳覆車之危路羣乘舟而無檝將何川而能度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貫椒蘭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遊女於水裔探菱花而結詞野蕭條

以極勢壞乎里而無人民望期於必然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illegible]泥不為濁路之飛塵

韞藉興騷之體既暢古虛高朗之風遂開　余廷標

七啓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予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谿，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巖而嬉游。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

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混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迹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艷，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遊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

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傲世，探隱拯沈，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臑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和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

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雕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曜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曜，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

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遊獵，可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二軨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曳文狐，掩狡兔，捎鵷雛，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

綢網密地逼勢脅嗟嗣之張弓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惰乃使北宮東郭之儔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綱縱網罷獠回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節奇拱含葩金墀天窗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瑤房丹陛凌虛俯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觀遊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靜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修嬿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

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凌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閒房華燭爛幄幕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陵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嶽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人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材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illegible]

奏虞獲嘉祥故夫出醴泉而降景星宵而舒曉而翔梧桐而朝陽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尚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寗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覽眾庶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跌宕變幻雖步亞枚作然亦云美麗矣陳明卿

陳孔璋集題辭

何進謀誅宦官召兵四方陳孔璋時為主簿諫言禍害其意智豈讓曹操哉棲身冀州為袁本初草檄詆操心誠輕之奮其怒氣辭若江河及窮窘歸操預管記室移書吳會郎盛稱北方無異劇秦美新文人何嘗惟所用之茂惡爾矛夷懌相酬固恒態也孔璋詩賦非時所推高武軍之賦久乃見許於葛稚川今亦不全他賦絕無空群之名詩則飲馬游

覽諸篇稍見寄託然在建安諸子中篇最完寥子桓兄弟亦少酬贈元瑜傷寡婦仲宣好驢鳴没而繫思不可得也攸所出塵惟章表書記孟德善用人長鼓厲風雲遂捐宿憾然魏武奸雄生死欺人獨孔璋斥其奄醜士衡笑其香履至令垂頭帖耳後世即有善詈者俱不及也

婁東天如張溥題

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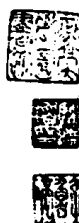
武陵楊鶴魚山　鑒定
豫章劉國珩五湖
古潭張運泰來倩　彙評
余元熹廷翔

陳孔璋集

陳孔璋集

為袁紹上漢帝書　陳琳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城崩者每讀此書謂為信然於今況之
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
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
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
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
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
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

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
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
斯殄此誠臣之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
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
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介
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
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
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情
卓肆毒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
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

亦忠臣效節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
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
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
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
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
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陣
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
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
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
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

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勞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
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
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
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
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
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
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覦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誠
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
起歔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磾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
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

暨獻文鋒挂刃構難茲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哉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毋令愚臣結恨三泉

氣憤激而語發揚咻無退遜華力驅遣處真有補龍蛇綽虎豹之勢大約以力量勝不為絕異所物風調頗似鄒陽淮南　余天錫

為袁紹與公孫瓚書　陳琳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戮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綬以北帶南分割青冀以奉執事豈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慨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開甲兵在南親臨戰陣思於飛矢迸流往刃橫集以至足下之淵徒憐孤子之咎景也故為誓書懇惻與可改悔而足下逸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賁勇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察討禍源免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怨不顧逆順之津匪懲害民騁於余躬遂罷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駭馬電發僕師徒華合機械不義彊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豈有違之符效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蟊賊以焚燒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集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懸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如發霜露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

為曹洪與世子書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奓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蓋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過哉然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絀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

魏文　陳琳為曹洪與世子書　十七

墨矣彼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雎渙者學藻繢之綵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坰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蕺谿知經不識字先鄭治兵嚴警峭拔　郁東方

前有書文帝疑其辭出陳琳故復為此書以自明觀其者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及篆文辭以下云云可見　陳明卿

魏文　陳孔璋為曹洪書　八

刑，殺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緣眥睚，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

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方今漢道陵遲，綱維弛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

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此書為袁本初自序甚高，歷數曹操門第與其罪惡，老瞞殆無容身之地。詞氣雄重，音韻慷慨，佳言疊出，後漢文字自孔明出師表而下，似此殆不多得。老瞞愛其才，不忍加害，有以哉。林次崖

此與昭明文選微有刪定，讀之覺骨力緊密，愈有感勢，乃知去冗是文之一訣。唐荊川

檄呉将校部曲文　陳琳

年月日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将校部曲及孫権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変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愚者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居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懐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権小子未辨菽麦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平叙中有了萬轉捻）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黄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呉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絶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将三十載其間豪傑縦横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悍狼顧争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将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脱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悪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将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将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懐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挙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寛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戸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将校為列侯将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属皆為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挙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巻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将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鋭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横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横海之師直指呉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悪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従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抜将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将加則廬江太守劉勲先挙其郡還歸國

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繆尚開城
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覧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
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
内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
衝討難，芟敵搴旗，静安海内，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
賽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虚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
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讎敵，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
為福者也。若夫説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
桀俱斃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歳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

肥遣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雲雷，難以
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
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
所同讎。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
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
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内；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
儁彦，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户無辜被戮，遺類
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
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
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絶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

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鸋鴂之為巢
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
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
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
立元勲，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
夫繫蟒在足，則猛虎絶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
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
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祿，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
律令。

孔璋筆勢勁達，于書檄有是本色，此檄鋒鋩迅發，議論平妥，覽[illegible]
明核，正得告諭之體。孫月峰

神武賦　陳琳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云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

仲鑒但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赧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縠之懲寇箸瑕絳之皦戎哭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超齊軌乎玉繩東軒轔於雷室騎浮隱乎雲宮暉曜逮乎白日旂旐繼於電光旆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雄維爾乃總輯瓌珍肉遺豫幄環璎帶佩不飾雕琢華璫玉瑤金麟羊琢文貝紫瑛縹碧玄綠鮪綿縝組綢繳皮服意鸇氣雄軍書之有數哉

錄伯敬

陳孔璋神武賦　廿一

王仲宣集

仲宣少有異才遭時流離不就辟詔寄之荊州依劉表登樓作賦意氣甚豪也為荊州作書貽袁譚袁尚言多愷至無救鬩墻及仕魏值子桓子建交怨耦俱無猜善處人骨肉間彊記黙識背讀道邊碑不遺一字觀人圍棋局壞仲宣為之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

王仲宣集　廿三　卷中

用相比較不誤一道舉筆成文無所改定見者詫為宿搆著詩賦論議乘六十篇才具冠絕毋惑乎中郎之倒屣而迎也

錦江趙士諤題

實開翁元益彙輝
跋京黃國琦五湖 鑒之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廷珩 彙評

王仲宣集

魏文

王仲宣粲

為劉荊州與袁譚書　王粲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孫與太公，志同願共，雖楚魏絕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孫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宜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絕為異身。初聞此語，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夫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時而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貴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傲終受有庳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袁顯思兄弟爭國，仲宣為劉荊州遺書苦諫。今讀其文，委曲由喻，章縱橫而終歸于正，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孫未齋

為劉荊州與袁尚書　王粲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亂、戎馬所驚、懼無不克、甚善甚善、河山阻限、徘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鄴公則辛仲治通內外之言、遂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姦宄並作、聞之憮然為增忿怒、校尉劉堅、呂河內、賈寺前後到荊、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敘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翦除災害、勃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當惟義氏是務、不爭雌雄之勢、推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為隸圉、析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迎、火與火相爛、則燋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數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為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耶、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為主、是以豪傑響應、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翕然景附、未有棄之者、仁君兄弟能悔前之失、克已復禮、以從所務、則將皆自以為強德

者自以為寧、誠欲戮力長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則是太公擅將有汙池之禍大、人將小將有戚戚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遺以自存、備尚不可、況失義以自亡、而遠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姜氏危哉、表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今整勒上馬、憤踊鵠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歸無類矣、臨書悵恨、不知所言、

捐嫌大義、開諭勤懇、無一不惡惻動人、讀尚不悟、自取滅亡、宜矣哉、

袁本未幾、亦以廢嫡立庶、禍同一轍、何其哲于為人、而闇于自為也

雍熙致太平論　王槊

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浸虐四族凶族矣帝舜因之而三苗肆衆矣禹因而防為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病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之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illegible]豈僅[illegible]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謂也

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明刑罰以致太平是窺見本源之論　張本庸

安身論　王槊

盛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履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欲者不得濟其欲理之至也

文不滿二百字如玄言王佾王者得之可富國安民君子得之可[illegible]身立命　張秉倫

儒吏論

王粲

士同風於朝農同業於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閑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温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游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袪其所敝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言似本于仲任而簡質精當更足風示來許　余廷輝

爵論一

王粲

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為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為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為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

可與爵人于朝示不私人之義並傳　鍾伯敬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抒寫旅思淒淡而情則悲懷異公

時董卓作亂仲宣避難荊州依劉表因登江陵城樓懷歸而有此作

以述其進退危懼之情其亦樂操土風不忘乎舊者歟余定評

荊州文學記　　王粲

有漢荊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司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於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兢兢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曆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

荊州文學記官志　　衷

天降純嘏有所底授臻於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對衛作守時邁淳德宜其丕祿厥祿伊何同因友祖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君羣戢遂衛誕啓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咸集儒宇郁郁彼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暢休徵時敍品物宜育百穀蕃蕪秉獻祈至寶

鶩波四字

劉孫風教之言簡頌委至不失爲篤附泉源徹地融珠之妙余定評

弔夷齊文　　王粲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洋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為仁。絜已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忿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

觀此兩首陽為拙，抑下為工，蓋非虛語。余延拜

硯銘　　王粲

昔在皇頡，爰初書契，以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以崩沈，墨運翰染，榮辱是若，念
征荒，惟玄是宅。

幽艷似古詩。陳明卿

弱冠與王輔嗣齊名而譚易之
篇不可得見何歟合而衡之公
幹之平視甄夫人以取辠士季
之叛而身族糜覆元瑜之瀟然
先七子而逝同歸於盡一也雖

然年壽有盡文章無窮吾尤引
魏文之言以為是三人慰

上閩范麟于麟書

魏文

武陵楊鶴孤山　鑒定
陳章甫蜀琦五湖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長孺

下荊表

爲章鄉公少康高祖優劣論記

生母張夫人傳

成侯命婦傳

蒲萄賦

菊花賦

吳苗賦

劉阮鍾合集 目次

續文

劉公幹阮元瑜鍾士季合集

諫平原侯植書　　劉楨

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采春華而忘秋實從昔已然于今尤甚毋怪公幹之致慨也公幹書記傳者甚少然清才自不可掩吉光片羽見者莫共重之　張表信

瓜賦 有序　　劉楨

在曹植坐，廚人進瓜，植命為賦，促立成。其辭曰：

布象牙之席，熏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几，酌縹清之樽。三星在隅，溫風[illegible]暮。枕翹於藤，流美遠布。黃花炳曄，潛實獨著。豐細異形，圓方殊務。揚[illegible]發藻，九彩雜糅。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蘭吐芳。藍皮蜜理，素肌丹瓤。乃命圃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浮一藏。析以金刀，四剖三[illegible]。承之以雕盤，冪之以纖絺。甘逾蜜房，冷亞冰[illegible]。

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烏瓜、蛇蹄瓜、魚瓜、羊髓瓜。大如斛，出涼州城。陰平棠李皆賦之。淹博弘暢，吾輩以為後不肯居上。張來倩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辜，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後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

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之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湖雖大，而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垂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勖之而已。

初權見策并江東，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以弟女配策弟匡，為子彰取孫賁女，及策薨，權遂西連蜀漢，結好玄德，故操以書與權。

文質論　阮瑀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苦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奸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文繁則宜以質矯之，此不易之定論也。敦篤抒情，亦可嗣行東西京。

張采評

止欲賦　阮瑀

夫何淑女之佳麗，顏洞燭以流光。曠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情彌悅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託之同穴。懷紆結而不暢，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睇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怳而難遇，思交錯以繽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文生於情。余焉移

箏賦　阮瑀

惟夫箏之奇妙。極五音之幽微。苞群聲以作主。冠衆樂而爲師。稟清和於律呂。籠絲木以成資。身長六尺。應律數也。故能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大興小附。重發輕隨。折而復扶。循覆逆開。浮沉抑揚。升降綺靡。殊聲妙巧。不識其爲。平調足均。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行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曲高和寡。妙伎難工。伯牙能琴。於茲爲朦。皦繹翕純。庶配其蹤。延年新聲。豈此能同。陳惠李文。曷能是逢。

惪工語峭。吾梁簡文之雅容惑國。壯士衛琵。獨雁寒飛。只河水縮。情長響絡。意滿声應。則尤長于點景者也。張求情

紀征賦　阮瑀

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爲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荊之作慝兮。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兮。瞻禹績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兮。經昆崙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兮。遂霧霧而雲蓋。

宏壯　鍾伯敬

移蜀檄　　鍾會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寵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

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為戎首。咨因逼禽。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士季才做風成。移蜀一檄。辭氣醇厚。徵驗甚明。瓦劉彥和謂為壯筆也。孫來甫

孔雀賦　　鍾會

有炎方之偉鳥，感靈和而來儀。稟麗精以挺質，生丹穴之南垂。戴翠毛以表弁，垂綠蕤之森纚。裁脩尾之翹翹，若順風而揚麾。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藻陸離。丹口金輔，玄目素規。或舒翼軒峙，奮迅洪姿。或蹀足躑躅，鳴嘯鬱咿。
[illegible]

應德璉休璉集題辭

德璉集辭書記世所傳者止報龐公一牘耳休璉書最多俱秀絕時表列諸辭令之科陳孟公王景與其人也德璉善賦篇目頗多取方弟書文藻不敵詩雖比肩亦覺百一為長休璉火攻良可畏也魏祖二十二年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子桓輒申痛惜德璉周旋時主年位較遠規

諷曹爽殷勤指諭憂患存焉汝南應氏世濟文雅德璉幸遇子桓時可著書忽化蒿萊美志不遂休璉歷事二主喉舌可舒而世無賞音義存優孟嗟乎命也機雲著聲入洛載協齊名王府原其風流二應爲始低回建章仰逸朝鴈予脩其足傳爾

婁東張溥題

欽文

王猜賦

馳射賦

丙狩賦

魏文

應休璉集

薦和模牋

琛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竊見同郡和模，字應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強仁弘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俊乂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賢英奇彩，用之將賢達進致之良秋也。今夜光之璧，騏驥賈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休璉書牋，俱秀絕時表，列諸辭之科，陳孟公、王景與共人也。張天如

與劉靖牒　　　　應璩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乳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衡。無淹滯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靖。馥子也。沛國相人。歷尚書。出為河南尹。璩為散騎常侍。因與書。　張天如

英聲踔踸。遒藻蝶發。不愧建安諸子。　余廷稱

與滿炳書　　　　應璩

熙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宜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於潜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衆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於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炳前自魯過璩。至明日欲遣書謝。值炳又使人來召璩。璩別事不得往。故為報。炳父寵為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　張天如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天下去後。若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循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之望。潘勖若不能追蹤於高妙。徒鍛翼於紋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況賢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迹。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詩賦餘賢蘇鸞蕭齋龔樂類任出為崗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肝。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故用紀旅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剝髮剪爪。皆似謔浪而既以救旱之懷。融然遠寫。風味最為雋永。

與董仲符書

應璩

夫以應龍蒞祭之舉而佃皇天無已之雨。室宇漸而作漏。堂館浴而為淵。薪芻既盡。樵蘇亦傾。鼎鐺鬱撤。機儉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戚。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其心繁。昔在旦夕。而欲東希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封食之祿。誠恐將為牛蹄中魚。李斯氏之肆矣。

寫得景況蕭條。才人就貧論事。筆致遒上如此。 張天如

與董仲連書

應璩

發鏡驚踴。告求明詩。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饑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厮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家識於恤護。入見謫於嬪怨。使邑憤不如屢世之為樂也。

困迫于門前。而能結念千古。休璉胸中何嘗不海闊天空也。 張來[illegible]

與尚書諸郎書　應璩

夫秋節涼和，霧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蜇立之室，無甸朔之脊。涿漉浸於北堂，隟漏霑於衣服。蓁蓁單渇，檐石傾罄，中饋告乏。後若與興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感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千，亦斯固也。夫否泰潛升，蓋由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積，豈久沈滯於下職，契闊於貧賤哉。

以瑰綺之筆發抒感慨，故其文辭悲壯沈宕，自不同于小家。余芙舞

報龐惠恭書　應瑒

夫蕭艾之歎，發於詩宿；子衿之思，起於嗣清。況實三秩，能不付懷。雖萱草鈇斷，皋蘇在側，悵憤不遲，秖以增壽。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人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閈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纊，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為刺也。植鴛羽於苑丘，駁騏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窮寃，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以發命於知友者也。

書詞未免有期望怨恨之意，而秀雅之致固自不乏。

愍驥賦　應瑒

慜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姿而周遊兮。顧遼跡而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叩纓緣之紛拏。牽繁轡而增制兮。心慉結而鬱紆。涉遐遠而方舉兮。迎輿僕之我拘。抱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蹄履於西土兮。望伯氏於東隅。獨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轂乎天衢。瞻前軌而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邁遠而忘劬。哀二哲之殊世兮。時不遘乎良逢。制銜轡於常御兮。安獲騁於遐道。

發壯悲憤。想德璉竭管時。未免嗟嘆擊碎。余延祥

靈河賦　應瑒

咨靈川之遐源兮。于崑崙之神丘。凌增城之陰隅兮。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浮。蹶龍黃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涉津洛之阪泉。播九道之中州。紛鴻涌而騰騖兮。恆曀曀而徂征。肇乘高而迅逝兮。陽侯沛而震驚。有漢中葉兮。金隄隤而不艶。子慎興爵築而親務兮。葦萃后而來營。下洪園之豐藤。今桉璧玉而沈星。若夫長杉峻檟。茂栝芬橿。扶疏灌列。映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隨其所觸。悠然若會。半幅之中。亦見文瀾。陳明卿

尚書郎散騎侍郎所著誌書大及万

瀏人物志其一也

魏夢韓何記

魏人

武陵楊鶴樂山鑒定

古源張運泰來倩　　豫章黃岡琦五湖

余元熹延祥　彙評

人物志

九徵

體別

流業

材理

材能

利害

接識

英雄

八觀

七繆

效難

釋爭

人物志

九徵　劉邵

蓋人物之本。出於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實。各有所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矣。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故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

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蹌蹌。德容之動。顒顒卬卬。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夫聲暢乎氣。則實存貌色。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愨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彊。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五常既備。包以澹味。五質內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容。緩急之狀在於言。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恆之人也。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槩也。

[illegible]觀八陣圖說究風異變現出沒。文之經奇亦

極有律者[illegible]

以五行配于五常。以五常施于五質。從此聲容氣色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塗[illegible]

之。蓋知其源則派自別也　葉大莊

體別　　劉邵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鹼。淡而不醴。質而不縵。文而不繢。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為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強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扃。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沈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恇。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於為義。而以勇為狎。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強其專。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泛濫。而以楷為繫。遂其流。是故可與泛序。難與立約。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砭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

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撰列十二流業而差等出之先立三材次分八業知術級而下徐業嚴飭後提出主德復以十一材平叙可謂盡分合之法者矣其辭則古人不無少失倫品然此之古今人表似為勝之業大

理

劉邵

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理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

各有得失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沈之人不能沈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彊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懦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

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以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掎蹠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眾人之所惑也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恢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

人物志卷中　廿

善攻強者下其盛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強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以為難諭則忿構矣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故善難者徵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已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怒構矣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必也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目矣是故聰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眾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包眾理不以尚人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方其勝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人物志卷中　廿一

此篇中分八段前後照徹兵一大作手其意以理品多端人材異數而通人能以道行之則偏材泉流皆為我用此經世理物之要道也

余廷釋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為此非名也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己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有消息辨別之能有德教師人之能有行事使人

譴讓之能有司察糾摘之能有權奇之能有威猛之能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立法之能法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公正之政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為國則諧合之政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為國則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長於辦一官而短於為一國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治小則迂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以之治易則無易策術之政宜於治難以之治平則無奇矯抗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諧和之政宜於治新以之治舊則虛公刻之政宜於糾姦以之治邊則失眾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眾材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此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罰為能所能不同故能君眾材也

此下以一味協五味君上以無味和五味即所謂統詳執要之說也

可代無材貴乎君衆材者任之得宜耳 陳家參

接識

劉邵

夫人初甚難知而士無眾寡皆自以為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為可知也觀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是故能識同體之善而或失異量之美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眾材也能識性行之常而或疑法術之詭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而不貴變化之術術謀之人以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略之奇而不識遵法之良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能識方略之規而不知制度之原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諝之權而不貴法教之常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而不通道德之化臧否之人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而不暢倜儻之異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惠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取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眾材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為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異則相返反則相非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為見美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抗為高談則以為不遜遜讓不盡則以為淺陋言稱一善則以為不博歷發眾奇則以為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為分美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己博以異雜則以為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此偏材之常失

人物志

廿七

輕重疎密最得體宜所以辭章華茂仍自有雲漢捲舒之妙　朱孕湖

劉邵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互相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以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能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

英雄二字兄混數百年得孔才剖白之令我英心雄氣皆然長起 東倩

膽智兼備乃能建功策業然則英雄正未可輕許于人也 余廷稱

聰明而所造可料可知也

前七觀字字入情後來但其聰明一段又何其入理也蓋情處皆入人心爲說理亦能入理宋與城陳宗珍

竟作八大段則無餘論益做韓非八姦之体而作者韓以骨力勝劉以辭氣勝也余延稱

七繆

劉邵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惑，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誤，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意轉而化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不暢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可為正也；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未必信是也。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每所在肩稱，上等援之，下等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偏下失上，則其進不傑。故誠能三周，[illegible]利，此正直之交也。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若有奇異之材，則非眾所見。而耳所聽采，以多為信，是繇於察譽者也。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苟不明質，或疏善善非。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善人雖善，猶有所乏，以其所乏，不明己長，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怨志其善。是惑於愛惡者也。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眾人

大氐與八觀篇相等而言人才之難識此嘆俗儒之不明以難識之才挾不明之俗人物妙理何從而出哉劉子此論切感慨係之矣大抒躬矜性奮學理事此篇盡之矣 俗延批

效難 劉劭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動作或揆其終始或揆其儗象或推其細微或恐其過誤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八者遊雜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深明沉漠則以為空虛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為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是以良材識眞萬不一遇也須識眞在位識百不一有也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

阮嗣宗

阮步兵處魏晉之交身仕亂國文多隱避白眼晲俗非苟祿之子雲孤嘯離羣耻獻言之谷永辭婚之醉械嘿以自

容遠害之畾矜肆而甘寐究其脫略禮法若取說于當時稽其詞命玄幽實不撓乎物論其心憤故其行危其道忠故其旨遠縱酒酣昏遺落世事

知非步兵之得已也以睽遇匪其時而不免于謗難用違其義而終殞于結纓何啻逕庭乎哉

考亭張武烈書

雲間翁元益象韓 豫章黃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 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廷鍚 彙評

樂論

阮籍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為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弦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為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群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圜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慧擾物，化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始之教謂之風，習而行之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焚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歌之

者亦成聞之者歎息對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歎相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已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匱室家之禮廢耕農之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意愈異患生而慮不同故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自上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王之德俯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

心氣和洽則風俗齊一聖人之為進退頫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

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衰持之以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哀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張放淳于長驕縱過度丙彊景武富溢于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旌旗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鞞鼓琴瑟歌舞樂之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

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歎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縣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捐無常則雅聲並非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述奇音景王鑄大鐘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憫懣思聞不得逞靡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故猗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則人後有縱欲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大凌之歌憎北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也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

達莊論

阮籍

伊單閼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往遵乎赤水之上、來登乎隱坌之丘、臨乎曲轅之道、顧乎泱漭之州、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悵然而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平晝閑居、隱几而彈琴。於是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啟所常疑。乃闚鑒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步、膴膴然視、投跡蹈階、趨而翔至、差肩而坐、恭袖而檢、猶豫相臨、莫肯先占。有一人是其中雄桀也、乃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乎吾儒之迹、被褒衣、冠飛翮、垂曲裾、揚雙鶡、有日矣、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細人承之、願聞至教、以發其蒙。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激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眄、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閬峰之上者、資端冕、服驊騮、至乎昆侖之下、沒而不反。端冕者常服之飾、驊騮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矜夸殊觀、而上遺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鍾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崔巍之高、杜衍謾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端、而後以乎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積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大、泰山為小、故以死生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談也。凡耳目之官、名分之施、處官不易司、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裂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讎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目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聽、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故疾疢萌則生意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和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

大人先生傳　阮籍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山故世或謂之閒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為一步以千歲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為家運去勢隤魁然獨存自以為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與世同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務也先生以為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著帷故終不以為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大人先生書曰天下之貴莫貴於

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冰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孔之遺訓歎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上牧養百姓退營私家育長妻子卜吉宅慮乃億祉遠禍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吾恐世之歎先生而非之也行為世所笑身無由自達則可謂恥辱矣身處困苦之地而行為世俗之所笑吾為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

逌然而歎假雲霓而應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將為汝言之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壞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羣氣爭存萬物死慮支體不從身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絕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金玉萬億祗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蝨之處於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饑則嚙人自以為無窮食也

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死於褌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為遠禍近福堅無窮已亦觀夫陽烏遊於塵外而鷦鷯戲於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為若君子聞於予乎且近者夏喪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為墟豐鎬成丘至人未莫顧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已有汝之茅土將誰與久是以至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為正陰陽為期豈吝情乎世繫累於一時乘東[illegible]窩西風與陰守雌據陽為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竝生大者恬其性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為夭存不為壽福無所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者

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眡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貪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奏除故循滯而不振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深無所歸則死敗無所仇奇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改視耳目不相易改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敗之禍此非汝君子之為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自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今吾乃飄颻於天地之外與造化為友朝湌湯谷夕飲西海將變化遷易與道周始此之於萬物豈不厚哉故不通於自然者不足以言道闇於昭昭者不足與達明子之謂也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異之忼慨者高之其不知其體不見其情猜耳其虛偽之名莫識其真弗達其情雖異而高之與嚮之非怪者蔑知也至人者不知乃貴不見乃神神貴之道存乎內而萬物運於外故天下終而不知其用也逌乎有宋扶搖之野有隱士焉見之而喜自以

為均志同行也曰善哉吾得之見而舒憤也上古質樸淳厚之道已廢而末枝遺華並興豺虎貪虐群物無辜以害為利殞性亡軀吾不忍見也故去而處茲人不可與為儔不若與木石為鄰安期逃乎蓬山用李潛乎丹水鮑焦立以枯槁萊維上而逌死亦由茲夫吾將抗志顯高遂終於斯禽生而獸死埋形而遺骨不復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齊顔與夫子同之於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塵傾雪蓋以蔽明倚瑤廂而徘徊總衆轡而安行顧而謂之曰泰初真人唯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為門微道德以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物而處所觀則寧不以物為累所逌則成彷徉足以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為客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也若夫惡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逌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蕩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吾泉而行迴乎逌而遊覽焉見薪於阜者歎曰汝將焉以是終乎哉薪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其哀盛衰變化常不于茲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刖足以擒龐睢折脅而乃休百里困而相嬴牙既老而弼周

頸項於鯯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攀曲之復舒遨遊以觀奇兮彼上勝其馬如紛曉曖以亂錯兮漫浩瀁而未靜理郁繆而改據兮排湍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既龜以觀省眺遊輿之所徹兮實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聞兮將一往而九反傾杲日之初闕兮絕曲陵而降吾時衆落之飄颻兮誠枯瘁之必從釋遊逐之閼度兮待純約之常翠與長城之閑旅兮諦純一之遺禁被風雨之沛霈兮安戢軒翥而遊翥爲循倘之眷貞兮泰恬淡而永世豈瀰畜以爲賦兮將易貌乎殊方乃揮高以登樓兮永欣欣而樂康

清遙古雅有楚騷之遺則凡賦中仍昔鋪張蕪蔓蹇澀詰詘嗇沈濯畫去 鍾伯敬

元父賦 阮籍

吾嘗遊元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記之言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地先代之幽墟者也故其城郭卑小局促危臨不遥其土田則汙除漸淤泥溼繁澇方池遏𦨻兮容水滂沈樸萊惟產兮不食賈多地下沉陰兮受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嚻㥦稅下愚難化其匪域壅絕斷塞分迫嶷淵終始同貫本末佃牽疇昔託今曠世歷年鉅野澼其後窮濟靈其前咖滄不暢坼濁實豫不肯塞聚屋空無野放其民放散肴亂叢買澤居北跡桑庭齊志家獺是以其原壞不辟樹藝希蹤荒萃彌阜蚊畜慘層也於其遠陰則右全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崤嗟萋類不蠢熊庶是生故人民被嗟嘈嚻會雜雜文獸情爾之近阻則鳴鳩群其前曲城發其後隰梟群翔紛俚萬口故其人民狼風豺氣甜雀無孚南望森中東瞻孟嘗裘界薛邑境遠山陽商旅行分蔑漁所藏北睎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逃遁逕故其人民側隰幽僻陰蔽不公懷私抱詐興愿是從禮義不設淳化匪同光曾遺言有昭有騁如何君子棲遲斯邪

衣兵豪族宜其隨處寄散乃亦有不樂之境殊可許識 余英縣

嵇中散 原序

嵇子叔夜形寓寰閒神棲皇古恥爵組之競馳卑天位之竊履觀其緒餘足驗遐軌奈何性烈才儁登戒弗思意遠防疎秀規莫省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鍛致鍾會之見譖而廣陵妙響絕於東市寃惜哉然其佳篇遺世今遴匪合高士芳規流輝

簡冊苟欲攷竹林之秀躅攀柳阿之清蹤劉璧於斯有同把臂云耳

竹隱余履泰題

魏文

武陵楊鶴無山
豫章黄國琦五湖 鑒定

古潭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廷讓 彙評

嵇中散集

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不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

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中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

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率意所成不加藻飾正類緒叔夜筆意余近稱

與呂長悌絕交書　嵇康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乃阿都去年向我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包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雖是峻拒之意、不失和平之旨、名士風流、進進如此、余廷釋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以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

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情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眈（為言色貪俗人說法）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

觀大

嵇中散養生論

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攻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

偏恃一事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識論古言侵析毫釐永其局致尤為綢繆　周王禧

不勒丹方氣訣餘沫特以解悟為文清通暢適　陳明卿

答難養生論

嵇康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為得生雖有厚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為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為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為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為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為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為天下而尊君位不為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為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

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吾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其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闇室者何必顧眾而動以毀譽為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貪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為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遌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為食蠶而為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為贅瘤資財為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貪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勌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

毋同情嗜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粺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

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

之以和使智止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

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

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

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

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

酣飲與大爵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

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

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

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

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賖相奪識見異情也

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

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

其身雖愚夫不為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

世人以身徇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賖而罔之耶智

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賖之理同故備遠如近

慎微如著獨行眾妙之門終始絲廣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

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能然

眞養乎索黔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盡

不養生將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

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

聖人有損己為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

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

奪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準的於天下又勤誨

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

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

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為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

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

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

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逾

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

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

伐之者眾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

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生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

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

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

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閼也並而存之惟賢志其大不肯志其小

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蓋

而不識此義玩所先習性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

黄芡之類雖非上藥猶[illegible]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為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效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逾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為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效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為珍養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杖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為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

也若以充性為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雁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菊苽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蘂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眾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為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

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識髓髮涓子以术精久延偓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務光以蒲韭長耳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蔂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為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蟪蛄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饑仲都冬倮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為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為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為鞭策欲罷不能馳驟於

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慍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為供養謂長生為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為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為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惟水之是見酌者惟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為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

前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為臭腐曩之所賤不為奇美假令廝養暴登
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
易哉又飢餐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
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於越土中國遺而惡之黼黻貴
於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
和為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為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
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睹至樂之情甘減年殘
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
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
故以榮華為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

經文

嵇中散答難養生論

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
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
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
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為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
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
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
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
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
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
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蕩

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
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齒齔
永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
無於短期矣或瓊糇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於
幽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卻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
而為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
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
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
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發古今人未有之秘義有含遺彌往棄智遺身朝發太華夕宿神州

駕大

嵇中散答難養生論　十五

之概快絕奇絕余延年

叔夜此論絕佳作讀頗纏綿難曉然徵文考音有裨于修真養生匪
不得以常等相視也 張來儀

聲無哀樂論

嵇康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為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

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令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

每為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蠡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夫殊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

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者則聲為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為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為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為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

訖混爐然後立許哉斯皆神妙獨見和德聞識因而已綜其言此矣是以前史以為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為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為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於疑似也以為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奏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為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絶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

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躓矣若聲音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為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為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為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而哀樂由聲更為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豈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

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為主而醉者以喜怒為用其見歡戚為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為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蒙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為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

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為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為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各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熏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蹙笮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

衆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為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婁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為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為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

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象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為心與人同異於獸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為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為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為難也若謂知者為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為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知馬也此為心

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為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為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

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為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為以甲聲為度以校乙之音也夫聲之為音猶形之為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為聲何異於籟籥納氣

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
也。心能辯理善談。而不能令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
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為
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
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
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
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
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
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
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眾。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
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象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眾變於人情。得無
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
情隨之變。此情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變眾而節數
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鐘鼓駭心。故聞鼓鼙之
音。思將帥之士。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閑遼而
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
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
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眾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
役於眾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
以躁靜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道。著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以躁靜耳。夫

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
於美。曲變雖眾。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
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
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
主於內。不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
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
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
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慼並
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
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群理。總發
眾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
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慼。綴虛名
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
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
而發。內慼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
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
情俱見。則何須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
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慼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
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慼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
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

非除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高堂而歡戚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為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几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戚並用欲通此情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戚不戚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傷笑是歡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為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

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于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戚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怡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感之具也此為樂之應聲以自得為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為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變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

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聞鄭雅之體隆弊所[illegible]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性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

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為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為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為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

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大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太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芍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媱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以無碍辯才。發聲律妙理。迴旋開合。層折不窮。如游武夷三十六峯。愈轉愈妙。使人樂而忘倦。余廷賢

釋私論　嵇康

大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吉議清通。鍾伯敬

幽致沖妙。雖本以情。其叔夜諸篇之翹歟。余廷稱

難自然好學論

嵇康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樸未虧（[illegible]）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源也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

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偽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為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睹蒸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駕以講誨為哺乳由其途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睹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為貴執書擿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今若以歷堂為丙舍以諷誦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睹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撫莊荀之遺旨而引新獨知亦復曠然出滯之外　陳明卿

管蔡論

嵇康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

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事流，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古今之明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佑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為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將釋然而大解也。

叔論有稱于世，論世知人，此為不悅（張本作俗）。後來歐蘇諸論，實此公為之開先。余延釋

家誡

嵇康

人無志非人也〇但君子用心〇所欲準行〇自當量其善者〇必擬議而後動〇若志之所之〇則口與心誓〇守死無二〇恥躬不逮〇期於必濟〇若心疲體解〇或牽於外物〇或累於內欲〇不堪近患〇不忍小情〇則議於去就〇議於去就〇則二心交爭〇二心交爭〇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〇或有中道而廢〇或有不成一簣而敗之〇以之守則不固〇以之攻則怯弱〇與之誓則多違〇與之謀則善泄〇臨樂則肆情〇處逸則極意〇故雖繁華熠燿〇無結秀之勳〇終年之勤〇無一旦之功〇斯君子所以歎息也〇若夫申胥之長吟〇夷齊之全潔〇展季之執信〇蘇武之守節〇可謂固矣〇故以無心守之〇安而體之〇若自然也〇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〇所居長吏〇但宜敬之而已矣〇不當極親密〇不宜數往〇往當有時〇其衆人〇又不當宿留〇所以然者〇長吏喜問外事〇或時發舉〇則怨或者謂人所說〇無以自免也〇若行寡言〇慎備自守〇則怨責之路解矣〇其立身當清遠〇若有煩辱〇欲人之盡命〇託人之請求〇當謙辭遜謝〇其素不豫此輩事〇當相亮耳〇若有怨急〇心所不忍〇可外違拒〇密為濟之〇所以然者〇上遠宜適之幾〇中絕常人淫輩之求〇下全束脩無玷之稱〇此又秉志之一隅也〇凡行事先自審其可〇不差於宜〇宜行此事〇而人欲易之〇當說宜易之理〇若使彼語殊佳者〇勿羞折遂非也〇若其理不足〇而更以情求來守人〇雖復云云〇當堅執所守〇此又秉志之一隅也〇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〇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〇便見義而作〇若人從我〇欲有所求〇先自思省〇若有所損廢多〇於今日所濟之義少〇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〇雖復守辱不已〇猶當絕之〇然大率人之告求〇皆彼無我有〇故來求我〇此為與之多也〇自不如此〇而為輕竭〇不忍面言〇強副小情〇未為有志也〇夫言語〇君子之機〇機動物應〇則是非之形著矣〇故不可不慎〇若於意不善了〇而本意欲言〇則當懼有不了之失〇且權忍之〇後視向不言此事〇無他不可〇則向言或有不可〇然則能不言〇全得其可矣〇且俗人傳吉遲〇傳凶疾〇又好議人之過闕〇此常人之議也〇坐言所言〇自非高議〇但是動靜消息〇小小異同〇但當高視〇不足和答也〇非義不言〇詳靜敬道〇豈非寡悔之謂〇人有相與變爭〇未知得失所在〇慎勿預也〇且默以觀之〇其是非行自可見〇或有小是不足是〇小非不足非〇至竟可不言以待之〇就有人問者〇猶當辭以不解〇近論議亦然〇若會酒坐〇見人爭語〇其形勢似欲轉盛〇便當亟舍去之〇此將鬪之兆也〇坐視必見曲直〇儻不能不有言〇有言必是在一人〇其不是者〇方自謂為直〇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〇便怨惡之情生矣〇或便獲悖辱之言〇正坐視之〇大見是非而爭不了〇則仁而無武〇於義無可〇當遠之也〇然大都爭訟者〇小人耳〇正復有是非〇共濟汗漫〇雖勝〇可足稱哉〇就不得遠〇取醉為佳〇若意中偶有所諱〇而彼必欲知者〇若守大不已〇或劫以鄙情〇不可憚此小輩〇而為所撓〇引以盡其言〇今正堅語〇不知不識〇方為有志耳〇自非知舊鄰比〇庶幾已下〇欲請呼者〇當辭以他故〇勿往也〇外榮華則少欲〇自非至急〇終無求欲〇上美也〇不須作小小卑恭〇當大謙裕〇不須作小小廉恥〇當全大讓〇若臨朝讓官〇臨義讓生〇若孔文舉求代兄死〇此忠臣烈士之節〇凡人自有公私〇慎勿強知人知〇彼

知我知之則有恩於我今密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
含怒勿使恩人也或時退與我共說若共言耶陰則當正色以道
義正之何若君子不容為陣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
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為慎見之而走若何哉戒
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
者而來戲調嗤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求矜
醜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
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
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若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
而作鬻貴微欲施而求報其循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

嵇康家誡

必大傷志處又慎不須離擾強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已輙當為
持之勿請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趣母嫁女勸之曰愼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將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
為況惡乎以此知歷世之難矣薛道衡之造語精微嵇中散之行是
喻製此則何罪而見殺時非以為妙耶觀此揣摩絕工又不徒稱難
湊牧者讀之能不爽然 陳明卿

廿八

琴賦序　嵇康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為之賦

流連瀟灑嘯歌琴緒非達士風流安能領茲況耶 鍾伯敬

氣冷絃調心閑手敏八字便可悟琴道之妙所謂以無累之神合

嵇康琴賦序

卅九

通之艷也 余延祥

迆藹紛紐哉以深茂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玩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或劫掎以慷慨或怨嫭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瑰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譻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層崖紛文斐尾慊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批擽捋縹繚潎冽輕行浮彈明嫿睽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綿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眾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眾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亂

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眾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眾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

嵇生病懶妙體琴德稱情爲狀筆無留響　陳石公

極狀琴德便覺他詎自不能擬自叔夜賦琴後惟韓退之蘇子瞻曲盡琴中之妙　余廷稱

荀公曾集敘

荀氏之在東漢顯人不勝指屈公曾博學負才達於從政先仕魏後仕晉跡其條陳區畫往往有似名臣也者使牛鐸以諧樂辨故車脚之炊飯逆鍾會之未必見得思義頗識可云什伯於人諸若用刑勿憑喜怒仗正義以伐違貳位不可以巧趨得釁不可以朋黨求樹私則必背公之言咸簡直而切當非恒情所能幾又若代與孫皓之書省吏之議遣王公之國對荅問三公等篇其詞旨敏達誦之可概高才惟是擁立賈后保護惠帝至於覆邦鍾太傅所稱當及曾祖君子於是乎有遺憾焉

考亭朱徹爕題

䰟文

武陵楊鶴無山　鑒定
豫章黄國琦五湖

古潭張運泰來倩
余元熹延秘　彙評

荀公曾集

荀公曾集

條牒問列和諧律意狀奏　荀勗

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為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顯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刑古昔以求厥衷合乎經理於制為詳若可施行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

勗又問和作笛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為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令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易濁皆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者曰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按太樂四尺一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

笛長二尺六十有所不得長五尺餘承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次七律一孔一捉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為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和為能盡名其宮商角徵羽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按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按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十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聲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為正是為笛猶鐘磬宜以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惟取竹之鳴者為無法制輒令部郎劉秀鄧昊王艷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元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鐘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名雖漢魏用之俗

而惡郎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名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鐘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鐘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然則取其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為雅

初勖于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縣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可見樂有師授未可以私智測識也

徐問和表並笛勞妙窮制度之微宜乎樂家之論盡稱為儒宗

議建王公之國對　　荀勗

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疏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怨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

不為橫破之言經術絕世無所不可　叢來倩

時秉此議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恋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所削陋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帝以勗言為允多從其意　叢天如

議省州郡文法對　　荀勗

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聖治臣之未達者皆張釋之諫漢文謂欲閭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雖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太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恐更耗擾宜聞臣竊謂不可

公曾有可用之才然詳觀大體是實有見地處　叢來倩

省吏職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併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伺息浮華者懲矣。重敘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然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謬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罰，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勤廢，居位者而孜孜不急本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卑賤，而守不假寵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言，大改忍為捐以容之，簡文案，畧細苛，命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霆，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疑，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好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但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眾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孫詳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倘有駁者，或致壅否。凡業所臨，傾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

荀勗 晉書

設官分職，緊簡之數，亦各有宜。然事順官曠，叢脞之弊遂滋。此識列省事之善，可謂詳明得體。陸嘉鵲

為文王與孫皓書　節錄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衰勤民之令以爭疆於天下違理顛之至理則亡皆帝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悼因窮兵用悴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籍吞敵之勢宜遂回旌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皆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告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於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此景帝為相國時與晧書從容爽雅絶無覇習孫楚為石苞與晧書張禾繽紛然風度不及此篇遠矣　余廷評

時遣吳壽春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晧遣使賚書方發值晧吳並
令當時文士作書紹用前所作晧既報命和親昭謂前曰君前作書
使吳思順雖十萬之衆也　焉天如

韓詩外傳敘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
定惟載道若可貴也外此藐焉
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
列不可尚已至孔孟繼六經而

作其文廣大淵如中間無所不該
詩書中之要語而權衡之闡幽
微顯以書其蘊於道德比出矣
去何韓嬰者乎漢季文之世遠
秦火絕學之餘廼能衍詩作傳

令意命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訓
詁言前旨遠者悉殫力極致上
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
書其意文若嚴整簡古而屬之範
俗皆順於道寔於聖門家法豈

漢之人物之所透孫彩然甚在
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
二詩並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
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已又
因以慨嘆天下之遺書於無窮

也嗟乎韩生不見於經傳叙世鮮閱今薛子汝脩篤學嗜詩廼於先曾大父亥门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録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亦可嘉也乎濟南

陳明撰

韓詩外傳目録

韓詩外傳目錄終

韓詩外傳卷之一

漢燕人韓嬰著
明竟陵鍾惺評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敵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

死何為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脩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安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

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illegible]不與焉、夫

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

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者、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

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荊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為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為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古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

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綃不見士之視者衆不見士之泝泱者衆之日宮女緣經而從者十人坎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朞年臏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毀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亂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

也死君[illegible]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形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

德究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德為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謙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眾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念忿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謙仁者也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枝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廉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造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濡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與智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刻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磏者德不厚

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達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卷一終

韓詩外傳卷之二

漢燕人韓嬰著
明竟陵鍾惺評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尅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若子其勉之矣吾軍

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以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己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驏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萬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

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理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閟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侍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

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矣欲王之多見則誤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瑳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

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起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脩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豈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

亦賢乎詩曰嘅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賢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廄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杼弒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退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射者命有行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

濡洵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

謂也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為人父者則願以為子為人子者則願以為父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為人臣者則願以為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

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蕩蕩乎其義不可大也

乎其廣不可制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大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兮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

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子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亡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長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詩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爰得其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

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

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

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狗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鬭。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宜人。為人君者。詩曰。顒如邇

賴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摽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繇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月，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為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為人，義動而為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卷二終

韓詩外傳卷之三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竟陵鍾惺閱

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盩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眾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貴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政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

樹也湯問何謂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柰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群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以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群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

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修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疏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辭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之翟璜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為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皆

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以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璜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王法以齊官平正以齊政然後節奏於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刑於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過望睢漳江河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

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痿蹶逆脹滿支膈肓煩喘痺風此之謂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使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群臣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

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
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况人主
乎
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瘂跛眇尫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
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
除疾之道無它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
餘民也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
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
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楯折為三者軍當分為
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
其人者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
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
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
乃修武勒兵於寧更名邢丘曰懷寧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

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
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既反商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
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
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
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衅
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
騶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
然後知以敬坐三老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所以教
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王不亦宜乎詩曰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信伐紂而殷亡武乎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
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
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
日就月將
劒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
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
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繇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
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
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
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
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
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
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

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
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
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
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
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
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
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基自羊求牛以小

成大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
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
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
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
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生各得其所而
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通
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
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

餓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尸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
養時晦

能治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為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
適乎氣勞逸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
慮得喜怒時起居而游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
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
故不為也是以冬不救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
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不沉於酒不貪於色
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故用亞

辟則是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遊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通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則蛇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以明於魚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

故刑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以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繇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

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舜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
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
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為君舜為臣亦如此而
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為人臣之大體也

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
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
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
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
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

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
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
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
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
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
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
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
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
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
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
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
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
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
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
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

我不與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之咎犯言之
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
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恭我以禮
防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為非者吾以為次勇猛強武氣勢自
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為次
然勞苦之士次之詩曰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
恤百姓將何錫之哉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
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

門庭之閒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疑也夫五帝之中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言古今一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

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七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

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誡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

濊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其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
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
愼於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
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
日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夫負
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
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

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
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
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
其當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為貴也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
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
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
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
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
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
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
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
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群來無有流滯以相通移
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閑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
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

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
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
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
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
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
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可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
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
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
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詐堯如以指撓沸以

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潛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愼爾言矣謂爾不信

賢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飢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蚕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之四

漢燕人韓嬰著
明竟陵鍾惺閱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

其革之。立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而怒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慤而又多知，譬之豺狼與，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齊桓公獨為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者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愛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

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它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厲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曰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為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即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逆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獵驅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公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繇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繇之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繇其道則行不繇其道則廢若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鉅鉈慘若蜂蠆輕利剽疾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為三四者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則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它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竭蹶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謁夫照臨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竦此婦道也偏立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理昔者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

而不罕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
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
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
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諍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
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
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
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
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智之極也夫是謂
先王審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

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
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
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
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
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
百畝廣百步長一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
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
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
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
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
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
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多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
溺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
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
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
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
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
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之人道也哉雖聖人弗
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
致人人亦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
不如是之公惟便辟已之用是豈不爾過矣故有社稷莫不

欲安俄則危矣蓋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詐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為親邪即異族之人也以為故邪即未嘗相識也以為姣好耶即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為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也其所愛之謂也

問者不告告者不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繇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

則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從故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壹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奥窔之間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六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争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詩云

韓詩外傳　卷四　九

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小心即畏義而節知即明達而類愚即端愨而法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違達即寧而容窮即納而詳小人大心即慢而暴小心即淫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即毒賊而亂喜則輕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體之序與飾歟即飾言語之暴與變渙不殊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傳曰變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為法故其言可以為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為民法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為世子子孫孫道而不舍由之即治失之即亂由之即生失之即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混於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籍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

韓詩外傳　卷四　十

尊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為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使請孫子孫子因偽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此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立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

於廟徇笞而殺之夫鷹雖瘫腫痾疵上比遠世未至鮫頭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觔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南苗異狩之鄉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侈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齕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日日多者出入不遠矣夫乃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彼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歡之本彼誠感神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主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為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

公唯唯。退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周公以不言之謀，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四終

韓詩外傳卷之五

漢燕人韓嬰著
明竟陵鍾惺評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儀，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

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
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
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
死何為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
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
死不可得也民弗為用弗為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
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
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閑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

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疆固安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
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
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
莫之為也而是子獨為之也抑為之者窮而是子獨為之而無
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得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
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
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
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
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

故知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
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
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
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
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漏
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之國
不能與之爭勝矣棰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徵

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
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
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
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解果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其
衣冠言行為已同于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
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
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
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
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

猷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
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
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
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
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
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
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
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

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
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徵
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
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
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
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也
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文王乎師襄趨
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
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
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
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為主勞民力
寬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群下不信百姓疾怨
故天下叛而願為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為匹夫不可得
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
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

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
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
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
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
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
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
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

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
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
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
比及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
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
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
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
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
之樂沼沚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
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
板下民卒癉

儒者儒也儒之為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
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
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
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
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
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
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取謀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躧舄視不出閫莽
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眾視之明也獨
聽不若與眾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眾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
臣輻湊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

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
禮義棄書詩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為苟妄以貪利為俗以告獵
為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遇
奪相攘為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
樂之風是以嚚頑無禮而肅敬日損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為佞
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
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
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
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

義節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
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
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遇
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
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為輔弼者
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
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

亡之主以隸為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
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
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
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
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
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
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欲行而求逮於前人鄙
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

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
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
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
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
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夫此之謂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待之譬稱
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
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
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
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如是
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
然聖人將育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私於晦也

天下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天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之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說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津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被癃篤，視不必聞，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為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

故人尊之善辨治人者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藩
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
生之謂之王亡之謂之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
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
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辨治之也決德不定
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為三公以之為諸侯次則為大夫是以
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
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長
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

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
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
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illegible]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
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
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
得中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
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
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
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韓詩外傳卷之六

漢燕人韓　嬰著

明竟陵鍾　惺評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

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此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illegible]司六之事使如

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脩己。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可為千古見政之法）

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告于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

然不相害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
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
飾辭以相惇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
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
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可同覩也
夫惡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為君子也故君子
不為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
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賢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

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
雖知必讓然後為知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
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
脩告導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
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
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
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
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言行無不可以

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
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
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
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
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

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
臣問曰王何為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
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
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子威服諸侯
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
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
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
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
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為昭以其積

生者也晉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趺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

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田常弒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它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它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寧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

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凋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調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

不足悼也族姓不足稱也宗廟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
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
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
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
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
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一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

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
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耶何如乃有
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
還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
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
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
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
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

至乎此莊王授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
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死者數百人今克
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皮不蠹
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
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
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
國也道近兵銳楚師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
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
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
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還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
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
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
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
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

可乎臣曰可即戴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
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訟之曰出內劍吾將與若
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
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
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
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
我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遇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
坐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
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

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
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
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
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
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
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
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
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

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
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
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
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為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
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
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
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能改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
法下易由事寡易為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

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為
君亦服斬縗三年為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
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
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
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
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脩禮以齊朝
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
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

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號之以叢炙
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
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
既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
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況人
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
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於

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次之圍
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
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
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脩然後攻之中
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
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
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舉措則

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
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
之威曰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
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
罰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
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
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
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
水旱為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

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
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眾強暴察之威成乎危
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故不可不
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
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
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
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
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

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卷之七

漢燕人韓嬰著

明竟陵鍾惺評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爵祿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曹參曰大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

東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
追去婦還之故里毋非談說之士也束火非還婦之道也然
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為之匱思恐不及然請盡力
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束益請火於是乃見曾相國曰臣之里有
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相國曰
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匿生曰蒹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
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所嫁欲娶
其不嫁者耶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曾相國因遣之束
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
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
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
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
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
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
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
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
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
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
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
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
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
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
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

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
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
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
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
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
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
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
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
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

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
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
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
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閒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
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
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
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
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

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
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
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
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
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
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
寡人何為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
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

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
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
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眾人之
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
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為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
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牆燻之恐燒
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子
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

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
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
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
也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犬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
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
之行夫爵祿賞賜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
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
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

居不期年子罕逐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
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
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
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
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內懿公
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
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

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
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
之乎孫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
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
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
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
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
小心如臨于谷

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
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句踐與吳戰大
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
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
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
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
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
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
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

能行者也齊桓公晉文越王句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
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
者后扢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扢其纓
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
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
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應行五合戰
五陷陣卻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

有興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與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漼者淵雚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傳 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殺弄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之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粟後宮婦人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不以其酒或以其漿

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本逆末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曰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廣為愆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繇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昔衛懿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瞿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

時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鱉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然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

副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蠉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臣和于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義者賢言戰鬬者衆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所孔子曰惡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賊者起賢者伏曰與執政則由鴟鴞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曾者孔子彭惡曾子子貢側明而聽也終曾子曰光乎夫子惡戒治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諫過之色驚雜之狀釋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琴有鼠出遊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獸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琴淫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成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忿之此

為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之八

漢燕人韓嬰著
明章陵□□□□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者亦為身也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於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為我求之願為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為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弒莊公荊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荊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荊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荊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遥而直上也切次之諒諫為下懦為次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曰訴訴少而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也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

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矣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以諸侯諸侯之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以之肰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敬事屬焉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肰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

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法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小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眾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姦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姦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忘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肰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

服作色而投言曰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
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
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
生之譽得無大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
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
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
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
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

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
我居圉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
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
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
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
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
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
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
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
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
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
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
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
君之餘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

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之太
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趨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
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
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
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
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
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
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下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

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
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
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
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
明爍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太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
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
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
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

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雲祁
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脩月何生今日備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
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
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
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
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

君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
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
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
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
兮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
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

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
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
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
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姚賈
監門之子也為秦出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反其國秦王大
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
羊皮為不軛車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
老而見去屠於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
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斷絕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二札景公怒將

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十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

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益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不尊位七年所執贄而

所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為天下賢則以同族為衆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益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況衆庶乎夫易有一道

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啟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卷之九

漢燕人韓嬰著

明竟陵鍾惺評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雖

則衆不可以書也為人殺子不能隱而言之是呼上罪必吾罪
思不呼上吾不畏死凡為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
畏難而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
子俱逆擊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
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
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
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二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

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
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
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
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
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
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
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
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

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
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
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
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
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
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夫車不絞
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

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
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
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可晏子曰鄧聚為吾
君主鳥而亡之其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其罪二也
使四國諸侯聞之以為吾君重鳥而輕士其罪三也天子聞之
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
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也願夫子為寡人敬
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荊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荊伯柳為西河守荊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荊伯柳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王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名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茞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為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為子宰焉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收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欲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繇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繇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噣

餘曰乃能羽毛悦澤光焰於日月奮翼爭鳴蓋鶩於雙澤者何彼樂其志也彼置之困倉中常啄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

傳曰昔戎將繇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繇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繇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為繇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繇余請期戎王大悦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淫縱卒馬多死繇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可教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菑焉吾田期歲不收上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乎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戶何為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為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為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我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天風風之初起也翔翔十步之雀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扼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韓詩外傳卷之九　終

韓詩外傳卷之十

漢燕人韓嬰著
明竟陵鍾惺評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潸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為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魏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鈩桴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肉以食重耳肰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肰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王天命畏之無疆厥身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授於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

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門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

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傅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于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攫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攫笞潰失臣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攫笞在此願以付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

臣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蟁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蹷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為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之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駁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

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遂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

而亡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殺斷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

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大夫褒衣應步帶着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

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耶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

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
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
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
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
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
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

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
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出於釣
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
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
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
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
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
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
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
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
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
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
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
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
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
非獨昆蟲眾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
卒國不怠而楚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齊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
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
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
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
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
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虐斂而賦斂無已王收
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
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
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

今已進諸藏於百姓之閒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以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圃以養父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將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白常通德論序

白常通之為書其來尚矣羣書中多見其引用然不知出於何代誰氏之手攷之載籍始於漢建初中淳于恭作白常奏議又

班固傳作白常通德論唐藝文志亦載班固等白常通義六卷此其所自然平生欲見其完書未之得也余分水監歷嘗之無錫有郡之耆儒李顯翁晦識余

於官舍翌日携是帙來且云州守劉公家藏舊本公名世常字平父乃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之子魯齋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其經史子集士夫之

家亦或互有惟此帙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二三子請歸之於學將鋟板以廣其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矣求余識於卷首余謂是書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

而已一旦顯於是邦始亦有此
而肰鄆以郡守之博古廣文暨
諸生之好事俱可嘉尚於是乎
書大德九年四月旦日東平克
齋張楷序

白虎通德論目錄

白虎通目錄終

白虎通德論卷一

漢 扶風班固纂
明 竟陵鍾惺評

爵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

為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可有次下可有第中央故無二十五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為一爵或曰合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為改赴故名之也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何地比爵為質故不變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

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其政也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人不過七十里者也曰士上有三等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曰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否謂之事禮曰四十強而仕不言爵為士至五十爵為大夫何何以知士非爵何以知卿為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為爵也春秋

傳曰諸侯四佾諸公六佾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為爵內爵稱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為本故不改內也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者一字也大夫爵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大夫諸侯之士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天子爵連言天子諸侯

爵不連言王侯何即言王侯以王者同稱為衰弱僭差生篡弒猶不能為天子也故連言天子也或曰王者天爵王者不能生諸侯故不言王侯諸侯人事自著故不著也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從士起是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于士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士也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謚春秋錄夫人皆有謚夫人何以知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即令是爵君稱之與國

人稱之不當與也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論語曰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衆共之義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君降立於阼階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孝繼養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

也禮中庸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為大夫父為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一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illegible]所以繫臣民之心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

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或曰諸侯之稱代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晉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繇是觀之周制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後代咸因之世子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土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董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董子為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公不見之經不以爲恥明不與董子為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赩世子始行也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臨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illegible]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不敢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illegible]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illegible]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

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為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繇之也故王制曰大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為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故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為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鈎命訣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

馳五霸騖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皆謙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

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

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遊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

冠綏同用於然呼自非三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
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
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
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
已著欲顯揚已于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
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已
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帝王者居天下之
尊號也所以差優號令臣下謚者行之跡也所以別於後代著善
惡無窮無自推觀施後世皆以勸善著戒惡明不勉也不以姓

為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
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備有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
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
中和之為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
立號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春秋
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五帝無有天下
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為子成于天下無為立號也或曰唐
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
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嚳有天下號高辛顓頊有

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
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五霸者何謂也昆吾
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
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
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
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
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
與之非明王之法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於王所於是時晉文之霸尚書

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
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
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
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
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
不是過知其霸也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為公王者臣子
獨不得褒其臣謂之為帝何以為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
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為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
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為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

之義故無為同也何以諸侯德公齊侯桓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維私覃子也春秋曰葬許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則擇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援引不悖經訓推度如見聖心瀏識粹學顯而消之

諡

諡者何也諡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死乃諡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諡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諡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諡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

與同也後世得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稱黃也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諡質者以兩言為諡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諡也號無質文諡有質文何質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諡故合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諱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諡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所以諡之為堯何為諡有七十二品禮記諡法曰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曰舜慈惠愛民諡曰文強理勁直諡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諡之者何以為人臣之

義莫不欲使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諡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諡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諡何諡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諡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諡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諡何賤也公妾所以無諡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諡也太子夫人無諡何本婦

人隨夫太子無諡其夫人不得有諡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諡知太子亦無諡也附庸所以無諡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後夫人于何所諡之以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諡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大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當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諡何法法曰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觧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

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時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者以祭何以為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

門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推精義推聖王制禮之妙思過半矣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於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

孝道也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為天下立禮曰太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大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明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為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

中門內何故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辟諸宮墻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為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故變名為之社利於衆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稷稷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為用故立其神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凡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不自立解只條述所聞而名義悠然可思善於解古者也

禮樂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理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信容貌得齊焉行其綴兆要其

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禮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也不爭論語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子之心然孔子曰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夫禮者陰陽之際

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禮記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

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記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昌何為不脩乎近而脩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所以象德表功殊名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曆以調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

能法天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
夏也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
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
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
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
樂名武也周室中制象湯樂何殷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斮涉刳
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剋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
以節喜盛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
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

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
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
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
為行諸公謂王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
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傾先王
之樂明有所示亡其本興已所以自作樂明作已也樂所以作四
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
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

南[illegible]之樂曰[illegible]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illegible]
韎也[illegible]四夷之樂陳于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此
言[illegible]八佾之先以文謂持羽毛舞也以試得之持干成舞也樂元
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
夷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誰制夷狄
之樂以為先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
安樂來朝中國於是作樂樂之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味之為
言昧也昧者萬物老衰禁者萬物禁藏侏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
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

文章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illegible]諸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
何以為禮者身當履而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人作為
以樂之乎故有夷狄樂也[illegible]為舞者以為使中國人何以言之夷
狄之人禮不備恐有過誤也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
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記曰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
門內也明堂記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納明有入也曰西夷
之樂[illegible]何[illegible]也[illegible]為四夷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
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夷行者[illegible]於始也言當樂遠也言終舉惡也則
副[illegible]南方為八蠻西方為六戎北方為五狄故曾子

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禮
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
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來者過九之為
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為之道自然也何以名
為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為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
說曰名其短而為之制名也夷者僔夷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
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郄故少蠻夷難化執心違邪或者強惡也
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
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

白虎通　卷一　二十三

於庭書下管鞀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樂故書曰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
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
絃鳴者貴玉聲也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
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
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
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鳴至尊著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
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
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

三飯卿大夫[illegible]平之差也弟子職蔗食上[illegible]上也食力於
欣庶人職在耕[illegible]致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禮樂者何謂
也禮之為言禮也可履踐而行樂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
欲樂者何謂樂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
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
商角徵羽上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
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
音羽所以名之為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
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

白虎通　卷一　二十四

也含也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
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
八卦也爲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
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
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塤坎音
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乾音也塤在十
一月壎之為言勳陽氣於黃泉之下勳蒸而萌芽之言施也在十
二月萬物始施而芽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
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

封公侯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効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而能遍照，各有三法，物成于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為諫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為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主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為，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為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徒人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王者所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凡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比而易知，故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止以尊天子，備藩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者之路。謙不自專，故列土封賢，因而象之，象賢重民也。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長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下之老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

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者，賢者主其易者，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者，下天子。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夫悉同。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罰為陰，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也。故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

小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
附庸閒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七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十
里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木之饒
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均有無贍其不足制土三等何因地有
高下中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
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因所利故立
之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人之後於
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
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

白虎通　卷一　二十九

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
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與己共財
之義故可與共上一說諸父不得封諸侯二十國厚有功象賢以
為民也賢者子孫類多賢又卿不在位為其不子愛百姓各加一
功以虞樂其身也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至
昆弟皮體而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庳之野也封諸侯以
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成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月令
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悅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
諸侯象賢也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為其專權擅勢

伯霸國家又曰孫者也庸不任輔政妨塞賢故不世世故春秋公
羊傳曰譏世世非禮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所以諸侯南面
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絕以男
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
効也國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壓臣子之亂也春秋之弒太子罪與
弒君同春秋曰弒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弒君同也君薨適夫人無
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
不以賢何以言為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
貴不以長防愛憎也春秋曰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賢不以長也

白虎通　卷一　三十

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
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以閔
公不繼莊公也昆弟不相繼之義至然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
以其俱賢者子孫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服傳曰大宗不
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
故舍己之父往為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
為人後者為人子者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
庶與兄推親之序也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為先王無
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為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

此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誅君之子不立義
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絕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
不立君見弒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篡弒春秋經曰齊無知弒
其君諸兒公子糾當立也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
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
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詩云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
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

王者之制聖人之心痛發無餘

都邑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
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聖人承
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相宅周家始封於何后
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
館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寧先皇考以諸侯後
必更造從然後行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
天子所居故大衆言之明諸侯法日月之經千里春秋傳曰京曰
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或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

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王制曰天子
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士視附庸上農夫食九人
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
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
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上大夫祿君十卿祿天子之
縣內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
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諸侯入為公
卿大夫得食兩家菜不日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

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兩食之何王制曰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天子太子食采者儲君嗣主也當有上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百里也公卿大夫皆食采者示與民同有無也

白虎通德論卷二

漢　沛郡班固纂
明　竟陵鍾惺評

五行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為言濡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為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

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平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臭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

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為春春之為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氣動躍也其帝太皞皞者太起萬

物擾也其神句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為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子者其物炳明丁者溫也時之為夏夏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為鳥離為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為秋秋之為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

其精白虎虎之為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為冬冬之為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為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為中宮其日戊己戊者茂也己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為言拒者旅抑推難之也

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大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水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火相何以知為臣土所以死者子為父報讎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為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為水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隨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為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為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乾鑿相生俱曰五行並起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非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為

南北陰陽之始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蓄藏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為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為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為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為君君不可更為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

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
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
木者依於仁也木自王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
以浮金所以沈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沈肺所以浮何有知者
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
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沈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內明而外昧
父所以外明而內昧何明天人欲相銜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
四時為時五行為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
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

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
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
煞不待冬也王終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
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
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
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
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煞
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
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于

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
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為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為父
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眾民何法法天有眾星也王者賜先親
近後疏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
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
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
主命何法法命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
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
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

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
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
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
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
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法月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
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
時先生後煞也

以人事參驗五行具見天人合一之實際

三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

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依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素幘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弁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尸后漸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命之也告畏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

知不告也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之天命已[illegible]已也誅無道今欲得為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為[illegible]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牡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誅桀而稱臣而事桀不忍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伐紂時也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閫

自出伐有危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成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大夫也春秋傳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言于祖廟命遣之也王法年卅受兵何重不絕人嗣也師行不必勝故須將有世嗣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鬭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與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子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廢疾非人

不祥者一人不足故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殺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不誅為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三軍不仁之用也讀此自知用三軍之仁

誅伐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榦弱枝明善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煞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恩已舉子之恩衰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曰大其不伐喪也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世無聖賢方伯諸侯有相滅者力能救者可也論語曰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弒其君楚子誅之王者受命而作諸侯有臣弒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天也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逆誅大罪也故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煞也春秋傳曰晉侯煞世子申生不以誅佞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

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得為父[illegible]者，臣子於君父，
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讎
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
不共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檀弓記子夏問曰：居兄弟之
讎如之何？仕不與同國，銜君命遇之不鬬。父沙以義見殺，子不復
讎者，為性來不止也。春秋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誅猶責也。誅其
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曰：誅
君之子不立。討者何謂？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君之賊。春秋曰：
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者何謂？伐擊也。

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
正也，輕重從辭也。詩以爾東征，誅保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春秋讖曰：戰者延改也。弑
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伺事，可稍稍弑之。易曰：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
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引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人何？篡辭也。
稍稍然之辭。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
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
途，人銜枚，馬繼勒，晝伏夜行為襲也。諸侯[illegible]國入人家，宜告主人，

所以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illegible]而快公。
所先假途，用束帛，即如是。諸侯實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謂所貴
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上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為賓
主設禮而待也。是其恫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
恐掩人不備，卒然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冬至所以休兵
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
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讖曰：夏至陰氣始動，
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
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
上，故大寒也。

論誅伐而曰狀陽，則所謂底天下者，猶屬第二義矣。

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則臨

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

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

禮曰為人臣不顯諫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

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明王所以

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也禮保傅曰於是立進善之旌懸

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為臣下之儀樣人之

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禮玉藻

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保傅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士

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為非故史之義不

書則死宰不徹膳亦死所以謂之史何明王者使為之也謂之宰

何宰制也使制法度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

者為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鷄鶩二穀不升不備三

牲臣之義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緣也掩惡者謂

[illegible]之臣所以為君隱惡何君至尊故設輔弼置諫官本不

當遺失故補缺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為君

隱也君所以不為臣隱何以為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

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為罪隱為不可治也故尚書

曰必力賞副以宗賦功諸侯臣對天子亦為隱乎然本諸侯之臣

今來者為聘問天子無恙非為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君不為臣隱父獨為子隱何以

為父子一體而分榮恥相及故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禄

甫為主也朋友相為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為欲立身揚名也朋友

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

之夫妻相為隱乎傳曰曾子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

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

問其故乎此為隱之也

逸源之學故耻之左右而無罪也

鄉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豕陰類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為侯何明諸侯

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正何為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將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防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制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鄉射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

朋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墻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忠奉几杖授安車軟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蒸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

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

說以德論議其大者也

致仕

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
明，跂踦之屬，是以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
仕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大夫七十而
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卿大夫老有盛德者，賜之几杖，不備之
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尊賢也。人年七十
陰非人不溫，適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稱曰老夫，曲禮曰：大夫
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記曰：臣致仕於君，養之以其
祿之半。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

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
珍從，明尊賢也。故禮祭義曰：八十不仕朝，於君問，就之。大夫老歸，
死以大夫禮葬，車馬衣服如之何？曰：盡如故也。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
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為言
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
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
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
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

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
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生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
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
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
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恐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
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
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義教之，
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
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

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
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
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
水圓如辟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
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
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
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
禮儀也序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

幼有序孝如爾合明令必以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
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
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於里之門弟子皆出
就農而復歸亦如之暮入而復歸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
故使語之言心無辭出入欲就職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
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
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
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
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

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
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
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
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災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脩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也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祖廟災三日哭傳曰必三月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禮所處鬼神無形體今忽得天火得無為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也變者非常也樂稽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illegible]來者何謂衣服作大作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或有昆虫之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為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虫以示災則有龜孽說洪水湯遭大旱示有過者乎堯遭洪水湯遭九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霜之為言亡也陽以散亡所以為言命也陰氣專精積合為雹日食者必救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眾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於社天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勃然責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孺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服祭儀曰天子三推五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婦蠶於北郊禮祭儀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水為之築周棘牆而外閉之者也

義猶詞練非漢人不能

白虎通德論卷三

封禪

漢　沛郡班　固纂
明　竟陵鍾　惺評

王者易姓以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

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名正以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群神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

隨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以萐莆

者樹名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供養也[illegible]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連累相承故在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得其分度則蓂莢生於階間蓂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莢故莢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於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

狀旨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斟詳雖古禮而務仕行之休隨入驕奢狂妄為世大戾甯此以存古王遺意

巡狩

巡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收也為天下循行守收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封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

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大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為二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

傳曰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為祭天告至
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
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稱告祖禰
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
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
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謙不至祖
即於告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乃辭出王
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
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於祖禰廟遂奉以出

毋令莫馬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王者巡狩諸侯
待于竟者何諸侯以守蕃為職也禮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待于
竟也王者巡狩必令諸侯祖廟何明尊無二土也故禮坊記曰君
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禮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
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
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
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何以知
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嶽者何謂也嶽之為
言桷桷功德東方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
者霍之為言護也言萬物護也故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為華
山者華之為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為恆山恆者常
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後大之也故兩著
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謂之瀆何瀆者濁也
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爾雅云江河淮濟為
四瀆也

巡狩雖有五嶽柴望之禮然其大意在為民也觀者要識得此
意

考黜

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為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貴而後樂樂而後衆乃多賢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內能正已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能安民故賜車

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其先也禮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既能進善當能戒惡故使虎賁虎賁者所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而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

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王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乎車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特能居前左右寢米庶也以其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長於教誨內懷至仁則賜府王樂以化其民導賢達德勸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居處脩治房內節男女時配貴賤有別則賜朱戶以明其德列威武有矜嚴行堅强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喜怒有節誅罰刑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

弓矢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以玉瓚使得專為暢也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為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芭蘭士蕭庶人艾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氏服車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以與之玄衮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為鬯陽達於牆屋入于淵泉所以灌地

降神也。王贊有罷名也。所以進退之選也。以主師其柄派
選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
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
黜以地。尚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
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
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
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
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
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則。復有功稍賜至虎

白虎通　卷三　九

賁。賜爵為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為侯。未賜秬鬯者。從大國
連率方伯而斷獄。衰命之五。致大平之主。羣臣上下之功。故盡
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著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
尚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必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
士有功者亦為附庸。世世稱侯。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
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為大夫。大夫有功德遷為卿。卿
有功德遷為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錫。皆其賜者
何。予之能否未可知也。或曰。得之但未得行其殺以尊也。三年有
功則皆得用之矣。二考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平。知明不非其身

所得也。身得之者。得以賜當稍其之爵。所以封賢也。三公所以
封而死。得立其子為附庸。賢者之體。能有一也。不二宗。一削為七
十里侯。再削為七十里伯。三削為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為五十里
伯。二削為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為三十里子。再削
為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三十
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三三而不改。猶反無
義也。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
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
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先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

白虎通　卷三　廿

也。或曰。惡人貪狼重土。故先削其所重者。以懲之也。諸侯始封爵
士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宜從重。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始初雖惟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禮八十曰
耄。九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二王後不黜者何。尊賓
客。重先王。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
其當立微子。蔡公毋不削。已昆弟削而不黜何。非以賢能得之也。
不惟未不惡人得大夫受其罪而已。諸侯嗜欲致壁惡疾不免黜
者何。為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
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甚大而死。祿不絕也。世子有惡疾廢

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
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禮服傳曰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
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傳曰子不得爲父
臣者閨門尚和朝廷尚敬人不能無過失爲恩傷義也王者臣不
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許公不世待以初戎
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
適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不施行其道易可不事
王侯也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本尚
得往於諸侯也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

白虎通　卷三　十三

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
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曰宰
父不言名傳曰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大也成德之士名尊賢也春
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不敢體
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禮者何無長之稱也不名盛
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祿也故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而受臣者
王臣者霸魯臣者亡不行

蓍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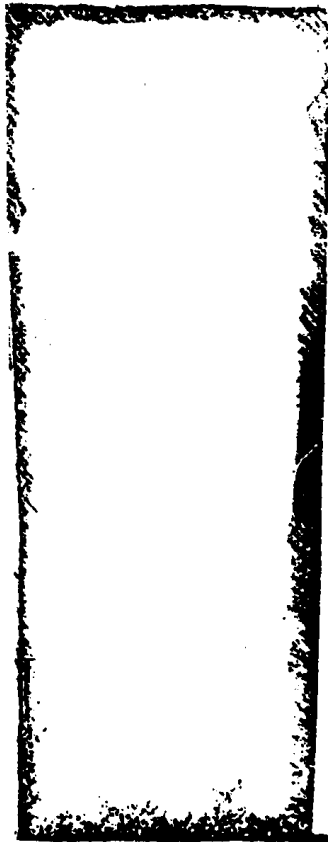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
疑謀及卿士[illegible]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莫善於蓍龜別[illegible]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
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
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
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
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大雖
有疑謂武王也乾艸枯骨眾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

白虎通　卷三　十四

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龜曰
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
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
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爲於西方東面蓋蓍
之處也卜時西嚮已卜退東向問蓍于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
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于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
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
之言不見吉凶于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龜以灼火
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

不絕以陽動陰也必以荊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荊
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爲嘔則兕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
不欲人褻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卜人君視
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
攻龜用冬時
義固理活不使褻人說賣

白虎通　卷三　十五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
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
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
曰聖聖人未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大宰問子貢曰夫
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
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
農氏作神農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

白虎通　卷三　十六

乎堯舜其猶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
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
放桀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
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
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自
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
刑維明又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
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午
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

理陰陽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璿璣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皋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二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堯舜與人同耳可皮相然聖人乾中英氣所鍾自應有異

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為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盍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昌盍風至則申象刑飾囷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陰陽消息之理先王取法之妙於斯具見

商賈

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
商也。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
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
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
知也。方言。欲腐父母。欲將供養之也。
商賈雖末業。然顧名思義。亦何可少哉。所以列四民也。一

文質

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
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詩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
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
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
師。受法度也。進近賢。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與。四方莫敢違。或秋
成卒服故也。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圭尺二寸。又
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
中牙身玄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

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
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
為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上功之事也。
圭以為信者何。本者兌也。象物皆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安
以珪為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為言潔也。上兌陽也。下
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
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
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內。故見象於內。位在中央。
璧之為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

象死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
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
可見璜者横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横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為言光
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
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
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微未可象也璋之為
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
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眾何琮之為言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
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眾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

城於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
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
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
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
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
歸其國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三年珪不復少黜以
地圭所以瑞信何以為瑞信端也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何
以言之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圭九寸四玉一
石何以知不以玉為四器石持為也以尚書合言五玉也臣見君

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
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
溼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可
黨也大夫以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
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
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
卿大夫以鴈士以雉為贄庶人之贄疋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
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疋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鹿
麑今以羔鴈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

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右
執麑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
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為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
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
財之義賑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
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
前半脱衍錯遺後人讀書深心如此

三正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文家先改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以夏之牲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改

號為周。易邑為京也。又曰。濟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天道左旋。改正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故據物為正也。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

次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質。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受命而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也。非其運次者。王者必一質一文何。

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
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
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
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帝三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
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誹天道。妙在不離人事。

三教

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
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
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
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
則反本。樂稽耀嘉曰。顏回尚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
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
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
高宗不改之。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
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
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
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
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為人教也。
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為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
效也。上為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
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尚書曰。以教祗德。詩云。爾
之教矣。欲民斯效。忠形於悃誠。故失野。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
於飾貌。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

夏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爲明器者善爲俑者不仁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今古皆然也

三綱六紀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爲化若羅綱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紀助也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繵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也皆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

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一：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為之減餐，友寒為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欲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為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為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為舅姑也。

情性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合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繇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作於恩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為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納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

果猶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為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

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為臟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

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肝為府也肝者木之精也木之為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脹張者是其效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為心肺主心為皮體主故為兩府也目為心視口為心譚耳為心聽鼻為心嗅是其支體主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魂魄者何謂魂猶伝伝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人主於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精神者何謂

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惚太陰之氣也間總云支體萬化之本也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皋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儡儡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末以孔子一陵作結語而有致

白虎通　卷三　三十三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

白虎通　卷三　三十四

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於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答邢侯之姨。譚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

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身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為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故魯有仲孫季孫。楚有昭屈原。齊有高國崔。立氏三。以知其為子孫也。王者之後二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孫。以上稱王孫也。堯知命表稷契賜生子姓。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以億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補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由來也。明當為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

喪之稱也。亦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于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士適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師。夫人曰記有成。告于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于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依傳曰。天子生。覆之以禮。使士負之者何。齋肅端緩之郊。見于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

白虎通　卷三　三十七

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太甲帝武丁也。於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此殷之諸侯也。易曰帝乙。謂成湯。帝乙謂六代孫也。湯生於夏世。何以用乙為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不以子丑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為本。本質故以甲乙為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聞名之為棄也。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故名為丘。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言武庚。名不以日月山川為名者。少賤卑己之稱也。臣子當諱。為物示通。故避之也。曲禮曰。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又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名卿弟名兄也。明不諱於尊者之前也。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經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

白虎通　卷三　三十八

人生所以泣何。本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啼啼泣泣也。人拜所以自名者何。所以號泣自紀。禮拜自後不自名何。法陰陽也。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首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首稽首。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

以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積
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
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
者幼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以魯大夫孟氏男女異長
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
也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值少變陰陽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
紝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
稱字之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
者姓也值字所以於仲春何值者親故近於仲文子尊尊故於伯

仲之時物尚值叔之時物失之章即如是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
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積於叔何益以兩兩俱生故
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
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所以或上
其叔何也管蔡叔成康尚稱叔也次上誤叔下伯邑叔處也以猶
經乎爲以[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地也

白虎通卷三終

白虎通德論卷四

漢　沛郡班　固纂
明　竟陵鍾　惺評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
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
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
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爲三光號者爲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
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

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
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爲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
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總名爲人天物所以
[illegible]地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
[illegible]以反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
[illegible]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孫光微義周致纖悉

日月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陰故右行右行者犹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故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也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

日一行適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作大小明有陰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精懸有據以證觀察中得迷

四時

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為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為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為蒼天等是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為四時據物為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為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或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日為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為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

白虎通　卷四　四

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為載三王言年皆謂關閥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二歲其實二十五月知閏閏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晦康考變理義俱備

衣裳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為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彰也所以隱形自彰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為衣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也獨以羔裘何取輕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績繒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

白虎通　卷四　五

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瓀珉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立論必有所本故唯然不棄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賞罰者示有勸也。設刑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腓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衆。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者也。腓者其臏。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及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

論刑而徙徙及於禮意最深遠。

五經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孔子未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微。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illegible]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

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足法。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為人法矣。已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

温柔[illegible]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
易教也[illegible]經[illegible]權數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黄
帝已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
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常也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
書五帝之受録圖世史記從政録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
百四十篇也
淵微之論

嫁娶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保傅記曰謹為子嫁娶之擇世有仁義者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

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陽節也陽節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五而繫之也陰數偶再成十四

四加一為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
何防其淫佚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
鴈贄納徵曰玄纁故不用鴈贄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
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
序不相踰越也又婚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
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
也以為庭實庭實偶也禮昏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
鴈納徵束帛離皮納徵辭曰吾子有加命既室某也有先人之禮
離皮束帛使某請納徵上某者婿名也下某者使人名也女之

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納采辭曰吾子
有惠貺室某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
又（夫長敵之作何可較也）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
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
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禮昏經
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拜手稽首降出婦從房中也從降自西階
婿御婦車授綏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
告禰也父母親男女何親親之至也父曰誡之敬之夙夜無違命
女必有端緇衣若笄之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曰
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去不辭誡不詰者蓋耻之
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不絕火三日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
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婚
姻辭曰未敢求乞與為禮也始親迎於辭曰吾子命某以茲初
昏使某將請承命主人曰某故敬具以酒父命醮子遣之迎命曰
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
堪不敢忘命娶妻不先告廟到者示不必安也婚禮請期不敢必
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

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曰
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嫁娶必以春者春
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判
周官曰仲春之月合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
月冠子娶婦之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
有惡不得去也故禮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悖逆人倫殺
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義絕乃得去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
重國廣繼嗣也適也九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
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

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宗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於紀，明待年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適。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昏禮經曰：將加諸卜，敢問女為誰氏也。人君及宗子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大夫功成封，得備八妾，重國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掃灑。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為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大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為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聖人交禮也。女所歸然而去其國，如之何？以封為諸侯，此例矣。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代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答，為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為威厭，不得行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為禮不兼。春秋傳曰：築王姬館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館者何？尊之也。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羣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跋築於城郭

[illegible]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卿大夫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
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
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
妾有子則為之緦嫡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
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
秋譏之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
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
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
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為妾明不升魯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

白虎通　卷四　十四

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
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
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
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
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
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告于公宮三月婦人
嫁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之室國君娶大夫
之女大夫之妻妾無子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
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

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己父母者示
婦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妻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妒嫉之義
禮服傳曰妻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
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
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
此也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
子此不娶也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
之交詩云薄送我畿天子妃謂之后何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謂之
后明海內小人之君也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春秋傳曰王后

白虎通　卷四　十五

下紀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
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
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
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
也妻者何謂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
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
人為嫁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
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
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

人者也所以指何謂相與理也婚姻者何謂也令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思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婚亦陰陽交時也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椸為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妻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月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陰陽之道夫婦之理條悉殆盡脩身齊家之要言也

紼冕

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述別之謂黃朱亦赤矣大夫蔥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紱蔥衡士韎韐朱赤者或盛色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為紼服為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所以有冠者惓也所以惓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飾首

別成人也士冠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禮所以十九見正者而冠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裳也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哻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處

冕而後俯於謂之冕謂之翊者十二月之時施氣變化翊張而後得牙故謂之飾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氣收本擧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乖也翊張故萌大時物亦才萌六也收而遠故前蔥大者在後時物亦前蔥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

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貌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貌何周統十一月爲正萬物萌小故爲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爲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者統十三月爲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爵弁者周人宗廟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也又作嘉爵弁年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殷加白夏之冠

色純玄何以知殷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士冠不異何以質也以士冠禮知之

就事思制因名析義先王治天下之依事了然矣

喪服

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絕朞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朞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畿而王貴，故三月而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崇服未葬，三月成齊衰，朞月以成禮葬君也。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

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禮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七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朞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為加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朞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朞也。朞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箭笄，繩纓，苴杖，為略及本絰者，亦示也。故慈而戴之，示有喪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一日不食，再不食可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

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大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下東墻下，戶北面；練而居堊室，無飾之室。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又曰：天子七日，又曰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東壁下為廬，寢苫塊，哭無晝夜，時不脫絰帶。既虞，寢有席，蔬食飲水，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堊室，始食菜果及蔬食，哭無時。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喪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

國君卿大夫。杖而斯覺起。少待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拔[illegible]哭盡情。疾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體也。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琴瑟不御。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禮以節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服之何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斯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泆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為父母服。夫亦當服。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illegible]

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于君。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為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

聞喪徐行不反。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孫若呼之義也。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絰而後行何。盡哀舒憤。然後行。望國境則哭。過市朝則否。[illegible]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以慰。故禮奔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三十里。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illegible]乃歸哭於墓何。明容貌不可見。痛傷之無

也謂喪亦得退服之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於從生葬送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屏天之意予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喪服詳于儀禮此則聊舉數端以見禮外之義然闡發精通而義中之義已盡迸露於人心矣

崩薨

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崩伏強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燿終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祿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為言澌精氣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為有尊卑之禮諡號之制即有矣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復者據遠也書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時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

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終曰死為適室知擬死者稱喪也止者哀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天子崩訃告諸侯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訃諸侯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為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為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

臣子之事君也。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
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
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
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表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
而已。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
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赴告鄰國
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
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
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賵。遲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寶妾也。何況於夫人乎。諸侯薨使臣
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
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
子。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惻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
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
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臣子死
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禮雜記曰
君弔臣。主人待於門外。見馬首不哭。還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
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成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二問之

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玄冠不以
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崩薨
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俟
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
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
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於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人死必
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
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
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

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
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贈襚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曰贈
襚之為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思重
終。副至意也。賵賻者何謂也。賵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
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
殯。蓋有大小。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
殯。大夫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忍亦主
[illegible]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賓客之

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父死者將去不可又得
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
人殯於西階將何殺曰天子舟車殯何為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
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綍晝夜常百二十二人綿者所以掌持櫝
也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倚堂士殯尊卑之差也祖
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
名為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昇自西階所以有棺
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為言完所
以藏尸令完全也槨之為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禮王

白虎通　卷四　二十八

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于領太度曰公侯五重衣衾
九十稱士再重禮司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無大棺二
重衣衾三十稱單給備為一稱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
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以端長六尺有虞氏瓦棺今
以木何為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堲周謂堲木桐周
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周人浸文牆置翣加巧飾
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
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
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

周大文緣生以事死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為言失
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為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曲禮
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
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為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
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
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
慎終重喪也禮曰家人秦圖先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為左右羣
臣從葬以貴賤序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此也葬

白虎通　卷四　二十九

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
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
方何就陰也檀弓曰孔子卒所以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又曰
於邑北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封樹者所以為識故檀弓曰古者葬
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
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
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白虎通卷四終

風俗通義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

詮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諭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殸鼓
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
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
子巡狩至於岱宗覲諸侯見百

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
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縣與言之為政之要
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

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
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
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
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
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

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
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
麗也張竦以為縣諸日月不刊
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

从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啟之耳昔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冣難冣易曰犬馬冣難鬼魅冣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牽尚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風俗通義目錄

汝南戴幼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暉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尉[illegible]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紆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倀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六

商

角

宮

徵

羽

塤

笙

鼓

管

瑟

禁

鐘

柷

筑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籥
篪
簫

籟
箛
篍
窮通卷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茭
畫虎
雄雞

沆
湖
陂
渠
溝
洫

風俗通目終

風俗通義卷一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敘唐虞。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晳。然而立說者人人異。綴文者家殊。斯乃操弄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illegible]

葡列有貧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種植，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形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高秀可蒙）嚳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與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然儒者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辯論。蓋从諡閱大王王季。皆見進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霸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脩朝聘之禮。納襄王於周、殊戳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史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屢軍殘身、終為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駮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圍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

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鼎耳
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五伯以今之諸侯、得名耳。原非聖人所減、取得此辨、更於名
教有裨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潰盖孕
而三年不育放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
季連是為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懃勞而封熊
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逐忠臣
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
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
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
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鄉亭
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
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
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措齊晉崎嶇彊國
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
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小
者之孫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違陳嬰之義為晉名卿遂天所
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
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
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
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變之孫稱王到王
假為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驊騮騄耳之乘
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為
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
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
脈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
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
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
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
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
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

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於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

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之壯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仙人致帝命遂不見與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然之效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為我以是遺趙無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天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

髭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喙鬢眉髭髯大膺大胸脩下而馮上左衽介乘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董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繇曰是謂鳳皇于

不見于諸易

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桓公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

始食田釆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
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
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
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
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
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
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固關何隙路
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
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寧越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
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
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奮
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謀者恨楚之疏遠屈原疏不用云

子無忘故國制以至於亡秦困罷弱之極滑震電之萬餘混壹
海內為漢驅除蓋秉天之所衰雖能支之雖阿衡管晏敢贊一
戊何益於事且有強民良謀襟襄繼運每輒挫衂亦足以祛衆
汝衆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遂治
雅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焚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
厭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絶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殷
祚四海人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觀秦六世拮据而始得至始皇一身驕奢而遂失賢愚興廢
定人為之天何心哉

風俗通義卷二

漢 汝南應劭 著
明 竟陵鍾惺 評

正失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繆曰正失也。

寥寥數語而總該自足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引證明透。足破千古之惑。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告人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善析疑義可為讀古之法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秘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斥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曆正值黃帝之明年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illegible]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賊與下無極人民蕃[illegible]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二等[illegible]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己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數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illegible]

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施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聖人三王
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
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祕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
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禮兕牛犀象之屬其事
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
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歌以吟諸鉄名詔鄴車
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元封武帝也年四十七
矣術緣燹禪十八也就若所云朗神禍福必有徵應推許對

請焉能誕欺期乎泰車千候駿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曰據功
後石乃止暴病而歿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於后
中馬蹄迹歷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端也予以空為嚴延東
嶽泰素六載數辭所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稱碧霞宮
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授壽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
如親見見之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成五伯
智焉死其閱落崩甍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
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恠乎烏號弓
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

疑取以為弓因名烏號焉、
古今妄誕洶洗欲盡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

聲。俱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即儒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患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為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懲肅官司，退而老于葉。沒其然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願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于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成人問仙，楊雄以為虛羲、神農、黃帝、堯、舜殂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如非人之所

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歿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諡者，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船觀靈臺，位國之陽之要，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靈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之為雨[illegible] 烏頭白馬生角廚人生害足井上株木

跳度讀

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遂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求勇士荊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獻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荊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把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

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寔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

俗傳餘言梁武帝成佛亦猶此也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閑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及即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為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久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副偁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先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為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譔軍

卷二 廿一

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曰修泰餘民教輕刑亦少興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飭農排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充蓄積有餘然文帝本脩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脩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飢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漢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蠹螟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飢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

卷二 十二

助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甚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所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恢小疵耳皆章退向者聞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帝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為邊將市租請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釃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淺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癘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韝鞸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追逐狐兔綱

徙刺譏兆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是
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舉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上遊獵是
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繇是疏遠
遷為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
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
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
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
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
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

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
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
見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
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
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
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
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
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以其聰明遠識不忘數
年霸制持篤覽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以為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于軍中長大欲代東門外使
者求得之所立為代王欲當即位後期日為之再中集上書數
以為前幾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為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鐵
升平斛錢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長傳言
過其實及傅會或以為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欽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稱，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俳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者，以其恢諧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儕，然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安在能神靈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為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重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就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illegible]。王彭祖、列侯議者曰：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伍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形耳。

安之事原不必辨，而辨之更要。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衆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死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脩並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寵情得亦旋夷戮淮南王安錢精黃白燕幾軒舉卒離誅伏尚之罪勤而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尚大辟繫須冬獄先賜成侯金國半故讀減或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瀆一國之貢劉向假尚方之巧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賊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為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猛如虎之奔北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蔚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害人也然時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點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災江淮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悲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祭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見方進識之地乎

古人誤處一毫不肯放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于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而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祥安為司徒。忠寬諤躬。盡誠事國。啟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之策家為名宰。實有宰相之稱。聆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撫民寂政。聰丹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賀子失養。不京娶。同言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illegible]

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勑使留葬。侍衛先公墳墓。遐取汝母喪。據如亡者有知。神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廢辭發于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遺吾志。清高樂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子為蔡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賀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厥位。子孫蕃熾。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而管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及。若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答曰。乃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為鄉里。想然遠覽。何為過聆晉語。觸在心乎。於是欣然恨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彼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始終。

風俗通義卷三

漢 汝南應劭著

明 竟陵鍾惺評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況於恣態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雖近世苟妄，同歸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為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服。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絰。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識稱，然宜度涼用如洛寸，吾是以云乎。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為適妻杖，重於宗也。要者既齊於己，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纆埋糕織，垂統傳重，其為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內當內崩傷，外自矜飾，此為矯情偽之至也。但語婦人服態，非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太尉山陽王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絰，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緦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為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府南[illegible]

為司空也援舉起遂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喪
喪(離高才免夫孔)郡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
臣雖為掾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今
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臣與瑕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
耕桑肆省冤疑和解讐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
自遂若宮車宴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
及其人意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
伯條舉訾孟真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

義足責武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哀乎過與
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嗣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
十日時嗣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勇慈復為太山士大夫因此
行者數百人皆縗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
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
此不可獨否(亦就外之禮)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孫孫古
有吊服可依其制同謂裁縞冠績袍單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禍
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毋廣明盛嘉是焉

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為臣使者也子衡臨郡
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雅又令稱義當綱紀
人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滕滕焉豈不
悲哉由郡人失兄子鼻為之褒雖失於子衡歸於勇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
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顛車馬衣輕裘與
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腒雉受而不拒而交答
焉唯祭飯訖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能何有同生之家

而顧饑者或傷恩漸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鶃鶃之羹而
食井上苦李飽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
中食蠹或問之此蠹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足異惟
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卧床上敬寢下
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
伯大為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朋友衎衎闇闇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

嫂令棺柩三年耳。宰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思論語。養而無禮則勞。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樂聖絕知。遯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市都。招延賓客。猶益誨人。默默而已。飾虛矜僞。沮世離名。辭細即巨。終為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歸。今二子屑屑遠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門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乎。亦不得見。獲蹤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屐。食止壇薺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讓。及母終亡。不到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歿事哀戚。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牀聞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得送。遠於哀戚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合別於夷狄者也。唯袁者拙者。露首草舍。餘易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設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為高。斯亦婞婞。鯉還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送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為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笈步涉。齎一盤醊。哭於墳前。孫子琰琰。孰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剌。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偉追請拜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追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渡山川。而親至者。非徒狗於已。顧義報子。哭醊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余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豐難遭。儻見徵聘。撤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路人。昔黔敖怨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苫塊。又孺子到便請墳。無介。夫何為哉。

風俗通卷三

風俗通義卷四

漢 汝南應劭 著
明 竟陵鍾惺 評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已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眾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虐而不治，怨惡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偷。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狷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歙於饗中用延為吏，以[illegible]亂朱，人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猝舉觥曜，欲可行也。令匪乆見擢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射矍相之圃，三發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賞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鄙黷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為高，不因少以為多，況創病君父以為己功者哉。若[illegible]者苟眩虛於以為譏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抗，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惚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免官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

稱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
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訶
可哄然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典斯爲
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存者寡然勤之誠士者無顧覆之德識
寒暖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
各有心兩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寘
料瑕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
耕種爲土計吏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土計吏戴紹車送舉孝
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
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
恭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冢下冢無星宗家猶有廬田盧田可
首術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舍無表其土爲其飾僞良
亦臨所幼規同辟有薛苞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
能止因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不
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
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業無
盛之暇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兒子分而供其公家
之費此其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
萬長人而不知欲令歉歉乃如是乎方之袁薛羞以千里凡同
居上也通有無於也讓其下耳凡若幼起猶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隷茂材爲高唐令不與東邊至高
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乃亭長問
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黙已遣吏迎吾有起居曰正我
是也亭長惶遽拜謁道便與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還
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
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
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府人衆娥君云不潔
請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
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恤
謁府乃從劍懸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
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
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虛

詠是閒遠蕉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記待放。瀾趮乃遊。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據飯冠變。洪範陳五事以貌為首。茅絰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好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讓皆以此。河內從之舊都。剛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木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朱陽俗風氣。可謂窮源之論。

風俗通義卷五

漢　汝南應劭著
明　竟陵鍾惺評

十反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六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千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虎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

踰墻而遁築。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纓以從殉。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外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播。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為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㦤叔都。兄字威都。俱令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

若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輝耻越貿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搖
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今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
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懷其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
矣然無鉄懸徒嚙齒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其公也謂汝避兄
耳何意真然邪遂喪斯人否憐將何致乎相對欷歔哀動左右閭
積四歲威都巢鑾還安定長史據貓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黎
都泛綴神坐類仰因語光明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
史衆茂材不幸早隕感都官至武都大守大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辯於持論樂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藝

風俗通　卷五　二

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
禮不言事歸杖而記令供饘饘號咷二關真醉下困糊口非孝道
也因將入客於九江田種蓄畜多所收獲以償負土成冢立祀
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禮哀
猶未歇郡縣至孝拜中司勿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司不行司徒
梁國盛允字子翮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樂於有禮謂孟博家公
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毅曰老夫年尊絕意世
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愛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禮父為士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諡大王王季言王
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為陳祖廟曰先人之德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
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不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
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彌身若思率禮
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光悉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
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敢事則施於己試摩有闕遺矣君子百
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敢意之至猶用夷

風俗通　卷五　三

怳況於寵族乎抗典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為己高恐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沐貨財於權勢此罪人也四輝訛
疾上也劉矩居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恒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
星行電征數日歸過請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
見頓顙流（自是吾情）而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孫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
自男穿既愈知情幸有微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
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紏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

亮陰為卿。紛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坐
賓客開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繫于獄。弟婦
不哭成子。而哭孟玉。世人歸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
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
石碏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
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宜耳。今二家之子。本非元惡。但空誠心。內
發哀情。外露義勁。君子不禮中矣。周紛兇執。果毅忍如路人。昔
樂羊為魏伐中山。歡其子羹。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違

風俗通　卷五　四

命放麑。而孟氏旋進其位。麑猶不忍。況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
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李張所舉。函
封來輸張嫋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家國厚恩。
掾曹任裕嘉休懿相授。歲首上欲顯聖朝。下欲流惠氓隸。今李
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吾幸有一孤。
足續其祀。正相追隨。遂與偕何。為顯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
靈。會寵類之。從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則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
周乘當止者。莫遠郡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
叔度。郅伯鄉。盛孔叔。留隨轜柩。乘拜官江陵長。治無異稱。意亦邁
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遷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
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眾生為其君。乘雖見察授
而封來終。未離陪隸。不與賓于正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
當服勤。闕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猶子不以從令為孝。而
乘舊然要勤。同儕共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負
退。安在其頌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應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

風俗通　卷五　五

平仲言笑。晏晏如從三四。福祿贈以衣齎。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
懸職署。除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
校。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寵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所美稱其
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行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二物成。晉
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闢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
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減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
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強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司空府掾屬放
逐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
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
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
吏絕紹文書勿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
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
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體遊引耳其義不同
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孝上
名典君事不得自勤輒以家急假大守李崇請乞相見頗貴功
曹與俱班錄託乃斷遣時公表陛意亦然之然彈糾自是之後
彌以滋甚郡用爲恭縣用府吏上下相濟良可畏也詩云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宋政南陽劉祖泰爲郡督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爲戶曹吏太
守公孫憲嘗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
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
訓不能備光輝脅附（意來近品未爲大過）之任而乃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之而已無
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乘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
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讃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
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
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
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
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
凡殿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今白三百陵殿）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
在朝詘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資撲子當篤御故曰從
兄君臣父子其揆一也民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僭褻不便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豪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職
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
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揚已譽於
是起姜肱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君以虛獲實蘊藉聲
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
著騰以承命篤言宵征民不見德惟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
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

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委瓿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
裕哉葉著遺稿其德必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悲痛德漸
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鮮能不及矣
道相汝南李統以功爲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
咸用忿憤欲謫闕自謂統闕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
重任負於素餐求衛七十濃在懸車須被疾病念存首丘此自之
避水見聽許州家事能爲統得去實至願也君無幾果微時冀州
有疑獄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
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大指重疾氣

風俗通　卷五　八

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分奄忽塡壑猥冒紫闕庭寵
御座不勝其喜惶悸有療辭出之後必須圖也刺史不侵臣也上
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史
司徒九江朱倀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掾屬大
怒曰顚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藁問徐灑周聚
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鑒戒熒惑出入無常
能手書家以上聞倀曰可自立也衆爲劉草臣則勸曰天垂象見
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
東井辟金光輝合并歷時不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臨

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懷憤夫月者太陰熒惑大星不宜相干臣聞
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
必謀禍福之徵愼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倍熒惑明年有
霍氏亂孔子曰大上有可攘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
此言熒惑大精在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
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
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恩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
而靡諱親賢納出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發言熒惑從舍
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匪諶言天德輔誠也周

風俗通　卷五　九

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
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
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飭屢省務知戒愼以還未萌以此無彊謹
飼蜀自力手書家上上覽倀表嘉其忠謨倀曰數病手能細書謂
案大臣苟肆私意謂當上謝倀家尉勞
禮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
曰心苟不饒何擇於病朱倀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
縫時闕又倀年且九十足以憒憒義當自引以避賢辭赫使有
任欤以俟命耳何能乃跂念欲自提理周衆爲人謀而不忠雖

訖匡陳。起自營衞。夫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為。而遇中宗永平之政。故罪不暇。何慰勞之有。幸統內省不遠延。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卻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賤記搞譎。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數以大路。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徵。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懾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上賓備。伏甚於驚帽。冷淡此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高號

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寬說然贊成陳之罪。而折衷之。放之。明府賞賢。待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為分之一。詠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舉。多見識論。大何為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憲實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婁婁府縣。干與至政。競善所云。猶行公私。既見譏訶。不慙坐謝。負而多伐。譽以為己力。惟顏之厚。慣而俗矣。

風俗通卷五終

聲音

漢　汝南應劭　著
明　竟陵鍾惺　評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

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撿青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

是乎出。故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聲音之理。雖不盡詳。而大幾已了了矣。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常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歐陽子曰。商傷也。亦各有理。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為智。五事為德。凡歸為物。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謬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雜。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一作壎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壎如篪。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常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鼖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只引經書一證便了。絕不藤蔓。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一十五弦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至大雨灃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遂疾病晉國大旱赤寸二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板題中絃作韻趣所以為妙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今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此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柷

謹按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二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柷止音為節書曰合止柷敔注鏞以間敔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聲六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讙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閑居則為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比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歿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

法七星也

琴中之趣須得之矣。

也矣。又坎矣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弦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荊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淚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衆瞋目髮盡上指冠荊軻入秦事敗而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乃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無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不驚愕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敘事出入子長、而情景更勝。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　篴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兮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搉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二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竽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何不引齊王好竽事論之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籥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吹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 與箎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籥

謹按禮樂記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産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箛

謹按漢書註箛吹鞭也箛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鼓

韃按淺青注荻箭也言其鼓音荻荻名有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終

風俗通義卷七

漢 汝南應劭著
明 竟陵鍾惺評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録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顔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眼目○不何所好亦可想見）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琴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顔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遣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為蘭陵令焉
虞卿遊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
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
王請平原君願為布衣之交與飲飲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
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
貴而交者為賤也富而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
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貽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
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

卷七　四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
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抵
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奔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
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斤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卒受相印為万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
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以急士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

乃遣平原君虞卿遂歸於魏魏遇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
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濟曰君怨
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
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
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
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
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饑飯之竟漂數
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

卷七　十

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
我不能則出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
以為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
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為德不竟及辱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侯
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殺之無名今乃至於
此也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
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
者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

我誠乃宗尸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夫雲中太守屛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飲田閒
過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
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
廣為平北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
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
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
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
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
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廢所意氣周密人有薦玉都者禍
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玉都因事遣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蓋蒸
寒則漂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案寤轉
薄為辱上脩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國光鎮玉都葬
悔自總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鄭令謝
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未死
苦沈緜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
不相見視況今劫不相知語之何益火生命也醫藥曷為諸生事
急坐相守告以莫見收斂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
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請恬牀手自收撫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
才當為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邂逅
不自肯投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傳伯休辭讓融
遂不聽歸以衣車具薦蓐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身自
分熱三四日閒加甚劣被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厥稍加損又謂
伯休吉凶不違憂沛交心閒作薄具相一悲喜宿止傳中數十
餘日伯休強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

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與丹楊傳
極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悟非同隸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蓄去鄭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為丹口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環
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自中賦覺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
同歲也未至誦其實從刺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獄犴堅其鋃鐺
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為設饌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兄故當便
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為為

沛相誠失官乃臨中台晉辟絡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
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世情可恨至此
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勑兒客無素事作坐之何謂乃欲相及
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邪發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再
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
候股肱手之耳乃會其冢土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即坐
不命云坂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頓頭責客平輿老夫何

欲召陵令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豎子所慢乎孔子曰假我數
年乎其明年拜尚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車服子與以職疾
見罷然當世矣蕃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謙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閒謙九而友以傳得民是以隋會因洪身而不濟
夫友龍叔度其德而固推賢子既沒陵遲彌已凋亂伐木為焉
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處觸父子交秦
刎乎振冠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晉遵暴其
終始以交易離況容悦偶合而能中同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

後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
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
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雖能也安國不念舊惡金
禮中平李廣困威歸忿非義之禮宜尼既陳皆降而復朱業濟
天下唯虞卿通於强秦獨舉其身續述篇籍乘訓淺昆苻子夏
心戰則癯道勝則肥何必高祿豈爵以為融懿也

風俗通卷七終

漢 汝南應劭纂
明 竟陵鍾惺評

祀典

謹按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 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 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論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一設神物曰祀典也。

以寢為不本識斷訟焉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考較精詳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為后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非地祇

報功二字混以書之必求其神以實之則鑿矣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果故立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鄫子子次雎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稷乎神也與其餘不同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也

訛以傳訛從來如此主簿之答盡之矣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鮦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竈五祀之一亦正祀也列入老婦黃羊舒語便覺不經矣

風伯

楚辭說。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風伯雨師二辭典而有據合此未免荒唐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為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

釋師字義精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一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淄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國桃木

也。削子以為人。陰雨下。淄水至。洪子而泚泚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列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如膽。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

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世俗樂也。然屢屢見於書史。可見從來未能免俗。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翰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殺雄雞以傅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雞小牲也，小祀用之自便，或亦飛許從深藪耳。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令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然則殺矣，恐正人君子不為也。

膢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
民俗沿沿無因而成不可強解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解釋名義妙在近理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亦出思族亦可），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分祉也。
蘭亭脩禊即其遺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卷八終

風俗通義卷九

漢　汝南應劭纂
明　竟陵鍾惺評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祀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爲賊蔿氏二世欲解淫神關衆劫獄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苟諸不徙桑林之祟而兩侯之疾間繇是觀之則淫祭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及誠推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迴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工論足以破惑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郴為汲令以夏至日請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

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理在天地間原無可疑只是粗人不察故惶惶耳一到細心明智人眼中便了了矣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欲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鬬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鬬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鬬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自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

之晏子不為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言斷於信何必出之於己晏子又闢一進言法矣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河
有氣槩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為酒
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
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為
王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太后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
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亡酒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
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
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

風俗通　卷九

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
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
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
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
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能紀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
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
予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非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
能禦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
行酒時固有火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
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
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
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
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
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
糾主者髡截歎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
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
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
三牲分等師巫誑禁朝廷旰食百姓嚣然禮興在有年饑則損
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
紛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
中覺

風俗通　卷九　　主

處置罷得中清然民情不盛即衰爭知其後之不如前也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
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
神合契知其吉凶欲平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勑條巫家男女以備
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與河伯嫁女同意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
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
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
民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
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
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
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
吏張設罪罰犯刺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

風俗通　卷九　十七

鬼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勑之愈急
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愚民無知易入鬼魅非正大君子力持風化未有能挽回者
也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
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
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
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眾巫數十
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
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
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祈禍趣讀之頃敘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
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
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
行自愈眾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
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
所種耳因就斷也
天下鄉邑小祠大都類此

石賢士傳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疫。頓息石人下。小眠。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放此。凡人病有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𨌺轂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未復其故矣。

昌黎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的盡此情、

夫之猶不
蛇人所石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屋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文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諸弟衰絰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惝惘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澌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猶未晚也。兼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為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煩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于畜生。凡菜所𩜹殺。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能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胸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為拘凡之所為。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為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言之為怪又不足怪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叔堅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畜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惇惛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脩政大夫脩家士脩身乃卽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不肥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斂重數刑罰懆怒罪三也有三罪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欻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燒盡而簏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侏御者益喜與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北即亭所）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挐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貍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鷙令尸亡、泝江而上、到峪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鬼魅世界、如此智勇人自不可少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豈能害人乎

妙於治怪只是一不問不覩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季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感名所實應且感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成名素著遷營巫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鬥文帝時亦復有此傳者著其云為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人得神以昌乎

白光來必去其君與或別有見趙以之節解弊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為變怪者

謹按：大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扶摸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子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為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與俱往。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蔡吉也。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倮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卷九終

風俗通義卷十

漢　汝南應劭著
明　竟陵鍾惺評

山澤

孝經曰：理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鵠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

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岱者爲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考古精確

四瀆

河出敦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五徼外。岷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泯。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也。今配林在泰山西東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絶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殽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國人然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故墟在濟陰城陽縣帝嚳之墟閼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雖状若汲印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為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今漢有九州之藪楊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幽州曰奚養在虞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所為遺逸國

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荒蕭手斂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蹕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逆禽之地。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其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谷此[illegible]

[illegible]民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約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卷十終

秘傳天祿閣外史序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象明裕質而盡美婉而成章得國語左氏之體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之雄而無其陋皆

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所不載者也試讀一過誠有令人毛髮泠泠凜然透骨精神與造樂而忘倦者春花明而秋雲斂江濤推而蛟龍吟一造化自然之

昭著豈人之所能與其工哉攷之當時與叔度並舉孝廉如周子居艾伯堅郅伯尚封武興盛孔叔此五人者皆產於汝南而文章事業寂寂無聞而叔度猶

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人紀真淳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見推於林宗受式於元禮而一時諸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恒存於世傳出於晉

復藏於唐之田弘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滄學士延得之秘閣典籍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後續果有數乎？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

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繆況外度之高駕又非澹之諸侯王所能騁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於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徹諸列國以

或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烈而不敢言託為此書引類屬諷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抑予承之翰林三山林公手校是編曰此其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耶後二十餘年乞假往老日与仲山徐公論文林下因

捡出以示人僉曰是不傳之秘
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私寶之
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之
簡端時

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溪
[illegible]
王鏊序

天祿閣外史目録

卷一

賓韓文二十一篇

卷二

賓魯文十二篇

目錄終

天祿閣外史卷之一

漢　汝南黃憲撰

明　竟陵鍾惺評

賓蔣文

巡幸

天皇幸於蒼梧、燭棠諫曰、臣聞聖辟不徼攻而玩世、哲主不輕擾而荒體、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以觀諸侯也、昔禹治平水壤、巨畫萬國、以鎮民神、故巡狩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究晦昧雲之悶氣、故臨九河而頌禹烈、躋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狩、亦不得已、驅馳車駕、經越山川、祀之以歲月者、豈荒於遊觀哉、陛下龍飛、初紹勤於政、天下想太平之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初政之勤是已、安順之朝、案威怙寵、以貴威福於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尋以兵、市無甯貫、陛下則以為清淨之治、飢民竄沚、陛下則以為雞犬之鳴、由此觀之、奸臣之蠱也亦眾矣、陛下不悟其奸、而高於無為、以聽其亂、又為巡幸之舉、駐蹕蒼梧、輕玩萬乘於不測之地、置楚國之財、通奸臣之隙、而宵開苔釁、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增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庶民之望、天皇納其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

淡然之味沁人齒牙

危言激論可為諫君之法
骨清氣爽有疎竹蕭蕭之致大可醫俗

燕言

激君遊古息國寄慨而吟有燕慰於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奚為此遊也激君聞而視之乃叩曰汝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鬼也是為幽厲炎炎之室其將顛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涕飛於冀州之墟激君諦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國之兆也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請奈務黔何燕言息國枯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炎炎者傾汝其輔之寓也猖介不敢以激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怪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於言靈假於物愿敢不惟命捐股肱之力以報所天激君既作息

而嬉見郭泰立於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甫釣於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為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為樂乎曰肖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縱得之則烹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月之憂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憂也故憂然則今之為士者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窺子之意將王室以為鏊諸侯以為池洋而縱之而趣于鏊是子以王室為憂乎曰微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託諸琴乎遂合櫚移日而去

微言妙論圓轉如環而會心却在言外

交情

李膺訪徵君於衡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小岸見丘虔耶。曰。森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譜泰安見而上）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慙色。乃從駕於野。與郭泰乘聯驂而造焉。有樵者臨谿流。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縕袍寒。谿澄而無梭兮。木葉遠泉。二子聞而瘦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揖。而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責謂李膺曰。甫久不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曰。膺以羈紲。不能仰挹清範。戾也。久處僻壤。無聞令音。私自慢滌。座。徵發使者責以咫尺之書。繳以不腆之饋。亦惟是愛森以相違

也。子何辱吾以饋而報吾以書乎。徵君答曰。惡也。聞之。貧者不報人。以幣故。難於使猶報也。夫饋甫以幣。今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惡之下。塵於斯也。春秋之斯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飧。有蔬食。足以為齋。晝則枯門。有琴籍。足以為娛。夜則寄臥。有蕭榻。足以為安。豈復余乎。夫交而不報。恥也。不能報而受之。亦恥也。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恥。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僕室結縲。雖整步之僞。咸勤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奉饋力之力而況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臥。徵君謂曰。林宗已下。無答

景寐中泰應之曰聖軏賢轍一行一瘢時哉各努力也是歲黑蔓作亂

寓志士高逸之況穆如請風千戰而下悠然想見

兵法

有巨盜攻寘阸之關一邵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匿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無善騎驗千錢於百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奪時群盜將陷關司馬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不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有司聞之倉卒皆詣於徵君之廬以綺輿迎之徵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庠序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不許國家大議盡訪諸本高手有司請曰鄙君王佐才也何足辭讓賊今不職不能請安土壤使男女悲嘆父老奔走群盜以殺掠為名也於寘阸關徵君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若不然是絶百姓以乘寇也徵君乃妥步乎遂行徵君以綸巾玄服乘輿至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為利若以計御之猶關遺而放熊終為人患夫禍一郡而貽患於它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家故以計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福也敢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騎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本故兵家詳機於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狀之乃今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科撕之諭以兵情開道而出遠

出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堠舉火關外烏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閒暇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閒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黙以六經爲文六籍爲武今吾衆臨關彼傲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其斃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捨之俾有後令壯士舉烽火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望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烟氣昏慘壯士守關者皆寂者不諳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曰敵至而內不應吾料徵

君實矣彼必懼而不適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遊且退火遂不相接欲勒馬而趨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撥戈馬前向衆呼曰得火尚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騎馳其後而擊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衆追及見纓汗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生爲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舉兵也不傷一民不匱一庫而指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兵君子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曹公謀兵猶美女作男裝未免時露嬌態也

天皇封徵君以慎陽之田又以蒲輪玄纁聘之徵君上表辭曰臣憲以言謂者斯剝之勞奚補於社稷哉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菲劣而聽左右之譽賜臣以慎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玄纁竊以爲遭遇之過也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務光執節於殷湯二子者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光竟辭而不就以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堯湯爲棄賢也且有令名臣賢非許由知非務光而有堯湯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嘉菲臣故州木落於待黃之秋而衡門之堯蒿獨茂塵磯沸於風會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亦以任風之宣揚

而聖情之憂鬱也臣實恐焉是以荷与斤之餘輝而流汗交襟觸然而市懷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於蘇綿之列而厠於呼弗之廷矣臣願天皇聖明慎刑罰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確骨鯁忠言之路容臣於林莽詠歌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乎臣之所以仰祝於天皇也臣北面而稽顙彈增感激待命草間無可逃遣謹上表以聞天皇漯允其奏然辛不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尋老子於太清殿匈奴寇雍冀二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誅微君謂袁閎曰甫聞去惡木者易去惡根者難袁閎曰子何不効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微君曰聞者國家多故此刑蕩肰淨意而還譽雖忌忠而必賞其意而渝怨雖寵佞而必誅薄賞厭忠故厚誅之薄誅厭佞故厚賞之與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賢不肖淆也夫淆不可以致士淆則賢者難為濟不肖者難為函故賢者必於憂患而不肖者必於安樂也淆其臣乎以有濟濟者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涇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顯顯焉紂僇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淆之主也僇賢而近不肖其過也闇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淆之其過也亂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慎到曰得馭者調其駿失馭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

自是經濟名言不獨文章妙也

機論

韓王見微君微君方耕而歸盟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返闔它日又見紐以幣將於庭微君乃就載以還謀輔王室之策微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有善奕者以奕說微君曰子知奕之道乎微君曰不知也奕者曰吾與子奕之可乎曰夫奕以機勝以不機敗吾不能機何奕之為曰子惡機而不奕不知子之機過於奕乎曰何為其肰也曰奕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員而神詭而變故吾奕者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雖肰此特奕之邇耳若機之流於毀沙也肆而淵乎羲皇得之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穡軒轅得之而剪其兵勛華得之而禪其罷夏禹得之而驅其溧殷湯得之而陳其紀周武得之而奮其鉞蒼頡得之而成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之而神其射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雲其梯甯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蕢有抱甕者惡桔槔之機而不用肰惡知其甕之為機乎由此觀之天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於應物之所動於無形之源乎今子之状

也將以仁義為機而運諸侯於掌上總兆民於軌物經之綸之暁之張之吹之噓之若噫氣之雄風而解騐乎萬竅其機也如是奕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為機賢者以禮信為機謀士以術數為機辨士以從横為機此機者皆利于諸矦而顯名者也君子其擇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聖賢之機者貴不可限乎翕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蓋翕而張之庶乎義之氣而解衆庶之鬱哉微君曰吾將機乎

文勢汪洋若千頃波正叔度之量

形勢

微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為天下樞者莫如韓韓固戰國也宛穰襟其東大乘峙其南武關工其西成皋鎮其北韓之形勢足以扞四面之敵通諸侯之盟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指則諸侯來若長江盤紆於中而九派之流為之奔赴而下注也以韓之壤地視諸侯之張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衆孰勇焉以諸侯之聲望視賢王之族孰義焉是三者皆無出於王之右矣自大禹創素於夏申伯受封於周楚子設險於方城秦人用武於南陽故韓之國實奚難致王定伯之資也漢興凡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為羽翼新室竊漢二誰劉據北武倚舂陵而發迹更始臨清水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當天下之樞胎之以令德脩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可以會盟諸侯而尧齊王室夫南陽知士之所出也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於南陽之衆與之謀國而清民以顯其業無使百里奚之事於秦而尚蟲之謀於趙也賢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皆矣雖擁成皋之固以為金湯操析邑之鉄以鋒劍哉登彝門之關以揮動戈遏淮水之流以飲爽焉臣固知賢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虚係於韓王室之强弱係於韓王望之安危係於韓王若不脩德則王室必虚必危必弱王

若修德則王室必殆必强必安自然之勢也賢王欲㤀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所以為賢王計也臣布韋之士蒙賢王二頃之殷遇臣以不人之禮是以披素露腑於賢王之前也王其圖之

似戰國又絶不似戰國當於其醇厚處辨之

災異

桐柏山崩淮水溢決襄陽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於微君曰桐柏韓之巨鎮也今崩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微君不答左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於黃微君微而不應是無禮於君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憂益矣是寡人不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惕乎遂命駕而見微君微君方鼓琴韓王筍其館而謂曰叔度其涼哉何不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微君對曰臣聞之國之修短吉凶卜於龜士之延卜於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戾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

將徵於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於山川遺咸王室寡人是懼敝邑三歲無稔臣將為墟今桐柏告崩淮水潰決以溺吾人民蕩吾禾黍傾吾廬舍寡人雖然不能施號於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徼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慈顧微君之明德以庇寡人幸毋棄也微君曰有是乎哉[illegible]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桐柏水溢於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女之尸燔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黔王嘆曰自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微君斂容而對曰波猶浮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

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匈奴寇邊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illegible]
厲之氣彰矣
清新雋逸之致映人眉宇

制兵

韓王問兵於徵君徵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用武之世異事禮樂哉徵君對曰夫君子修文德於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寧修武德於用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鄰國無釁。何以討霸王之功哉。若以武雖強弱殊勢。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且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師於召陵以援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於函谷以迎敵。而卒收六鼎之形[illegible]非用武之明効哉。春

秋戚國以近于今談兵者雲集角武者熛瘯上則折衝扞蔽下則寢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不可治於用武之世也。明兵徵君異厥術。而不以論寡人欤。是使寡人無奮也。徵君對曰。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鼓之以旌旗。明之以弓劍。節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戎。桓文之兵昧禮樂而猶是以節制。是以伯其身而天下謂齊晉能令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異奮乎伯。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闕其干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

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為兵也
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為螻蟻以刀鋸為金帛尚有匹夫高桃
而滾者天下皆以為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
昔晉文之霸不以兵車而為諸侯之盟主文納天子以示義伐原
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衛楚宋不勞而疑伏是晉文亦禮讓之主
而不黷於武由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徽君對曰召襄王於河
陽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遂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號諸侯
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之強以賢王
之風馭之霸不足圖也乘是時而脩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

之止於霸而已矣且以後於晉文夫晉文之伯猶節制而當之以
構也今賢王之權在天皇於王何有若淵默而修德則賢王之權
歸矣下其圖之韓王曰善

談兵而無武夫暴戾之氣即此便是禮樂

寵査

韓王有天壺紫英二姬寵見於宮二姬聞徽君之賢也求韓王聘
之徽君見韓王於黃翼之樓二姬隱於雕屏窺而乃笑徽君謂韓
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某徽君之令名故隱屏
而窺耳徽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即隱屏之姬也徽君作色而
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為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
王曰徽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妻不以一笑而辱徽君夫笑妾
婦之庸態也徽君以妾婦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徽君
默然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徽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徽君曰夫以王

之二姬猶能辱憲況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窺其意乃向屏而泣
徽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於其泣而見也韓王解容
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舉樂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
二姬對曰妾恐辱徽君也樂之者重於笑徽君之辱亦重於笑是
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為徽君無所報於韓矣
徽君曰嗟乎二姬之用知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朕
王其荒乎何以保國韓王曰寡人命二姬奏樂以徽君無命故懼
而弗為也焉用智哉徽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笑而不
笑朕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今二姬之笑

有褒姒之所不為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而知其佞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違且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王盡洗髮紫英泮瑩鑊以觴奉徵君酒激於此徵君固辭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飲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以文心知意）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肌二姬之觴徵君深疑耶肌觴而飲寡人亦惟是解疑於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寡人是寵非以備樂也敢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懟寡人是徵君之指過矣徵君避席而對

曰懷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狀若麝雲容若幽蘭藹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慝誅暴亂使盜跖可化為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度政棄百姓適足以忘國故珠玉為塵錦綉為厭綺蒂鏤床棲於溫雲寶瑟瑩鑊流於烟霧富貴之樂於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眠治容臣竊以為賢王之羞也韓王有慙色徵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讒之于

能於敘事中見文章，又能於文章中見情態，自是左丘明得意筆，不長益堅謝不敏矣

智論

徽君憂二姬之讒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蜉蝤同出於陽而不為黑蠖之鳴黃雀蜻蜓同翔於空而不為黃雀之飛鯤魚蝮蛇同潛蒼水而不為鯤魚之化若此者豈限於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蜉蝣之安於默蜻蜓之限於飛蝮蛇之困於遊者波亦為知尺蠖之喘黃雀之舉而鯤魚之化也惟不知故以類群而不毒是萬物之激惡皆以無所知而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則必莫慕則必傾焉惟大靈覺於物故無愚亦無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殆殆而不窮窮則必復若玄王素主之於凡庶雖

無所大知是以而莫知其所以資貧而莫知其所以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湯勞莫知其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群處貫貫然以顯之爾矣昔傲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以顯而不辱紂之於文王也無大智故得以寧而不困管蔡之於周公也無大智故得以請而不衰雖厄之於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隕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從與智合以光耀於天下而銘偉功亦命使也然也豈惟玄王素主之異於凡庶哉今有愚夫老於田野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據其主者亦盜賊無大智也況於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邵申伯鄭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賜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之時是使齊桓晉文矣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議於後無乃棄天之賜而閉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為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旋踵而長歎也王共熟慮焉韓王曰善

評說

二姬以計去微君、譏於韓王曰、妾聞諸侯皆寧則不可高士以養賢、百姓皆膽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束遷之弱、藩籬犬吠之微、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益於君身、雖河間求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府庫蓄以百萬、宮室之麗、續以蜀貴玩好之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旋、舉陳於前。妾得侍於君之堂下、以供娛樂、是諸侯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於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為終身之樂、以昌後亂、不亦善乎。今遊說之士、不顧君之後亂、而耿耀於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

勸王以圖徇漢不測之功、非藏也。而且不智。是以磨舌於諸侯、以要顯榮、釣寵業而為賢。進而若懈、退而若憂、得齊之情而泄於楚、得楚之計而通於秦。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恥、在國則顧者拜之、而不顧。吐談縱橫、作喜作怒、似蘇秦蔡澤之說行也。以妾料之、不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於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哉。君速布令於國中、以屏游士之迹、且黜潛於鄉壤、是絕禍也。遂說而絕禍、則君與妾均其福也。妾無怨焉。韓王曰、子素不昵、故說士不遊於國、向者微君謂予、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靖皆之法、而知惡耶。夫纖哥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攀於天子、其才足以賓於諸侯。其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謀足以安於社稷。不可惡也。予其亮於見汝二姬毋佞明作。韓王遊雲夢之山、與微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鶯之歌、歌曰、雙鶯遊兮紫庭、剸嚶嚶兮陽春、孫鳳舉兮雲夢悵寞兮哀鳴。歌竟遂縊於宮樹而死。

說遊士病痛語入骨、雖明知其然、亦無詞以奪之、女子之口、可畏如此。

二語翻令不出來與子自美之寄妙書

愛憎

韓王與徵君遊與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之謂徵君曰
吝乃命左右旋駕徵君固問韓王曰王之歸為二姬乎不然何遽
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疑則二姬坐矣臣不能逆王以絕而待
王於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
二姬不棄於側寝則息聽則忌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
於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游是嫌遂教歌而去是寡人
若行陰雲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徵君對曰王為雲夢之遊也何
不舍臣而携二姬乎臣以為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乎豐山

如淚激道思而張心脊遠

二姬進清泠之泉寡人游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於伊洛
二姬進魴鯉寡人田於很泉二姬進雉兔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為
此樂小今雲夢之遊宿人以徵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哀寡人
雖有晝者之妾五七歲嬖之女二八亦無以為也徵君對曰王然
二姬之哀猶鬱而戚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為飯牛之歌而不得
君哀於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歌亦戚然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徵
君曰從王之游既無從士又無寵姬王既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
於宮士死於境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
人之腹心也其生也偕其死也皆戚寡人奚擇焉徵君曰夫婦

冰史　卷十　十六

事於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罷其讒姬必憎其猜由此觀
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也王命駕而遊姬在為士者覆而歎
之苟遊於王王亦能以罷士之情想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
歎必不向素悄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迹也小哀則戚大哀則涕
不可偽也王之於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
之罷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於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姬
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為臣而哀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
慚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
哀而遂絕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遂遊鹿臺而還

冰史　卷十一　十七

妙在情景不可言處能以不言言之而笑啼俱若有聲真妙文也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於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於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閒生七歲而為讀書於無閒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為王晁也寡人龍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閒生學於無閒必其以孔子為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閒生臣之弟晉季去也今從臣於王之國且聞其以庶爺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薮之矣何取於博韓王軒然笑而遺冠曰徵君課以無閒生為弟子那寡人耻

然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閒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遇無閒生無閒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為其然也無閒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肆文如貫珠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知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於衆聘而短于伏成章而潤於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漢孫而光輔乎漢室於今猶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過砥梁望之乃石梁也然於潮梁不從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而胥而難頃之潮涸流有涉然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論梁而待潮乎若又論梁而待是使越人笑於梁烏得為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為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於鴟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惝然冥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於子矣無閒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徵君哉二姬夫亡寶威宜人子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疎又不能以子而諒徵君故寡人三陳醮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曰易明式微

諫進

微子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微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臨。何捐棄也。左右告微君，微君荅曰，甫欲見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絶，故孔子去衛，其雖合者必不易絶。故寡成由于乎齊，而後相離易，在君士固之隱，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雖然，大賢士行其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為之舉，要樂者，召道之門也。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不蝯遂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蝯遂其志，則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讒有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蠱於前而衰於後，是耗氣狗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絶者，必作明而作憍；狗志而未墮者，必作强而作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為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而杜迹於王之廷也。夫君子處以照物，知以納機，凋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有祝焉，否而後見。時或舉二姬於心，况不召而往見，胡可暢也。得無悪乎。左右以其言復於韓王，王以牢享之，侍而問政。朞月而韓國無窮民，有司廉，道不拾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於王，王立梅姬而寵之。

規正之言，作戒心出之，機局自妙，

妖孽

微君遊嵩尚之山，見二老者，登一古塚，祝曰，炎炎之室，其據將頹，田為戚蔓，好雄帝。微君聞而怪之，命從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冥冥，二老號哭，遂化為鳩，飛於岩木之巔。從者俯而告曰，此何異也。微君曰，吾聞國將亡，聽於神。今二老之論，非人之言也。又化而為鳩，其怪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依鳥而為鳩，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今外戚盛而主柄移於婦猴，而皇威伏，賦歛急而頌聲息，災異虐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於朝夕，可坐而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分祿帛於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鞏王室之動靜而陰鎮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舉誅，僇愛臣，翦滅汙吏，攘外夷而固中原，則盟諸侯而定維業，此誠一昔之象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遇風，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言未卒，二鳩長鳴而逝。微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今知諱於嵩尚之二老，而知漢因以亡。小子其識之乎。

古趣淋漓，

世子

韓王世子辛、數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楊周喾曰、子哭世子也。爲其賢乎。澂君曰、朕。曰、子之賓於韓世子、未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與左右鬬雞走犬、以爲遊卻之樂。此薄德也。子奚賢之。曰、韓王曩而求凍餅。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餅而藏之。既凍乃進於王。韓王說、爲之賦懷冰、美世子也。及世子辛倚風去冰室、而命氷鏡妝之。基甫是以悲爾。周喾曰、子何不諫玄也。其在乎玄也。其在乎、孝子苦心爲之。美人一唉罷之。千古感傷在此。

賢妃

韓王夢二姬與之遊。王驚。倚風侍寢而祭曰。君寐弗寧、何謂也。王曰、吾方與王壺紫英遊於香圃、臨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歌。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孌也。倚風出、悼衰媚而諫曰、妾以爲君之夢商巖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既歿、猶不釋君。況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娛君。生不願爲二姬依衣、不願爲二姬遊。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妻聞二姬有罔罷之過、有毀妾之慾、而又有怨君之戾。以怨而歿、何德焉。今又蠱君於夢寐。妾以爲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冒死瀆君、君其念之。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之詩何義也。王異之曰、汝聞殆及此乎。吾聞微君云、夫風始於關雎。基風化也。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罔非善也。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麟麐之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天下、則文王之爲也。吾誦關雎而思文王乎。事殷之心不渝、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爲文王也。夫是之謂關雎。倚風門、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賢才乎。王怒曰、汝烏知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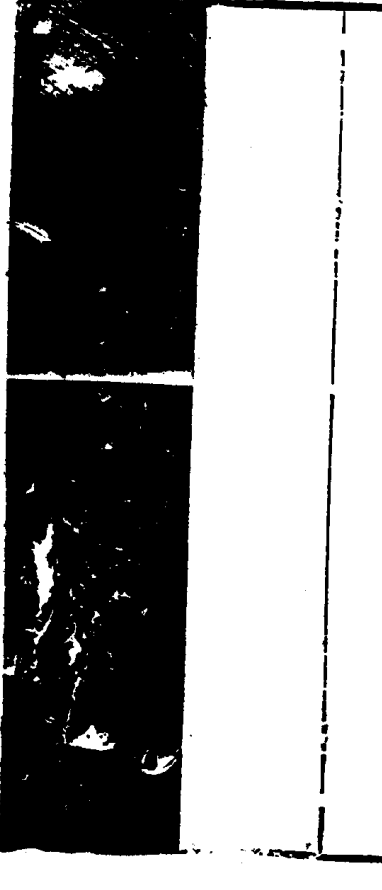
之不衰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怨於君而君衰之其死也
負於君而君思之妾是以測君未能也王乃笑曰吾不殺天賜以
許姬是吾福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雎雎堂下韓王
與倚風撫琵而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句踐之恥而竊有志焉
乃酹酒於盥左右皆觴之謝曰臣敢不盡命也是歲韓國大稔諸
侯聞韓王得蘇姬成以千金媾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於是國人
爲於市農聚於野布令累月魄美女者乘載於路韓王聞之笑謂
左右曰宜人得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未
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哉雖吳趙燕趙之産不能

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爲美足以
國鄙之女有一日一肴之麗者悉進於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之
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皆慕君之詠關雎
也君亦惟是議刑于宮闈毋荒其色毋貽其才毋淪其鄭聲以勤
於公室不亦顯乎且嗷君有顧回墨瞿之賢實於茲國諸侯若失
重負由此觀之雌雄之形決矣况諸侯之富皆埒王室求如倚風
者易而求如嗷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文王拘羑
之時凡逈紂之欲以釋文王者豈皆后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
誣也君將倚風而委以宮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於外然後可今

君之得嗷君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謀以詢之使諸
侯倚籓籬而觀笑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警而吐肝膽於前也君
有其國而無其土壤不可謂完有諸侯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謂
貴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討於
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簒也成王弱也柩文之典非逆也
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體逆豈能與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
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噬於韓韓王問於嗷君將以辟使以
楚書有盟意也嗷君對韓王曰諸侯相睦禮也禮不可失於諸侯
失則鄰國之使不入於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

乃享其使而報之

情態口角種種逼真良史才也

嫡庶

韓王欲以衛風為夫人莊白諫曰不可夫先王因名以定分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宜陰静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以贊務暢陽蔚也故天下以諸侯為級諸侯以卿大夫為級卿大夫以庶人為級有級而後有序有序而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於后猶諸侯之於夫人也所以示禮要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示宗親蠶以示勤故能為天下母諸侯亦然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唯齊體於君是以克佐於內而致享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降庶有寵而無隆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瀆於禮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瀆禮則名潰名潰則不尊不尊則悖悖則淫淫則狎侮刑罰而為天下辱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昔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妾為妻則代之非私與也所以尊王禁也今衛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賢聞諸侯君之明亦至矣衛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至矣夫美而賢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執是名也不足以為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為姬重且亦玷姬之名累姬之美而返譽於諸侯即臣見韓國之日卑也君其慎之王不聽乃訪於徵君對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為何如也曰以王之所為于其晉文乎王寤而悔之

漢宮威儀不失尺寸

奮娟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絃以動王。王喜而飲酒。倚風執琴於宮學關雎之音。徵君聞之、叱曰。是琴也。始作。有若鶉之發繡而有雎鳩捕物之聲。誰其鼓之。誰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徵君曰。然則何爲而琴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曰不可。夫關雎之詩咏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琴之。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陵上。卑越尊。不可訓。臣聞倚風之(疑有脫)好爲關雎久矣。王以爲賢。臣竊以爲憂也。夫琴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於內。則瑟之音乎以和。志戰於外。則瑟之音激以爭。今姬也

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釁於琴。非祥之徵也。夫釁不可長。以寵而長釁。是玩百姓而瀆諸侯。且以倚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嗜。則四鄰之諸侯皆欲無禮於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鄭以爲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強。王將修政之不暇。而賜以一寵。賜其妃經則千歲還王室。卒不能何韓而依矣。何韓之大國。而不晉鄭也。臣不後寄食於諸侯。去混王之世。舉以爲夫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嘆四事不立矣。徵君出。有嬖人讒於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雖有懿德施行。不能範於國。竊爲夫人惜之。今秉君之寵幸而弗自圖。恐華落不再榮而嫉妒之怨鍾矣。徵君固賤士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駁諫。彼將以二雉侍夫人。恥孰孔焉。夫人欲得志於宮。必太微君而後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爲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爲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寵君之酬而泣於前曰妾處幽獨。彼日月之末光。得奉箕箒之役。樂宮無嗣言。妾何幸有此與也。君亦不以妾之賤而殘其寵。欲舉妾以不次之恩以爲君重。妾實菲薄不敢仰首而承也。側聞徵君短妾於前而結君之左右。君信以爲讒。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使爲士者謗於通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妻而有累也。願君賜妾以死無

使賢士曠於市朝。以爲君辱。昔二姬之死於繼也。不可謂怨。妾欲與二姬遊於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君必啟前之心而去之。堅寵隆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中矣。明日王果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言以愬。倚風泣。王亦泣。遂議立倚風爲夫人。是歲徵君行。

一只兩注字有無限光景在內。文章簡遠之妙至此。

卷一終

天祿閣外史卷之二

漢 汝南黃憲撰
明 竟陵鍾惺評

賓豫 又

辭受

徵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秦宿於濟陰有盜者竊其資從者曰子窮矣徵君曰是何足以窮我哉夫君子遊於內而窮於外樂於心而困於迹此負道者之爲也如是而爲維而不窮故游諸侯而不得志是吾窮也頃有韓使至餽百金以爲贐徵

君不受從者曰若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爲笈仁義爲贐則爭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飢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於諸侯以爲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軻有受贐之義窮則餽餽則受禮也子奚指介而自困其身乎知者不爲也徵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信飲甫以仁義而欲寄口於諸侯以免於道是從遊者皆乞人之能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心爲乞人之計則飢食且羞之開殆有甚於色者汝亦畏死而取之邪兄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爲是而伯夷之廉爲非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爲師而盜跖爲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爲窮孟軻之受贐爲義而病甫也不知仲尼獲麟出涕曰吾道窮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萬鍾於我何加焉由是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爲窮而孟軻未嘗以受贐爲義也且孟軻之受贐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宋之君於孟軻未疏也在國無發人之讒去國非簡書之故是以受宋之贐而不辭也不然何却齊之兼金辭齊之萬鍾而綽綽乎有餘裕哉今韓之遇甫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惻誠內蔽於讒外障於佞若之何能之甫是以去韓而賓豫不幸遇盜日中無炊僕有飢色車不接轍空笈

而進韓王遺餽甫以金此稱義之福盜也甫之不受又何疑乎夫失志於韓而受其餽是猶魚之失水於淵而又吞其餌也受餽者傷於義吞餌者妨其舌其貪均也汝欲甫受韓王之餽而自同於吞餌之魚或則免矣其如義何韓使爲之於邑乃棄焉而還豫人聞而餽粟徵君受之曰義也

洗發仁義是參孔孟之微

闢邪

天皇祠老子於宮中自謂紫微玉真帝君羣臣上表稱賀李固諫曰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仰建玄極此不可以爲號也昔我孝武皇帝說求神仙肆興土木六經表章而末旌是以方遊之士踵迹而進以師事之及其徂落天下稍武而不疑眞昔以天子無遠民以自崇也陛下即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雁行而入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熒惑水旱之變不及奏宮廟陵闕之火不及聞負此于之忠者哉幽於清室張如簧之巧者或臥於廟堂臣竊思之可爲寒心哉陛下誠宜恢裕德化振肅綱紀以消汙穢鬱濁之

氣朝夕傲惕居之以恭敬無怠朕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玄號惰萬幾之憂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照先於祖宗而昭教於後世臣以菲劣之才忝列三朝顧無尺忠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詭嬙之行以爲陛下辱朕臣隱忍於質帝之秋而欲効忠於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叱心裂腹以覺悟陛下陛下不以爲朕老子不能爲陛下忠陛下反屈膝而師之以重爲權奸之竊笑此微臣所以憤懣而流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爲是而亦不享陛下之祠矣夫陛下疎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臣恐天下縉紳之士翕然向風皆舍儒而崇老以瀆朝廷此非陛下之福也

書奏帝不納微君聞之謂李玄曰嗟乎難日至矣

此文妙在不作醜詆之言而異端之非自見

河殽北之盟彼二君者皆尊周而攘戎遂為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緒業不亦可乎容曰夫以大王之賢明天子之尭雄春國之地有徐光之饒河濟之利羅蒙之限以為固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為也其奈大王何春王不能對徵君拂纓而前曰何為其然也昔周室既早封建之國皆為戰場商鞅范睢儀秦之徒相躡而入弄轉圖之舌以遊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者亦時也今天下為可比肩而語哉子欲以儀秦之術行於成康之世猶隋準之羣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明矣且靈也聞之識時者不先乎衆成事者不謀於家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寡而進是以重寡又何賴焉春王稽首再拜曰鄙寡人今日得聞先生之誨敢寡厥志矣

寓言之妙直可奪莊生之席

樂諭

春王享徵君於南宮陳六佾之樂春王問曰今日之宴得無欣乎徵君謝曰[illegible]之耳矣春王乃命樂工舞於階其儀鶴躍其羽楊楊春王曰[illegible]何加焉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於娛心而後和和而後化干羽格苗鳳皇儀韶游魚聽瑟孟嘗泣琴豈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樂為心娛臣是以不敢應也春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徵君避席而對曰駿哉王之問也夫王人者嘗政三年而作禮積德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於舞蹈而合乎性和於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樂和而不淫怡而不樂故禮極而樂除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鼓萌蘖時雨之沐萬物此之謂娛心之樂春王曰善

顏度春容故可貴也

士論

齊王疑士、問於左權曰、士之遊於諸侯、利歟否歟、左權對曰、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禁、故諸侯之不可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夫乳而生者衆矣、未有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士為體、故動無罪形、以士為心、故謀無異慮、仔士者如飲甘薬、擇士者如調瑟弦琴、言士之重於諸侯也、齊王曰、擇不同歟、曰、雖可以利諸侯者、亦不同焉、臣聞得賢王者興、得謀士者固、得辯士者達、得勇士者强、得藝士者楊、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游諸侯、墨翟以仁游諸侯、管仲、季札、端木賜、孟軻、荀卿以禮

義游諸侯、范文子、趙衰、晏嬰、范蠡、樂毅、魯仲連、以智游諸侯、商鞅、毛遂、荊軻、藺相如之徒、以信術遊諸侯、廉頗、趙奢、孫臏、吳起、司馬穰苴、李牧、養由基、孫武子之徒、以兵術游諸侯、蘇秦、張儀、公孫衍、蔡澤、陳軫、代厲之徒、以縱橫游諸侯、以道游諸侯者、諸侯師之、以縱橫游諸侯者、諸侯從之、士役於諸侯、則馳辯無端、策餘廢無忠謀、故曰、一激之怒、突於火、三寸之舌、芒於劍、足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為利於諸侯哉、齊王曰、寡人得傚君、果利於齊乎、曰、激君師也、臣不敢對、曰、荀爽何如、曰、爽臣之甥也、使之輔賢王、可以膺一面之寄、疵賊不敢據蒙山而窺燕、王其聘之、燕王嘆曰、嫢不肆覩忠臣、不與其師歟也、子之罷足以輔寡人矣、是歲燕王田於首南、獲麃以歸、

論士之利害了然、凡有進士之責者、不可不知、

奇崛有致賛人之寶

玉諭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荊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荊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寡人為荊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荊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王何以荊山為無玉乎、荊玉之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於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為兕杯、其妻視之、誤墮諸地、是魯璵無倚頓之杯久矣、今有人持璵璵以進君、亦以為魯無璵璵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玉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荊魯之玉為然哉、君魯國賢士之藪也、今君以為地不再產、則魯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顔淵、顔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衡、曹襃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遊於魯國者、皆荊山之石也、奚玉之為、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庭有刖足之刑、而荊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懇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何利焉、王不聽

人勢絶似李斯上秦皇書、而奇逸之氣勝之、

重賢

魯王得楚人之王謂張襄曰昔卞和獻玉於楚王楚王刖之又刖其足以示衆夫知玉不明也刖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荆山之王徙寡人貴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襄對曰王不如也魯王曰何爲不如曰臣以爲楚王之明也故不知夫得玉不足以强國王知之乎知强國者不以玉則楚王之知不可謂不明也刖士而絶佞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時使和氏進一荆山之士於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刖也況刖之乎今寡國之士抱器而進於王非特楚人之王也而王不賞[illegible]

偶何與王自以爲過玉之禮過於楚王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而不知王之傷於天下士也有甚於刖足士之抱器而歎亦有甚於和氏者乎何王之明於玉而闇於士也故曰臣以爲王不知也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詘也寡人好士築五丈之臺而絶賓客叔度不至寡人屬之叔度至寡人饗之何謂不遇哉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獨寵其玉今遇叔度而不能寵其道可謂遇乎哉臣竊謂賢王不取也魯王曰子不誨寡人幾淚淚矣淚以楚玉曙之

愈出愈奇可悟文章翻案之妙

論易

徽君將見魯王驟雨至居而讀易周參左惟朱儁孔紹祖侍坐參儁曰儁聞之古之豪傑不以章句而詁訓故有志者逆送得奮其策而詠功於天下刊名於竹帛此豪傑之所爲也夫子前於鼎爲王師之出不爲寡戚之寵進不爲馮讙之乞勳不爲子方之驕語不爲蘇非之激溫裕足以寧其人民忠起足以達其政事貞亮是以究其社稷而位多難之朝遭昏亂之世則誠豪傑得志之秋也今夫子疎疎然闇而若拙默而若愚終日端居而讀周易不亦純乎徽君曰汝惡知哉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得顯其身而參

以自寵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秦國治强封商於之地秦是以有寵周室之心蘇秦以縱術說六國諸侯得相其身然二子卒踊卑裂之禍民無思焉至於韓非李斯劉淮南之徒皆明智而通達博文而終整然猶不免於顯戮此由昧易之道也故知易者善爲巧拙愚知之間晦昨而動緣機而流宜柔宜剛宜弛宜張宜行宜藏宜負宜方此之謂知易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朱儁出周參左惟孔紹祖殺而問曰子之論易乎小子不識所謂也敢問今何時哉曰蠱曰今漢室縱亂其子孫猶蓄於有商皆據丞單之圖守膏腴之壞相與而輔佐之猶可濟也何謂蠱哉曰是

肰矣汝儻不見蛛之絲綱於屋梁之隅中坐而待食自以爲安及棟梁朽而撓提傾蛛乎雖欲守一絲以邪遠不可獲矣當今之世何異斯夫

淡淡說來使人會心自遠

嶧山

嶧山崩魯王問徵君曰天禍敝邑嶧山崩焉此何象也徵君對曰昔者秦始皇東游鄒嶧刻石頌功意者天惡其侈乎魯王曰自秦以來幾數百載何及於寡人之身嶧山始崩寡人惟是請罪於天皇以求附庸除穢吏之垢而捷也徵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爲魯公也有民鬩於華魯公不能理周公閔之而憂以書誡魯公曰我先王之未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覆涉險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佐命作邑尚土猶共侯職汝伯考嗣位奄有天下慨祖宗之烈耿光被於民祇實汝文考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封汝於魯邑予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御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毋貽叔父戚洛邑既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至於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洪魯之社稷以及其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今華土之人不請舍其桑業弛其禮讓流言於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於一人以致是歟予日念茲若隕深淵汝惟克勉無怠以鎮綏華土之人予言不兩魯公因民以修其禮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遷薄刑而弛禁信民而文俗行之三年而魯國化山不崩圻水不灌溢若此者以周之政魯公出之周之民魯公治之國之臣魯公用之以

魯公之賢。嘗悶室之盛。而裂國之責不辭。魯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而無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王之命也。三者王不得而權之。是諸侯寄於國也。非寄於諸侯者也。寄於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削者嶧山之崩。豈王之有哉。政於國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其壤地。以懲過於鄰國。民亦懲之。今王畏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與之以顯吏。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為賢王辱無壤而求削。無恩而惡辱臣。以為賢王之計過矣。漢室將亂。山崩川竭之災。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嶧山乎。王若請罪而求削。不可以示諸侯。王其圖之。魯王曰。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周公誡伯禽語語聖訓。不獨攉栽古典。置之尚書中。嘗不復辨。

君賜

魯王以鹿羹餽徵君。徵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無恙。於子豈辭一謝乎。徵君曰。予知羹之為重。而焉知有重於羹者哉。夫鼎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不餽。餽士而使士不及嘗。奔走詣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羹之鼎。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為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於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毋以為簡嘗。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恙乎。對曰。嗅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羹。疾瘳其什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報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為鼎。以仁義為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達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為美。不知笑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羹。葉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者。醴泉之洋沛而渴者不及飲。穀五穀之豐茂而飢者不及饗也。嘗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舍其嗜味而尚仁義之美乎。魯王嘆曰。

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謂矣

清言奇趣錯綜成文讀之恍對晉人揮麈

[illegible]

[illegible]工田於穀成稷君謂大夫轅輈曰魯王二田矣甫其躡乎薛鞲尚曰子之游豈為一魯王哉是以二田譏諸侯之望也子其識矣徽君曰今諸侯好田其不為魯王者亦寡矣盍歸乎哉吾有先人塚廬鄉於莠族將以我俟乎有桑田十畝災沴不肯刪政不息將以我傚乎衛室其幽蘭蕙扶疏薜荔之泉雜桂與楸蔚朕而林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左右陳之以瑟以琴左不張之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負馳我心盍歸來乎曰噫子何廉之孔也且子何莫為仲尼之游乎畏於匡阨於蔡微服於宋擊磬於衛接淅於齊絕糧

於陳故有幾嘆曰歸歟歸歟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化也今子一跳於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勸歸歟之歎非仲尼志也子欲辭魯王行請退遊於諸侯可乎若漢室今崩諸侯不輔相聚以兵肥磽之壤皆為戰場老者扯溪壑壯者流四方當是時也子將奚適乎此驅戍之所為而老馬之所以惋望而泣斷者也吾子他矣徽君曰不然吾聞聖人達權賢者執經子徒論予之疑甑予之遊而不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昔周將滅而徹子遊周既衰而接輿狂秦世虐而四皓據新室亂而薛方遁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之謂歟今王家有新之漸而無方之樂吾

源老焉亦掩斯而莞笑矣嗟乎東方為諸侯宴韓觴唱曰子同矣夫皆酒術負羮而殷衆歸叟漁渭而周獵五羖拔秦而繆伯寧子于齊而桓興孫卿遨遊於楚趙子與馳騖於梁滕范公鴟越而鳴夷張良佐漢而辭穀此數子者豈無塚壟之思跡羈絆之樂哉誠知立功為不朽也諺曰荷鍤候雨不如決渚言時不可緩也激君碩其弟子曰知權乎知權乎

謝數甯騎嘗與楚辭同讀

天文

徐洞遊於蜀山見蒼禽集南崗之坡順風而交鳴徐洞異之歸而問諸激君曰此何禽也曰其鶬鷂乎鶬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此之謂氣化其鳥載於爾雅者也予不聞孤竹之荒有鳥曰鴖翼生於股楚惑見則孕居以禽而感於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鸀鳿臨谿而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是感於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充感日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於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罔其不名之禽無稱之獸惡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

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於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為涯故歷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太虛為涯其涯也不踣日月之究不測疆度之流不察四背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背也同歸於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曆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指位之而底[illegible]故曆者循其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古所右所曰清明不動之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也械天而作曆猶非也驗諸運焉云爾已矣曰何謂今野曰上古之興壞地無紀不貢不賦穴居而野處後聖為之

書九州以鎮其民人、奠其山川、領其貢賦、地於是乎有紀。而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夫星辰之范昧亦未嘗有所狀而為之名。是故錄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紀也。天地參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照於天。若今時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奚徵。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談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予何隱厥藝哉。曰獬人紀而貪天文。惑䏻甚。吾未之學。不敢復也。

譏天文無一字從天文中來、別是一翻見解似無此理又似未嘗無此理也。真奇文也。

名體

徵君將如齊。魯王賜以黃金百斤、徵君謝而不受、乃以所乘之輿賜之。徵君出魯之疆、對曰使而言曰、嘗聞先王辨物以章軌。充耀一世。故車服有等、爵賞有度。使諸侯士庶無相瀆也。今魯王之輿諸侯之飾也。而賜布衣之士、瀆也大矣。夫禮以防瀆、瀆則僭、僭則淫、淫則亂、亂則滅。春秋之鑒、固不遠也。諸侯之於親士、豈無異是而必以輿乎。焉可瀆也。皆吾漢相爭強秦之緒。而允有天下。封建同姓、割土而諸侯之。魯得以徵福於周公伯禽。以庇其子孫、保其宗廟、而恒有其國。朝覲以懷之、宴享以親之、錫命以榮之。此天子

所以寵綏諸侯者也。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廣土以述其職事、有封建之形、業而無其權命。以魯國之弱、不於此時躬修仁義以懷其民人、則百歲之後、魯其為墟乎。而況瀆其寵以自同於徒行之旅、是失其所載神、弗祐也。夫為士者、猶策疆以代勞。況於諸侯乎。今去魯而出疆、朝發山川、夕犯霜露、士之勞也。若乘魯王之輿而見齊王、則齊王之輿、猶魯也。齊王以為魯不能禮而瀆之、以疆土不能貞而賣之、以躬是輕鄰國而恥士、又何適焉。夫天子以輿、載命諸侯以寵、載職士以輿、載道。今以載職者而載道、弗可行於諸侯也。子為我辭焉、使返其輿而告魯王。魯王歎曰、齊其得士

乎是歲梟王殺其弟妻以寵妾易之君子是以知梟之不能禮也

有補名教之文不可以空言視之

天祿閣外史卷二終

天祿閣外史卷之三

漢 汝南黃 憲撰
明 竟陵鍾 惺評

賓齊文

待士

齊王饗敬君以牢次及李玄為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梟猶為其祿為齊之一壞也左椎獨恥之乃據槌而嘯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說聳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為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為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治時盛則變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於恩之所感耳紹曰戰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忌威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於末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梟之士則親之非齊梟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於三子宜矣苟有士產於鄰國者聞王之風而疑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也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奕朱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於列國然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

濫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爲齊重也齊王有惡色自是宴罷齊王獨
加禮焉
寫左權摽極一段贊眉聲色俱宛然如見如此妙筆求之古史
中何可多得

齊姬

齊有閹者通於齊王之姬姬譽其閹者於王乃使人代其閹職以閹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於左右在王之宮歲餘閹者畏誅而避於市姬以婢索之誅洩於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寵於庭瑟音不和齊王撫髀而叱曰汝有瑟技而寵於前今鼓瑟而音不和汝何為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於君王猶魚之游於江海也江海不為一魚而深其流君王不為一妾而深其恩妾之寵寄於瑟妾之戾亦以瑟喻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為必誅而竊惕雖然吾君負伯王之聰操英推之柄何明於鼓瑟而闇於

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為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和民是罪戾在妾也不和於民而和於瑟瑟何利於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誠以妾之寵寵於衆以瑟之和和於民則妾雖斧鑕之僇而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與吾雖為東藩主民無責焉治撫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則能宴夜則甘寢無憂於心無勞於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於民吾欲汝相諧而被於音樂其寵祿以終吾天年而況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暢洽而典刑尚存焉故諸侯藉天皇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釁內無大臣之爭此吾所以

樂也。若齊民之弟。和國有司責也。今之諸侯朝覲則不得述其職
交鄰則不得尋其盟。雖夷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激。亦以請諸侯
也。吾何為哉。姬因泣於王曰。妾聞諸侯横壞。先輔王室。千秋之議。
安知不為戰國。爭今亦季世也。幾降於下。國無綱紀。災異紛挐。許
網僕為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思而謀其國者哉。是以周室削
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伺於不逞。民
而逆。欲願君熟計而勿與俗群也。激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涯渥。
婦。多藻。其齊姬之謂乎。
觀其行甚醜、而聽其言甚忠、世之小人而欲為君子者大都類

卷三　四

將才

有蘇將亡於齊、能為雲梯之術、善舞戟、以好聞。鬻一人於燕市、遂
奔齊、齊人留之、因進於王、王曰。寡人非用將之秋也。請卻之。次日
復進於王、歷試其藝、王曰。寡人非任將之才也。請舍之。蘇將恥不
得見於齊王、乃訪激君於會臺。戴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
技遊於齊。二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於國、退不得耕
於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因激君拔之、累也。先生以仁義之策干諸
侯。齊王禮事之、以為上賓、先被鄰國、而天下士趨風焉、僕以亡命
之徒、不能自飾、竊欲謬附於青雲之末、苟得以片時假借於王、僕
之榮也。答曰、叔為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信而興高祖、今先生
有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略、所以晏默而不悔也。僕聞大廈之
朽、棟以之削、而為椽、則不知其為朽也。高崗之枯竹、以之織、而為之
籠、則不知其為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為臣、則不知其為賤
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為良工之一用、願先生其汲之。
苟有小裨於國家、無忌報也。激君對曰。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於
齊、則何如哉。蘇將曰、僕將以兵術說也。今漢詐不振、夷狄內侵、國
無良帥、鄙無循吏、重賦歛、十室而九空、熾刑罰、十夫而九怨、何其
衰也。得一賢王而開之、起桓文之絕業、盟會諸侯、以誅奸為名、而

卷三　五

尊王室安匹民衰則扶而翼之危則繼而興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爲諸侯患者無它有國而無上有位而無民有土則不能關其國無民則不能尊其位諸侯畏肰以爲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此無事於富强之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劍而步剪諸侯如決囊耳對者昔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爲安亦不得已而況舉恒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也昔子産國鄭而晉不虞其强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伯弱不忘恥小不忘霸故能保社稷而霸諸侯今齊國地方千里限之以岱嶽經之以漯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德景之饒案邑之戰場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馭諸侯又多智謀之士皆擬於聘

子機變之儒皆伴於晏嬰管齊王躬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攻戰之任陸先王以帷幄之責而國之權在齊王誅一不執曰天皇誅之討一淫國曰天皇討之應運而舉王伯不足爲也徵君喟然嘆曰運開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僅達而高臥天下無道則英雄吐氣而齊驂內今觀之王室其將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於前而雞不拔之藝先武龍翔於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二祖實能自爲哉謀臣猛將雲合而嚶聚被見設策神憍而鬼驚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士而求諸侯是何異於失網而求魚乎失王室將畢謂之終諸侯無權謂之椎儀誠所未喻也何

則王室從而諸侯謀權者必危其身王室畢而諸侯無權者必絶其統今齊王之權何有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漢也徵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才苟得志於齊三年而修武五年而積粟齊其伯

燕將鼓掌而談徵君喟然而歎王伯之分見於言外

封禪

齊王將遊泰山問於微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能舉也
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微君對曰僭也聞之古者天子
巡守朝諸侯於明堂祀羣神於名山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
禪之典也不經孰甚夫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勞也如是豈能懈
其萬務率之以臣庶贖之以時月而後心於封禪勤功德於無知
之石哉自古迄於秦好為封禪者七十有二然皆昧而不可述大
抵皆後心之主也炎漢重離我二祖光耀於後豐功令德不能殫
紀其盛然亦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能厲仕烈海內

兵刑措之風固盛王素主也至於封禪則恥之及孝武即世玩武
窮兵傾海內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辟伐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
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禁號是以漢祚
中替卒不能紹隆於前也歷至於今談封禪之事者猶昌而未息
豈非貽謀之累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六王之賢而虎據
王室可以誇泰而登岡也誠能偃泰山之砰摧梁父之碣毀雲臺
之館修明堂之典以臨天皇而揖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於
桓文也何必慕狂泰之像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
幸教不敷美矣駿矣雅矣玄矣乃命左右紀之

抹議甚正而出語帶譏笑盡古今癡主

留賢

齊王盡色不能恭禮賢士徵君將行閽吏聞於王王使五臣留行姬侍於王之前以繞掩面而問曰君命五臣留行者誰耶豈非徵君爲乎齊王曰然姬乃叩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得戾於齊之社稷矣雖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爲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種士可乎左右曰吾聞築臺以積民怨何士之爲昔高祖拜韓信而興漢未聞築臺也君何傾心於愛士而驟爲築臺之役吾恐天下之豪傑解體而息也若不得已或醵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爲簡士也君其驕焉齊王喻曰然則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齊民已聞築臺之命而不開醴酒士聞此言亦侇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姬通於閽人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鵲鵲寢於王此事雖鄙可以諭理故王言之不可不察也徵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爲天下請務排難而立功於國家者豈徒受人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退不可沒故去一蹤之巢而竊於斯也以士之初心得天下之賢王而建明之何功而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飭戒於世哉士之委身於君猶女之結髮

不作驕矜之言

於夫也禮不具而求媾則女恥之恭不崇而求遇則士恥之孟子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柢朽壞而藥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忽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岩穴也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袒裼而不惑甘藜藿而不悔故四皓有採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於遺世耶亦其所處者然也賢王知其然優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敬色不蠹於其志諂佞不奸於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乎上効牛馬之勞履難效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於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拔蘭之契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纓於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畜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昔爭天知之乎權奸弄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其留意焉燕以臣言忘也臣將遊秦楚魏晉以告諸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蹶王室臣之願也王其圖之是歲徵君入魏

今古君尸醋合之數細細說破而來非慕勢去非避徵可想見已

天祿閣外史卷三終

魏王觴徵君於平臺魏王問曰寡人之邑與秦晉何如徵君對曰臣方游齊魯而未及秦晉不敢以虛辭奉王也魏王曰然則齊魯與寡人之邑何如徵君對曰齊魯地方千里猶大梁之國也齊魯之山川猶大梁之山川也齊魯以吳楚幽燕爲鄰猶大梁以韓秦三楚爲鄰也周名之所封世有餘澤亦猶大梁之所造也四者無弗均焉然則王奚不問臣曰諸侯之修德與寡人何如而乃以國問也且大梁之國賢王得而封之賤王不得而號也大梁之衆賢王得而安之賢王不得而役也何則以有國而無權也無權則政

永東　卷四　三

令不出賦稅不貢是寄之以藩封而實與祿食之臣一也昔周之封諸侯不過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其政令貢其稅賦而述職焉今諸侯無職之述故封國之制過於周而實不及矣則天子之於伯子男今皆太其壤地而何獨優裕於諸侯也夫諸侯以祿故國雖大而不能惠諸侯無權故民雖衆而不能威此諸侯之所宜恐也諸侯宜恐而不恐宜憂而不憂如是非王室之治安則不可王室危而諸侯不憂何也今之爲諸侯者未有若王之賢而愈懈厥德賢王之足以爲盟主天下士皆已決之矣賢王誠能陰施仁義延天下智謀之士而充其庭練兵於講武也粟於敖山而盟會諸侯以靖王室揚義旅於海內建名業於無窮也以王之賢若能何視王室之傾乎夫賢王爲宗國謀也雖振之以權而不爲畔逆之以勢而不爲僭張之以形而不爲逆何則侯其治亂而爲之紐佛也治而不順則諸侯之衆也必蒙天子之典刑亂而不圖則王室之繼也必在異姓之豪傑此時運與人謀同而慎之者圖逆之者殊不可怠也臣今得侍賢王於平臺之宴幸無以一觴之寵而爲天下計遂叩頭陳辭魏王避席亦叩頭而謝酒酣歌鹿鳴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治世明主急於求賢亂世賢士急於求主觀叔度叩頭陳謝一段議之氣運可知矣

本史　卷四　四

原缺第六葉

辭爵

徽君居大梁三月國中弦歌而治有司欲聞於天皇而爵之徽君謂國人曰予向也舉以孝廉辭而不就今進茲國豈復求仕耶商有仕進予惡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賢臣有陳寔張李之屬若穴之潔士有郭徐袁周之徒皆予善也吾欲進則必遂其志退則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進退無累於意也而又何眷眷乎所以踏柜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歸而名節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矣吾竊竄海避世而潔名於漢廷以免龍逢比干之辱不亦可乎今憲也遊談諸侯諸侯折節而賓之不

可謂辱也抱伊管之志非柳非閔非從非衍非堅非白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奬王室不可謂諂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狀羈名者為河陽之名滅羲者為秦政之吞則予當結居於南山之坎被褐鼓琴以詠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鼙之聲無相聞也昔者周道衰仲尼歷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有亮也若靳莧之禁何足以驚予哉國人曰自徽君之入國也農不息耕女不息織有司刑平而不貪威君之風一何尚也今欲捐爵而仕必有憤志一國之衆將俟命以徽君矣其若之何徽君曰予

紛乞

徽君入見魏王長揖而言曰魏國天下之中原也人民所守之山川以鎮之自先王以來國無大釁而生民之業日熾國非地也今國山於饑饉民無所移山崩而河震民無所寧其憂在王乎魏王曰寡人王室之叔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獻敝國寡人之戾也寡人雖處中土不能修德崇義徼福於社稷之明神以恐王室朕寡人亦惟是泣血之故實無有懲於群臣百姓天不賜寡人以刑乃殘謹戒人民崩潰戒山川憂患我社稷蕩搖我王室寡人之頭戾不可極也寡人有所結髮於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側

室出寡人伯兄先君曰側室之子雖長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側室安舍長子伯兄而拾寡人告吾先君曰君無以妾之子為長而命以國使妾有它釁惟嫡子仲氏立妾之禍也先君曰立嫡之所出我意也而議未布於外內以汝長子之故今汝以一婦而能禮讓且智吾之內釁由汝熄矣遂議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謂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內言是難基也公子其圖之寡人對曰吾忍之側室意也何難之為侍臣曰公子懼矣側室之請愚如其不必心測君也君若謝國於宗廟千歲之後彼將使其長子而與公子爭則何如是挾長以為名而爭公子以為釁也若讎

而後受難有釁而附令譽焉且公子不聞伯夷叔齊之事乎孤竹
君以愛易長而命立叔齊國人疑之伯夷怨慕而逃遁國人哀之
叔齊若可以得國者乃逃而不與天下稱仁焉今公子先為叔齊
之舉而後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難人曰不然伯夷叔齊皆嫡室
也故係桐避為賢而有令名於後今合庶而立嫡其能避乎夫公
子有申生之賢而君無獻公之惑側室無驪姬之讒公子安然而
居之至順也又奚慮哉僕且曰不然昔丹朱之於舜商均之於禹
彼皆異姓也而猶避焉今公子雖以嫡庶同同姓也豈必皆嫡子
而後為夷齊之事乎若驪姬以讒而禍晉國則獻公之為也當是
本奏　卷四　八
時驪姬非特亂嫡也以弟而侵其兄而況驪姬之讒得濟者獻公
在也使獻公歿而申生立雖百驪姬豈能亂嫡庶之名而致新城
之難乎今君之側室其子雖庶兄也公子雖嫡弟也其名不完故
有後釁公子以嫡則不可避以弟而避人孰不然是公子有避兄
之名而不失得國之利且無釁於後名全於叔齊而智備於申生
也寡人是以行先君之側室聞之而憂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
矣君何不聞妾之子不可奪也意者君以妾之故而遷其前言乎
不然何公子捐國而行也若公子罪妾妾將携其子而賜君之劍
以賜妾與子也妾與國孰重妾與宗廟孰重妾與公子孰重妾在

而公子行矣安能一日求活耶君亟返之非為妾也為公子也
為國與宗廟人民也不然妾雖萬歩而不足贖君之心胡可明也
先君逐返寡人於國寡人之毋不能亮先君之心又不能以寡人
之返國而亮側室告先君之心以為中讒也而側室疤焉先君有
疾寡人之兄亦不食而死先君將薨執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毋悖
戾禍莫大焉雖及黃泉無相見也吾子勉之寡人是以朝夕泣血
一目估明固寡人之惡也今天之為敝國禍小心畏忌無敢諱也
若王室討敝國之罪忝辱宗廟何敝君對曰王之心是也足以察
廢物而和諸侯乎雖然今之謫害其王室之憂也憂在王室則饑
氷史　卷四　九
饉崩溢豈惟降於王之一國哉臣為王道之夫今之諸侯朝而不
貢無褒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懼焉貴而不親無民也故百姓之
饑饉不必咎焉王無其職人何以為宗廟辱臣故曰王室之憂也
饉上曰然則列國之壤地人民苟有饑饉崩溢之禍亦不足以為
諸侯憂乎曰四方有難則王室憂王室有難則諸侯憂由此觀之
諸侯雖無饑亦安得而無憂也惟賢王寤厥志而已語有之曰業
勤於劇女勤於宵宵必傾杼劇必圯而言得時毋怠也王其圖之
叙事入情寫景如畫良史才也

實出奇論使人不可端倪

桃林

徵君以桃林之事說王乃言曰臣遊夸父之山收桃林之野毋胃朕太息曰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鼎非篡也以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伏黃鉞而不誅祭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乃修文偃武放牛於桃林之墟歸馬於華山之谷桃林者其在於此乎夫以武王之賢當紂之膺從而畜之是猶水之赴絕壑石之下崇崗誰能禦哉當是時紂雖欲為一旅而不可得至於牛馬反畜而繼之何紂以天子而不如牛馬也魏王不荅徵君曰賢王以臣言為過乎魏王曰非寡人之於王室媿不敢効牛馬之勞也是以不荅夫牛馬之賤勞於人而必思愛畜之紂以天子之貴化於北民而不如牛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後知天子之勞與牛馬同故能守其貴也徵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國矣夫為天子而有牛馬之勞則天子益尊為諸侯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益强為大夫而有牛馬之勞則大夫益顯為庶人而有牛馬之勞則庶人益義此臣所以有桃林之歎也昔虞舜繅絲而誅有苗伯禹胼胝而疏洪水伊尹負鼎而干湯周公吐哺而求士甯戚飯牛而興齊勾践臥薪而伯越墨翟九拒而存宋曹沫三敗而復魯毛遂歃血而楚動藺生完璧而秦慴夫以聖賢而有牛馬心故勳德流於海內馨香霑於民社而名至於今不替是皆効牛馬之勞者也王其勞之

魏王曰寡人何勞曰賢王誠時諸侯而强公室豈必獨選其勞哉尊賢而撫衆寬明而仁恕不廢牛馬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君子小人長肝膽於中原慷慨談笑而不辭也昔秦繆公舉百里奚牛口之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以蘇核於諸侯而伯其國非牛馬之力乎哉夫君視士如腹心故能顯其德士自視如牛馬故能盡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勞於秦而後於虞也今之士豈無牛馬之心乎顧其君之任與不任此賢王有强公室之志而使士無牛馬之心何哉為賢王計誠以能心結天下英雄之士不特舉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則士孰不盡心而奔走於殿下哉魏王悲而謝曰吁此寡人之責也

字字出之幽思絕不踏古人餘唾所以清雋動人

諫獵

魏王獵於圃田之壄。微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公室之彊乎。魏王曰。寡人欲彊公室。奈諸侯何。微君曰。先賢王畏諸侯之張雖而獵其淺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彊則已。苟將畜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彊其公室。而又以游行放諸侯。可也。惡聞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彊。獵獸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門。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為此遊。將欲獵士乎。而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於王之羅。獵禽雖鸞鳳翔夏。不能益於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蔽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於渭。國人皆以文王為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獲。故一獵而得呂尚。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効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集於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借獵諫王最醒[illegible]八

外史　卷四　十二

受餽

魏王使人餽微君以桑落之酒。微君受而不拜。使人曰。君以蘇先生之故而餽之以醴酒。聞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辭也。今是而不拜。豈君之有簡於先生而暴其默耶。僕恐君之譏自茲始矣。殆不可乎。夫先生四方之英賓也。不得於茲國則之於他。然諸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苟諸侯之餽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欲施於諸侯。而先生卒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餽士禮也。餽而不拜。是忽君也。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鄰國。且以暴君之過於諸侯。諸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微君乃鼓琴歌簡兮之詩。使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館諸微國。今微君之餽。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以行道於諸侯乎。微君笑曰。居。吾語汝。夫古諸侯之待士也。宴之以太牢。崇之以師禮。故不以爵祿而責士。責則同常與之肆而議。夜則合榻與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疏之以繞。無曠之以迹。故士能竭其肝膽以忠於公室。意聞之。天子之萬乘。可以居臣虜。而不可以居士。況於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輳於朝。諸侯星拱於位。故周室彊。則諸侯述職而覲天子。周室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於國家如是。而可以犬豕畜哉。此憲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之眷於鄰國

敘事前使

外史　卷四　十三

者以滑士之心也今以犬豕畜士諸侯孰樂爲是長豢也無豢則孤長豢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豢而危公室士孰輔之士不鞴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寡之很劣不能勉事賢士以延於閭塞何成豫子以忽而罪憲非所以爲救也請以寓言進於王于是歲魏王復獵於圃田之澤微君去魏如秦

是以禮匡君也與貧賤驕人者適乎不同

卜諫

微君去魏魏王方田於圃田命虞人卜之虞人三卜其田而皆曰君之田也小獲而大損魏王曰既獲而損何也對曰是卜也得兌之三其辭曰田獲三狐得黃矢再卜得漸之上其辭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今臣之卜田也有獲狐之功而非羽儀之美有漸鴻之進而蒙得矢之名夫黃矢賢士之象也鴻既飛矣何以羽儀於國狐雖獲矣何以黃矢爲功由是言之君之賢士去矣將無田乎左右曰蠋也君遊於圃田之澤微君以田諫今君復田於爰微君不諫是微君去矣意者黃矢即黃憲乎夫憲也以直敬動於

諸侯言必符則行必踊素不臣天子而賓諸侯不求榮爵而安寧布不謀爵祿而甘藜藿懷廣裕之度負清皓之風遇於旨則揚看若飄雲不遇於時則拂衣若振葉此許務之耿介而領蓬之啟節也君奉而得之以爲寶國人私慶於市三月而盜不欺旅商不爭價郡無暴吏野無惰民此皆微君之隱績也而君以田故諫而不足臣慮其必行矣君得禽于田而失士于國其利孰重若微君者行不可留也魏王不聽是歲觀甘露于譙明年魏王薨

後胥吟之他不帶世人俗韻

取諭

翁歙君去魏魏人怨王流言道路左右告王曰國人有辱君者譖誅之可乎魏王曰何爲辱寡人也左右曰辱君以遠士歟而諭者千人怨而議者一國人有諭舉君何以結諸侯魏王悔曰辱寡人之故其黄憲乎寡人雖無令教於國亦諸侯爵也失一士而辱寡人寡人其不勝辱矣今欲誅國人以免謗是重寡人之戾也夫國依於民將爲盡誅乎寡人有失士之過有惠寡人者速諫而退之寡人惟是嘉其能諫賞其鑒賢臣以積譽於諸侯今不諫而遂誅以寡人是辱無乃不可乎寡人聞之衆口鑠譽不勝一夫之讒今

戮寡人者徧國中而又使寡人誅之欲免遠士之謗而先誅讒之刑不亦悖哉嗟乎寡人老矣王室告難而諸侯不輔非寡人之罪也君子可悔而進其無終乎

滿紙皆屬主强詞末只一語點醒幽冷之甚

決説

徵君過魏因之驩周秦遯逅於道而問曰自吾子之入魏也趙咸傾耳以納令教是子有殊遇於魏王而海內之士悉欲負粟而入魏此誠展志之秋也今吾子出魏强而託於一旅衣之以敝褐乘之以蹇驢弟子七人童僕二人執御者三人蕭然於國門之外何淪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寵不足以輔餞與今漢祚遭季權柄角立賢者屏迹於草莽以扇王室而觀望諸侯若徐稚伏節於豫章吾子高步於汝南周璆守操於樂安吾子振美於漢庭今之賢士子其卓矣而衛皇皇不遇況縲墨中之數子豈能學耶[illegible]

耶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國之知徵君莞爾笑曰甫之所知者子之所去子之所去者亦甫之所如也又何問乎乃揚鞭而別周秦挽其袂悵而不言返者曰夫子將如秦

情之不可言處往往以不言言之深於言情者也此文得之

天祿閣外史卷之五

漢 汝南黄 憲 撰
明 竟陵鍾 惺 評

賓秦文

過機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市漢室之徵君也。吊古於秦。悲而倚歌。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迹於渭橋。不徒以游觀為樂也。夫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鄰國。秦號為得士。子以漢室

徵君下臨潘壞。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為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寡咸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為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於秦以釋厥志。吾為子肆言可乎。徵君曰。然。而長笑曰。出於機。入於機。同遊於機。浩浩乎磅礴於機。而忘於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於機乎。機忘於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散於無極之原。細者莫之見者。忘焉。故萬物繇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於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為忘於機。而不知吾以子為忘於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於機。子忘於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於機者。化於機。覺於機者。忘於人。雖然。吾以仁義為機。而得其忘於子。以斧斤為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不得於子。是亦忘於子也。而子亦豈忘於機乎。負薪者曰。噫嘻乎。吾與子之爭於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蓁重閼。渭水東流。秦嶺蒼然。烏怨雲木。有靡在焉。請與子俯瞰。以薪為榻。舉元觴食鬼草。聊以娛子醆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其畧。以諫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於西隅。而關之形勢。實為天下雄

國帝伯之業也。若夫盤亙而秀於南者。則終南太乙焉。隆隆乎隆於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灃水之所遵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泫泫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灃其鬱焉。豈惟涇水之望陵哉。西北臨乎幽國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絪縕而蒼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於鄠之東南者。有紫閣峯焉。其間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亙於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覺閣之所鎮也。藏於西城。而嫘嫙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限於漢隴而徼跎者。其烏鼠乎。限於北漠之陬。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異域

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㲼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之瀄漾者，則太白焉。荆山峙於汧，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游、細柳之原，驪山之温泉，新豐之枌社，隴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鹵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鍾秀於雍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耀於關中也。予之遊秦，其知已乎？徽君謝曰：華敎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保，雖鼎峙四塞，吾恐胡人躡步而過，藍關之險乎，於九嵕、太華之限，露於戰場，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如負薪者

氣嗚咽而去。徽君翼同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

聆之有聲，觀之有色，咀嚼之而雋永之味溢於齒牙，真佳文也。

待樵

徽君復遊於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權不悅，曰：昔者夫子倚歌於渭橋，還負薪者與之邸談。今丈俟其至，何繫身於野人，而失期於諸矣哉？竊以為夫子不敢也。徽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左右之佞者衆也。秦王招吾以禮，敬吾以佞，則賢士之負薪者衆也。吾欲去秦，是惕佞於左右，而忽禮於秦王，議者必曰無故而躁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是以宥傲於斯乎，乃假為漁者，倚梁而釣於渭水之流，有泆使翟酺過而訊曰：僕久不見無度，何落魄如此耶？徽君對曰：夫貧賤者，士之素也。用之則為春陽，

不用則為秋陰。達則萬鍾而不加喜，窮則一瓢而不加憂。故仲尼聖矣，不能為魯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能為子產之興鄭，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衰微，賢士淪落，黨錮之勢方熾，權奸之謀已奮矣。有志者其憂患乎！秦以千乘之國，當叔世之季，桓文之功烈，可一舉而躰也。然而玄謀深識之士不集於國，潛韜縕策之雄，卷迹於路者，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讒佞之然也。夫秦王帝室同葉，而宗盟之肖系，不以此時當強其國，陰結諸侯而共漢室之危。吾恐天之曆數必授於異姓之手，以帝寓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之子孫耶？吾之游諸侯，為漢

室也使秦王晏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拂塵而坐矣吾之不去尚
鎮秦王之遲也三日而無聞吾豈外於秦王哉憲也不仕天子而
游諸侯亦仲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為也終不獲志則卜居於山
林以䟽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於蜀嚴之徒乎程補曰夫秦
特百二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為漢室賴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
不臣於天子下不交於諸侯而猶俛仰當世是洗巢由之耳而負
伊尹之鼎也今漢室之難發於鉤黨此亦諸君子之激也不制群
小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陳仲舉竇游平李元禮郭林宗范孟博之
屬皆予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蓋亦號蒲輪之聘清朝廷之路

東史　卷十　五

而辭諸君子之憂乎奚必以意氣賓矣王談笑輕爵祿而若是哉
也且吾聞之鱣鯉遊於百川不如江海之深游朱鳥遊於七澤不
如雲漢之高飛賢俊遊於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子其慎所遊也
峻君答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海之遊者不能遠於芳藻
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於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屈伸於爵網名
蜀之外乎鉤黨之議非諸君之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濟
先生其行矣乎遂送別於茂陵道程補登車惘然進謂峻君曰時
哉各努力也予其變矣
賢者之處世也雖欲出而為天下亦未嘗不思退隱而樂道

子之行是也

誅賞

秦王聞徽君入秦三日不得謁。誅左右之蔽者五人。令閽人張助以迎徽君。秦王衛於宮門。軍伍執戟。厩人執旂。車馬轎騰儀者皆曰。今日得見徽君也。徽君至秦宮。秦王欲爵之。授以官爵。徽君辭曰。不可受也。夫先王之爵祿。自藏府而頒於侯國。大宰掌之。天子不得而私其臣。諸侯不得而私其土。故諸爵以德。賞以功。皆天子之明制也。至於衰世庸主。廢滅先王之法。嗜聚斂紀。無物不經。挾僕擬震之家。珠玉以為淵。丹青以為谷。羅綺綠竹之紛。交陳於前。亘以長夜。若此者。豈皆君之賜乎。賣寵幸於士庶。借威福於人。主無德於爵。無功者祿。百姓愁困於下。而國病矣。人王疑而不能惰恪也。恪而不能振。弱也。主弱則臣強。強則侵。侵則盡。臣盡於內。則諸侯叛於外。其始強也。亦以爵祿而私上。逐私。私則滋。而不可救。欲勢合則戰。勢分則盟。力合則戰。力分則盟。謀合則戰。謀分則盟。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地。而況當是時以爵祿從天下之士者。當有國之諸侯。其權可得而爵。其地可得而從。其民可得而與其士可得而臣也。使帝秦而為民。衆仲連猶恥之。是士非不欲關於諸侯也。無道之國必得而臣哉。令諸侯有位而無國。其勢又難矣。無國是無民也。而據爵其士。士必求像。況諸侯乎。夫漢室雖弱未有劇衆之寶。以扶漢室為名。而謀其國。則諸侯之業危矣。賢王封千乘之爵。而有萬乘之勢。士之日夜望秦而驅馳者。亦欲以濟室之紛。而陳於王也。若賢王有其國。而國之人民土壤。皆秦職於王。則士亦不必至矣。士至而爵之。亦不辭也。然王惟無國。故不可爵一士。而遂之謀秦何也。漢室之君臣。猶議禮於庭。而撓天下之此圖。須諸侯之爵祿。建榮號於海內。行賞罰於郡縣。而一統之形未剪也。賢王欲誅秦而扶漢室。豈必爵一士乎。故同得民之心者。不以武。武得士之心者。不以爵祿。得諸侯之心者。不以山川。亦自得其心而已矣。臣之入秦也。月始受寵。而臣之見王也。月已幾望。賢王以為左右之蔽而誅之。求士誠急矣。奈漢室之典刑何也。誅一人且猶不可。況其餘者耶。且蔽士不可以為律也。蔽而誅之。使有讒於王者。則如之何。不逢於王。而殺其士於秦國之境者。又如之何。賢王誅左右以蔽矣。榮臣以爵祿。賞臣以冠冕。皆非典也。臣故不受。夫殺五人而得一士。賢王何利焉。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且以追秦。後不可以為則也。今王其國之。秦王撫朕曰。朕則寡人為之奈何。對曰。謙朕猶可為也。今秦之有司。天子之臣也。非王之臣也。王宜以為情告於天子之有司。叙以私進矣。女之律。益其罪。與蔽均也。今有司亦以其情達於天子。則王之慮必譯而親之。之

參史　卷五

恩堅矣發人史綱曰何必然為君之計宜以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乘士之歸秦而速伯功倚秦國四塞之險而會諸侯當漢里累卵之危而布文德此一時之顯名盛舉也五伯之功指謀於速而績於機故名顯而功集今天下初發難也以誅賞之小瑕而詭捨曲備以求媚於背臣恐天下事敗矣何以達聖哲之謀略害駿之業竊為君不取也秦王笑曰何言之易何言之易寡人方與激君游禮樂中惡及茲也是歲少激見於秦

立瑜出人意表

盟會

韓人將尋盟秦王問於激君曰韓將與寡人盟何謂也激君對曰夫諸侯親睦以寧其社稷以懷其人民使軍旅之士不相仇也於是乎有盟之禮夫盟信之輿也諸侯盟會以示好宴享以示睦故諸侯貴盟而賤從大國盟而不從小國從而不盟背信則盟必遺弗盟則無以彰信也盟以彰信故潰盟者春秋惡之求盟而不直者春秋恥之夫求盟者信詐之機也是故諸侯求戰而盟將以養其禍也既戰而盟將以防其敗也故急則乘之緩則動之窺急而乘是吾以盟怠也觀釁而動是吾以盟釁也以盟怠者敵必乘之以盟釁者敵必動之故曰信詐之機也必欲盟故誅之以信必欲潰盟故罰之以詐盟而守信者若葵丘之會是也盟而守詐者若河陽之會是已夫天子與諸侯不言盟而河陽之會則晉文之守詐於諸侯以侵周室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之謂也今王欲為葵丘之會而昧信於天下則韓之背盟不可辭也受韓之盟則諸侯皆獨懸而盟秦齊桓之威復轉於今矣不然則諸侯皆秦之心猶韓之盟於秦之心也韓之土壤秦不能過韓之山川秦不能過韓之謀士秦不能過韓之人民秦不能過韓之精兵秦不能過韓之車馬器械秦不能過夫以不能過之韓而

求盟於秦固天以葵丘之烈賜賢王也王其盟之秦王悅遂與韓
人盟於鍚谷
是雖非淳古之道然晚近人心渙散而思有以固結之則會盟
又無由矣故賢者取之

琴論

徵君澂居中夜鼓琴而歌幽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於館人館人
竟私告於逆者曰子之師也鼓琴咏歌其辭鏗鏗然是歌也果無
心乎逆者對曰夫心以生聲〻以成歌〻以暢志若夫子之歌也
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幽風曰奚取幽風
也曰幽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秦其望矣
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幽風而風雅以舒又何刺焉館
人謂秦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須於君可乎左右返徵君
理琴顧逆者而言曰吾鼓琴歌幽風之亂琴不起必有疑者感之

其秦王乎逆者對曰館人哉徵君曰館人何為而疑也對曰館人
聞夫子鼓琴而歌季爾問曰鏗〻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
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豳又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以無
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徵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無心而疑琴〻亦
惡吾以疑滯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噫乎夫人寄於幻化有〻心
者有無心者有〻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
嘗無有其所有而未嘗有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也機則感
於機而應於機〻之流於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眇無遠無近無
陰無陽鼓舞化育莫知其存若風之憲臺而物聲喈鳴日之臨照

而萬狀皆朗不行而趨不疾而馳此之謂機故禹產於石英契產於燕卵顓頊皇悟於烏迹傳說報於夢寐乞人哀而感申喜介子歌而汪文公瓠巴鼓瑟而魚出魯陽揮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無心乎其感於機乎其應於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人知也吾弗知也館人疑而琴寒吾知也館人弗知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如館人之疑而窮者亦多矣小子識之逆者出告於館人館人異其所云入曰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玷以為僕疑也夫子將將其疑而失其人乎徽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館人曰否滇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於牖外以犯夫子之琴此左右之罪也逆者

其誤矣夫徽君撫琴而喻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則疑在秦王也於左右何疑夫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涓明而畜疑也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遠淫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辯忠佞以昭明其志濟窮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循與其未廣也察排擠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盡修慕譽以昭明其敦光庇國家以格於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業子孫必興此后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漢室之子孫賢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而不修德疑士而不謀政後有衆者亦始皇二世之所為也惜乎吾不得見左右而諭於王館人出逆者拂

而問曰夫子何居居之論大道也曰吾聞君子無傲以收而栗人人亦侮之以傲而陵君君亦賤之以傲而凌長長亦擧之以傲而陵弟弟亦狎之以傲而凌友友亦遠之是以於名而非善身心得焉吾知免於今矣

機趣淋漓不減莊生秋水

燕居

徽君燕居、與七子講業。七子問曰、孟軻孫况之後、由道者可得而聞乎。徽君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婦皆由之。孔子盜跖皆由之。何謂無道。曰是路也。非道也。以路而為道、則可以道而為路可乎。以道而為路、則亦猶仁義而為塵埃乎。曰、汲何以消為消、以路為路乎。吾觀其由於人者云爾。夫路也者、緣仁義而名者也。非緣路而為名仁義也。汝知仁義之非路、而能知塵埃之為道乎。知塵埃之為塵埃、而孰知仁義之為塵埃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為路。是亦仁義既為塵埃也。仁義以

外史　卷五　十五

為塵埃、是亦塵埃以為道也。道象於春秋、亦降於春秋。若孔子及顏淵、曾參、子貢、蘧瑗、季札、子産是已。道熄於戰國、亦鳴於戰國。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寇、莊周、荀卿是已。其餘駢肰嘘其術於當沓、以立一家之言者、殆不可紀。若鄒衍、虞卿、慎到、田環、關尹喜、庚桑之徒、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裁之、略納於道。離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中不害、韓非之流、其學不出於縱則入於橫、不入於刑則出於名。馳廿辯濫議、以傾諸侯而亂天下之民。朕數子者、亦皆辯慧慱聞之士。使其游於孔子之門、孔子必不拒。益辯慧者、考崇之、憤悱闇者、逢性之途也。如是則儀秦無縱橫、而韓商無刑名矣。大人之性不相遠也。其質能以慈、加文之以詩書、潤之以禮義、則性成焉。故性猶璞也。玉不琢則不成。今夫野藪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猾、非理也。其習使然也。性固無間於野藪市井之人也。故犯其習之謂情、率其情之謂性、因性而潰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猶傲而飾巧也。何取於學。故慱學而無禮、君子以為求性之從。禮者可以規厭性也。學而違、則今名貽焉。名貽而辱來矣。故居上而能請、居下而能默。世有近墨氏者、則以為陋。有慕莊生者、則以為僻。有談荀卿者、則以為由。噫、三子者無跖之行。遵仁而處、遵知而從、遵禮而動。孔子之所必取也。互鄉之童子與

外史　卷五　十六

與於市井之人、孔子猶與其進、而况於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名理玄言霏介于屑

仙論

秦王好仙將築臺於宮以望終南。徵君諫曰不可。夫有國者將以遠欲而親民也。故封建一國則一國之民賴焉不敢棄也。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治於隣。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諸侯遠欲以親百姓。百姓懷之。是以能有其國。昔者太公封於齊而齊民頌周公封於魯而魯民悅。以齊魯之民護其所賴也。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而為秦之諸侯幾二百載而百姓日蓄田野日闢灾難節而無離心者。豈民性之本然哉。亦為人牧者有以扞垓其民也。臣始入秦之境野無肥民、市無豐賈乞者載道倉廩不發。臣竊以為無諸侯也。及賢王得臣。百姓歡悅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臣愧不能有益於秦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於前也。故欲築臺以求仙。窺觀於華嶽騁望於終南。而為遠民之舉以彰其欲。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臣竊以為過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歛民力以築千金之臺。燕民猶病之。況築臺而求神仙乎。夫仙者非臣非民。皆於山澤之間。始衣痕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窮莫甚焉。黃綺曰爵祿不及而竊噓吸之術以自樂者。世之所謂真人也。雖卧薪不足以愉其窮。嘗膽不足以愉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瑟之娛。珍羞異膳不得陳於前。文武侍從不得列於後。擕棄父母

劉絕子孫不表于鄉黨宗族。出海島之鬼界也。由此觀之綺隱不而山以晧為名。其論神仙則恥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君臣之分審出處之間。如黃綺者亦烏可述也。彼豈論于神仙哉。今賢一捐千乘之樂而為此遊以自修其身。能為利乎。夫為百姓而築其臺雖勞而不怨。棄百姓而勞民民雖勞之是禁怨也。社稷之神不福焉。昔我先王建國位子男皆無封壤。唯猪矣。是觀今秦以如絕之國自賢王而絕之。然乃不可乎。嗟乎賢王恃不務云爾。崇爵豐祿致于天子。唯諸沃壤據四塞而誰何。賢乎孫世守其業。雖值亂世而不與王室同危。且足以樹霸。若王運在又何以異其延年也。如是何希乎松喬。何慕乎韓美。穿寞而搖構哉。彼且倚之矣。賢王邃希慕而為之。是使松喬韓美延頸于窮谷而笑賢王之不智也。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為人民社稷計。王不聽。是歲秦儀內奴窺潼關。天王使中尉採金于秦。

神仙之非真以嗤矣破之

黨錮

曹節亂王室秦王問于徵君曰王室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也徵君對曰仁哉問乎夫豪傑結難禍及于國家者豈一朝之故哉其負天下之駿望則人主猜之以社稷既不以爲豪傑處而不知發難之端亦萌于茲矣自甘陵之黨興天下已知今日之禍若陳蕃劉儵李膺竇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屬一時號爲三君八俊名莫盛焉而竇武陳蕃以執政爲朝廷重望譴讓令如應[illegible]忠諒魯如夹實然諾相許猶如太山其自負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顯而望隆君子之幸也小人因其名而乘之其難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國家可長也寬閑之豪傑之出必有英毅明哲之君以成其志則謀裕而不激功順而不挫以輯定社稷民人以寧故舜不遇堯則騰光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則飛廉不能戮今數子者無舜與周公之遇而爲此謀不亦哀乎夫治世則陽明開而小人爲泥沙亂世則陰濁溢而君子爲魚肉今王室無綱紀文章使豪傑弄于群奸之手海內紛然者十有餘年是威福移于下而主權不明也故豪傑錮而爲黨罪以危社稷之名豈天道也哉若數子不死猶可以鎮王室不然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內矣夫彼以小忿而構大難鉤黨之變臣甚寒心天如祚漢錮賢者必誅讐民者必戮正甚典刑以舒直亮忠貞之士則王室之隆若振翼也何爲而使其激憤哉自李固杜喬不得伸于前致竇武不得明于後臣以消息之勢觀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賢偉當千乘之國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爲賢王患也王宜以誅節等爲名盟集諸侯肅清王室培直善類甦活蒼生效尤以新天下若主上不從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臣竊念安帝之世外戚用事于朝綿蔓橫馳于郡國天下咸怨然之有好賢之明常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臣亦與焉猶以爲未可仕也故辭而不能滄諸于今主昧臣虐國命大謬善類盡剿而無尺寸之功徒以清拳激揚而淵壹者益寡竟罹禍難臣實痛帝今黨錮紛紜之際猶可援也賢王爲王室討奮然速舉以延漢祚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王其圖之秦王感慨泣數行下尤權劍歌以桃秦王歌曰西濱有劍其光離離之可以熏戮黎秦王於邑而言曰寡人衰矣徵君寡人師之子寡人友也將協謀以輔王室不敢避也左權對曰徵君入秦二年以心奉于王久矣而王方悟耶今天下之諸侯皆欲以會盟爲功以請禍爲勢以得士爲強以收民望爲張而王不聞何也秦王謝曰緊子之幸教寡人其利普哉尤權出語秦人曰吾數諷秦王而王不聽雖得徵君亦不足乎

從來君子立朝而上無明主未有不受小人之禍者不拐一人以為鉞

止臺

秦王將築臺徵君復諫曰臣草莽之鄙夫也賢王繆舉臣於嚳畝之上臣是以感激洗覔不能阿王之勇好亦頗越俎而烹以彰臣之佞可也臣請為王諭之今有火之燃薪也薪不盡則火不熄若火熾而復之以薪愚者不為也秦之民苦於饑饉困於戎狄是二火也賢王復築臺以匱民力是濟之以薪而火益熾民冀勝武夫矣賢王亦何樂乎此也臣不諫則王不止臣既諫而王不納臣無罪矣切聞義欲者安危之基也義起於歛歛則民勸民動而國可富也欲起於貧貪則勞民勞民而國可貧也二者皆生於心作於事

可不慎乎昔文王勤民而築靈臺義之感也楚靈王勞民而築章華欲之感也感以義故民樂之感以欲故民若之雖然靈王之築臺猶未荒於欲也築千仙棄民甚矣國焉不亡昔秦始王築阿房之宮而空秦民以為有王故怨而不亂及其巡遊天下駐駕于東海而求神仙身未返國而死秦民無弔焉迄今二世頃藉藏之此嗜欲之明效也至高皇帝龍興于沛混一海宇孝文克紹前烈惜露臺之金以休民力天下稱仁焉及至武帝以雄奮之才北攘匈奴匈奴遁逃而不敢寇當是時民無餘積而頌武帝之烈者猶衰其後使張騫求神仙以樓船渡海男女死者三千人方士之術

尊于孔子土木之功靡于阿房臣以為西京之禍自武帝而始也賢王遠既不能鑒于秦政奈何近亦不能鑒于西京乎必欲為之而不悔千秋之歲臣恐秦為禾黍之墟而姑蘇之麋鹿復遊于秦之臺矣賢王豈能馳神于茫昧而怳然已邪夫先王之臺所以觀國氛而與民樂也未聞棄民而求仙也今王室雖弱猶足以讓王而諸侯亦望秦而業矣賢王之子孫雖欲措一巢之壤以為安其可得哉願賢王亟審而采納焉秦王乃止築臺之役

朝來與氣組織成文

見幾

陸續追師至秦謁徵君而喜曰續也得師矣願終身受業焉徵君問曰子見元禮乎陸續荅曰嗟與元禮去國矣曰難黨辭乎曰寔子之力也徵君嘆曰雖然閹寺執政直臣必危元禮之去其能久乎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憂形于色移隔不寤猶何心哉是以堅不仕之意遂山藪之樂林宗與吾皆光心也彼猶擇交而獎訓故及于黨禍也無譽無毀潛藏厥素躬耕以養妻子鼓琴讀書以訓來學有兄伯肅哭母失明而亡吾獨廬冢三年遣漢不請使臣竊權句权稱命惠政不需于民歛術結綱于國吾是以堅志而

避世及讀孔氏春秋嘗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知周無盛王不可以輔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得志則攝相事而誅正卯不得志則權褒貶而作春秋吾亦濮仲尼之道周旋之東皆垂世也故考風于列國聞政于諸侯諸侯不以為賤而賓之豈蔚謀以臣而泉滯于進退哉吾始遊齊魯韓魏之諸侯也四君皆愛士而不能謀跟會而不能信將如晉而國有警乃遲涉于秦秦王明敎而好問分祿而養賢誠能收秦之民積秦之粟盟諸侯而扶漢室既黨錮而清王塗諫諍係而撫黎庶却匈奴而歆社稷則穆公孝公之業不足為也今閹寺執政者二世矣黨錮雖釋而王長未愈何

以濺業若數于不為迨悔之舉必爲後憂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
遜數千其未從事于斯乎是歲秦國地震大雨雹
所謂見幾者只是看得道理明透耳

上林

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功德
于歟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為鳳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
鳬雁鵁鶄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鸕鷀翡翠之禽奚五章之若斯也私
寡人聞之四方之鳳曰鷫鷞鷦者鵷鶵乎若以為然寡人將發
廩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鷄
南越有鳥其名曰鵻皆五色並昔者文王為西伯修德行仁澤被
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凰百姓陳路而歌群臣埋庭而
頌文王曰奚為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予過夫以文王之
懿而讓岐山之鳴邾臣庶之頌慎厥德之愆是以光照于西土愳
懷乎諸侯而為受命之主世載厥休以茂有天下則文王之為也
今王之心度不類然臣恐指鹿為馬之臣溴覗面于秦庭矣夫上
林苑秦之廣囿也我漢祖滅秦入關中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豈
復設秦之餘威哉亦項氏以為憂也至孝武皇帝始鑿昆明之池
以習水戰民不遑休息而天下大困矣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及
世祖遷于東京以來上林遂為廢苑今欲興之非帝王之業不可
雖然歛四海之財發百年之廩竭百姓之力以修六國之觀仁者
不為也且以供子孫盤遊之樂為二世窮矣是秦之民又黔首也

不亦悲哉。願王察臣之言。毋忽焉。秦王乃止上林之役。左右罔弗以䢃徵君。

冷諷熱刺。敗盡世主好祥瑞之興、

觀雪

秦王與徵君飲。觀雪于庭。有姬。臥貂帷。就白雪之歌。起而覓感。不得。倚帷而歌之。歎。統䇿闕。積雪倒飛。秦王甚異之。乃鼓缶而和。命左右以絕。進徵君。徵君曰王亦止缶乎。秦王曰何謂也。曰夫物不可過盛。音不可過揚。過盛則亢。過揚則淫。今王之缶淫矣。不可鼓也。臣是以請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生欲以寡人之姬。喻是寡人有淫姬也。于缶何有焉。遂不悅而罷酒。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請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動諸侯。不可謂武。徵君佯醉而出。秦王解白狐裘。賜之以禦寒。徵君謂李玄曰。秦未可去也。

寓淨情景宛然。底是太史公得意之筆、

汙吏

弘農太守金垣扈郡人怨之訟于秦王曰金垣之守弘農也殘逞日甚陽燕而陰貪饕者五人嘘于左右借威行奸貪富有訟必賂而淺達有未達者則以殺劫于訟幸而訟理則曰是予力也夫一室而樹私門者百出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故民有立錐以爲安則倍其地而結訟貨賄以爲賂則懸其罪而覊役貧益貧富益富雖積尸于囹圄委命于溝壑而不聞也是以欲憤懷寃赴君之門而愬左右以求直如是者三矣君之仁恕戴之如慈父君之明懿仰之如日月西土之民咸賴焉豈惟一郡哉我天皇命有司撫

桶西土將以禪君之勞詢民之欲以自請也今扈下而讐衆素祿而巻位寵發而行私寅緣而餉營不受君之明仁而肆然爲民妝是戕君也君奄有西土而威不加于一郡以蠹虐除殘竊恐速迹雷同國如空舍而君其孤矣何以示強于鄰國耶爲弘農之民而愬其父母因罪也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循良之察而逡排詢之誅無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殿下賤臣唯命焉秦王得其訟而憐之乃命左右按其郡太守金垣坐贓下獄其妻素潘乃詐爲寡女以千金賂秦王之左右左右有通之者是以得入宮闈有寵于秦王王欲釋之不知其爲太守妻也是時有漢使至秦秦

不禮漢使以其事聞于朝罰秦王之祿二千石事竟不釋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徙于邊郡無赦是歲紫微山崩而移君子曰漢室不久天下其分崩乎

沫世貪汙淫泆之狀寓得盡情

三軍

秦初作三軍。微君上秦王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竊以為纍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修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狃賦。故功詳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數必僵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創王業。況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鰥寡。懷保孤獨。扶植聾瞽。寧輯離散。必興之役。不及貧弱。無款之罪。不及子孫。仕者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疏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是以王業容而頌歎作。獄空空而不閑。田野容而相聞。市無

帝老道無闕。民和氣略而四時寧。諸侯歸仁焉。今賢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裘于士。賜食于左右。感暢于弘農。罷渠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致恭。彰彰甚矣。然仁澤未霑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歐農之民。負堅荷銳于前。而不使舉秦之民。抱饑寒之困而驅馳也。昇三軍之作。其三數乎。昔晉文公納襄王于周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未禮信。何三軍之作也。賢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乂王室。苟王室可輔。則舉力以事之。而不為緇。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不為褻。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蒞臂于塗人。使諸侯乘于蕃林之上。眠依鹽食。向西枝而流悅也。當此之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為諸侯貸耳。安能重于秦哉。臣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鐘。進不得盡言以觀王。退不能豫謀而越衆。臣竊恥之。雖然。賢王覩莊彝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強而盟于秦。併力以斛之。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失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璧方哉。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為縱橫之士也。王室凋薄。不

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曰言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相樹以德。徽猷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共龢樂之。顯王追治岐之政。治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賢王其熟計焉。秦王感悟。遂罷三軍。

批一篇是作外史大主意。

去秦

秦王送徵君于渭橋冠蓋載陌秦王觴而言曰徵君之交盟于秦晉之謝若姻之尊于婚姻乎晉若不禮徵君其無逆寡人也徵君曰臣不能以報秦而在晉則可以報秦在晉而不報臣亦不能以秦而報晉是臣之讓與不讓在此遊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顯諸侯而鎮國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臣弟子有陸續者使之事王則何如秦王默然久之情見如畫曰寡人將聘之對曰續也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聘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所欲者誠在徵君耳徵君不自用而進陸續何重于晉而輕于秦耶徵君不悅曰噫也乞食于

秦二年未嘗重秦也今又進陸續于王亦未嘗輕秦也王必欲屑臣以為秦重則王之左右賢于臣者衆矣而王以為輕何也臣始入秦有負薪者覵于渭上之梁臣與之議如振九淵其際無有夫以一負薪之士王不能舉而用之而况臣不如負薪者反欲重于秦空秦人之窮矣非特負薪者而已且王不聞陸續之賢乎續也嘗以老庶之名為諸侯重豈輕于一秦國哉愛士而不能用重士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于國而不知國與士之相重也士懷珍而待價修名而待聘不亦重乎唯自重其器而後可以重人之國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雖然王不以士之所重者重而士不以王之所重者輕由此觀之士不能輕重于秦也亦唯信與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則輕在商則重百里奚在虞則輕在秦則重今秦之輕重在王也臣與陸續何有哉徵君遂行

在而不用去而屬意古今庸主好賢大都類此

天禄閣外史卷之六

漢 汝南黄憲撰
明 竟陵鍾惺評

寶晉文

遊晉

徵君遊晉國之疆西驪小車四乘徵君驅驢左右權御之七人以車周岑陸續後有寇追續謂岑曰前無塵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周岑曰命也既而寇至欲攀車而取笈陸續告曰笈無贓有夫子敝裘在也曰何謂夫子曰汝南叔度曰非黄徵君與曰然曰則吾不忍俘也反以囊金一斤為贐以饋之受而陳謝寇去周岑謂曰受之義乎受而謝之禮乎曰顛沛之間不然非禮義也姑受之以謝蘇赴于閑徵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賴子不傷也且有饋寇饋不可謂贐安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饋受矣不為贐也曰然是誠非殖也朱儁曰吾聞寇以樂人未嘗以饋若寇者愧人是不樂也雖然充樂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必而徧饋豈以為非殖也且其所饋者以子饋乎以名饋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焉往而不受饋以名胡可受也若以子饋而受之子亦無報之云乎受則必謝子亦無揖之云乎不報則受之心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此感子以信而應者以偽也殆不可與陸續曰予斯時也彼以其饋我亦惡測其樂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焉保其往也今寇也不樂而愧是以餽潔矣而不受鄙餽而受其潔然乃自傷乎受而報禮也受饋于寇而報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失矣偽徵君曰儁乎言厲而矯可以揚乎治世續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亂邪吾其試矣

析疑義無微不透

逆旅

徽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為徽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皐皇九旅一何寒也左權謂晉人曰夫子假道于此有司不聞汝莫為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為關吏猛而容入是若之幸尚望漫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旅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肆矣左權叱曰汝以百夫之衆挾酒徒之名而梧亂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鬪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盧上之子乎左權以身翼之乃與左權鬪左權舉商人之棟木二丈橫行于晉人之圍晉人皆靡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徽君至出鄰迫之徽君使左權謝曰夫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手有敢聘故遷涉乎異域假道于令邑夫子欲下車而禮以微服故是以不敢揖達且無資明示之贐惠也有司曰共之守是土也無令譽于百姓是以聚為酒黨以暴吾惡也徽君其無警乎乃再拜謝罪饋黃金百斤為贐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從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預而行以其情告于徽君徽君喜曰才大而不仕于亂智也從遊而忘勞恭也力能舉木而不鬪淑也權乎可以使蠻貊矣

敘事入情讀之不知其烏有也

傷時

徽君見晉王王曰寡人橋敵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徽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席之思外有載贄之勤內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晉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席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強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于岌岌也王若以晉雖既輯而未暇用士則臣之勞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頹堵雉堞若敝甕雖以四塞為襟而脣閭之警每舉誑席之上歲無暇日且地瘠于燕鄰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不知戰馬疲于驅馳而不知畜將委于執政而不知廢財困于空帑而不知信武玩于匪虜而不知叛是故以晉國之強臨之以賢王之畧鎮之而不能安乎四竟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夫六蠹在漢室而獨為晉累者亦胡虜為之術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以日夜登垣而窺晉內此觀之秦晉固脣齒之國也脣亡則齒寒齒落則脣曬今秦方以晉為脣也而先有寒齒之心故語練桑蠶之士抬綏于國而謀胥以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恐如勇遺臣棠與秦王卧懸燭殿中秦王以余攤臣而起失其一幾欲皆其左右及索之二襪貫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用心也而秦

王未嘗不用心也[illegible]語極肯綮

事之理論殊淺之於石天下之能事思遠注矣

謀國

匈奴犯雁門。晉王憂。問策于徵君。曰。晉邑荒矣。其何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教。對曰。臣聞大國。無備。雖聖人。不能禍。功諸矣。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今晉國之壞地。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人民。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為賢王未有也。此三者。王皆無之。而又為晉之諸侯何也。知是則賢王雖欲強國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雁門晉國之巨閭也。而王不能閉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衆。戰于晉之鄙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餉。運于晉之邊也。而王不能領匈奴之患則共之。是

附而實離誠晉之。所獨憂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秦乎。王若修好。亦何盟之為。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王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尊漢室而已矣。秦晉既盟則以身衛其國。而陳情于天皇。以塞佞臣之路。求兵民之託。乞備邊之權。而陳以必然之故。然後陰惠下民。則民樂為用也。崇禮于有司。則有司樂為譽也。向士而嘗賂。則士樂為謀也。犒軍而分食則軍樂為役也。墾其蕪壞而使之耕。堅其重池而使之濬。收其牧苑而使之畜。柔其商賈而使之業。飾其兵甲而使之震。熟其戰陳而使之奮。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銳卒而使之厲。尊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為之倚。而謀晉國以秦

為之應而制匈奴比翼而治則晉國皆王之有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惜乎力不勝也曰王憂于是乎王勿憂也臣觀天今胡運必興悠悠漢室將為墟乎麥秀之歌臣又聞焉乎矣晉王憮然而泣曰漢移斧何奈寡人何是成黃巾亂

危言不啻瞑眩之劑而庸主了無起色奈何

防胡

晉王與從官宴于平胡樓晉王歎曰泛泛胡懷黃河其波翔鳳集樂嘗聞者何寡人守此敝邑能不悲乎從官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為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邠狄人寇之事以皮幣犬馬猶不得免今賢王無以事彼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蹙也夫胡虜入寇苑王室也而寔有寇晉之名賢王亦何辭焉且王不見夫鷸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際而不視其雀雀仰觀其鷸之追也而伏于巖垣之側鷸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經張於巖垣涉之而敝是鷸欲捕其雀也蛛為其蛛網也而因涉焉是鷸也寔有捕蛛之名鷸又何辭乎由此觀之胡虜鷸也王室雀也晉國蛛網也苑王室而及晉不循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為也晉王不答頃之晉王問曰國人有黨錮之難何為其然哉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錮忠幽厲之主國無錮佞今主昏于上忠錮下下外則烏孫之種觿而入寇內則黃巾之亂叛而不宗又甚于晉寇梁冀之世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於王皆南面而待救于漸舜之內臣痛心為願王蔚然熟計可也晉王酒酣擊鉶而歌命從者和也對曰臣不能和臣有左謙者善飯有陸續者善歌有周岑者善辯有張衷者善策有孔紹祖者善藝有朱儁者善守有徐渊渚善矢有李

亥者善夫文王能用數子以謀圖其族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父兄伯叔父而從夫子之明論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不出于臣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其不善于王乎吾聞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祝容而謀獨故能奮其功謀未定于心而先卜于口是含蠡也故曰謀難盡者設其喻識難述者張其形今日之宴臣之謀不能盡于王也王其容之晉王曰善

反覆辨論無一語不警無一語不透

一難

微君設五難說晉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畝之圃其業如雲其矜如虹滚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熏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葬乎一墜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蕭草凋零在陰其孫蘭與眾卉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于北陵之陂而盼之欲繫則無修綆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于此焦萌而聽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穀也必凋于歲寒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請謀于樵蘇

取譬微妙巧在箇中趣溢言外

二難

今有宗族巨室子孫保之西疇千畝百農耕之以衛門為關以隄堰為垣以溝澮為池疏彼千畝深耕穫而望蓄畲若無患也一夕北風沸塵驟雨衝界侵紀我疆場崩潰我隄堰播蕩我藩籬浸淫我溝澮汙濁我妻孥傾覆我廬舍此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為寒心哉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流歎結笠而增哀如欲修其疆扞其災以鎮撫其巨室乌覺其民財培沃其土膏疏濬其津涘使西疇黍稷允茂嘉禾優游于樂歲恬濟于康塗領巨室之託者將無策乎晉王曰風雨之虐固災沴之厲農也禦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

水史　卷六　十一

雖出守之責而為巨室者其亦不能豫慮哉

語語幾鋒逼人

三難

今有妖狐成群遊于大苑之中穴于金穴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氣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鼫鼠矯若雄鷹狀如狒狒巧若猩猩其突如豕其蠱如麋倏忽萬態莫知厥凡足矯乎魍魎之域豺風乎魁魅之墟飾之以冶容纍之以文皮能禮北辰而弗惠乎黔黎何以為冀其名曰貍此皆獸苑之所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馳驟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嬉于囿群貔恐威以噬人肉而入苑若不可勝數肝腦積丘陵膏脂致淵藪誠欲繳弓而射狐設網而驅貔以廓清其苑囿豢畜其騶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

林史　卷六　十二

晉王曰狐也蓄禍于苑藏害于穴何忍肆也欲亟制之予其罔諸虞人

論治天下易說庸主難於此見之

四難

今有採不死之藥者，五遊方嶽，十涉濵洲，窮名靈之壑，掘崖秀之丘，被羽服而履赤舃，談真訣而煉丹砂，或呼吸而漱精，或俯仰而飡霞，自以為安期羨門之倫，松子王喬之屬，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寢跡于草野，寄傲于流俗，與浮圖並轍，老子同谷，避而事之者，若攀軒轅之跡，鶩徽彰明之遐福也。其名勛美焉。然周穆馳而犬戎叛，秦始遊而二世亡，此二主者，寧無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于羲皇，寧無利于子孫，而恥國之不延于陶唐，卒有替戮黃之憂，陵陶唐之恥，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虛詞詭術，無徵于世，無裨于身

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晉王曰：夫周之鑒，秦所覩也，而始皇不寤；秦之鑒，漢所覩也，而武王又不寤，是以滿內游于方術，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然則去矣，益于國哉。

寄睨思情態，直截痛快，今古皆然，不獨秦皇漢武。

五難

今有酒徒十人，群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厥技以為劇，吾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二人善于奕，二人善于壺。客曰：將之藝成聽于酒，謂簫者曰：吾忽焉舉觴而簫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須之簫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須之歌者又醉而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奕者壺者亦然。客笑而喜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于藝也。九人曰：何子之能忽于罰，而不能忽于賞也，無亦罰吾

不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猶不為濡也，人猶惡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錢穀，刑人以刀鋸，是猶簫既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聆漢室之典刑，則何如。晉王歛容而長歎曰：嗟乎，豈惟敝國為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則微內之有司亦是罰也；布于同列，則嘴因之有司亦是罰也。寡人老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興漢室，無為社稷憂。是歲有蝗蛇數千，自參井而山嶂于路城，黃巾破南郡，殺方伯，及今

痛哭處不減長沙，滑稽處過於曼倩。

修德

徵君遊于呂梁左權從之徵君喟然曰壯哉大禹之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壞禹之功亦晉邑之戾也今晉無大叢諸侯不役然而有晉之憂者其漢室乎夫諸侯之傅國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謂載德之國山不再崩水不再涸是謂修德之國水涸山崩而戀焉是謂截厲之國山始崩水始涸是謂替德之國此山川之微也晉王明惠而愛士可以興業然短于籌略拙于弘毅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于晉吾又淺矣雖然吾豈求辱于晉王乎夫晉天下之強國也以晉王之明而困尚僚無鄭之寵族故士亦樂為之用也祷晉

雅史　卷六　十五

王不于此時奮級于叢臺之上以謀晉則雖有恆山大河之阻井徑雁門之固亦烏足以隳羅散之晉哉夫明而不能壽者難以料遠慮而不能毅者難以舉大是吾所以憂晉王也吾嘗五難晉王晉王五對而無沮以此而籌則晉必為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利王室而主盟七國之諸侯其晉文之業乎是載德之國由今而始由晉而興東制齊魯西感秦蜀南服三楚中綏韓魏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晉王也左權問曰黃巾之亂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者其謀于草莽之初猶盜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傾一城秋毫無所擾美女無所淫從善而納衆順如崩石爽如決流然後知其為帝王之器也今黃巾之衆流毒海内殘虐生民天下共逐之此特犬彘之雄耳孰不能制哉推也有為獲雨膺之勇是三軍之任也有孫武穰苴之略是三軍之帥也必五倍之教而後樂之若黃巾者敢當于于乎曰陸績何如曰績也使游于孔氏之門其閔子騫之儔乎吾使之仕則黃巾之亂吾知免夫

名言足以持世不獨文章妙也

雅史　卷六　十六

晉憶之狀千古年見

董卓

董卓誅晉人告王曰漢室將授于董氏矣為之奈何晉下聞是
懼謂微君曰董卓造亂將傾我三室篡其大臣芥其百姓撫其天
下意者董氏之亂其浮於黃巾乎對曰黨錮之去國臣已知漢室
之無日矣董氏之亂不亦宜乎曰王允執政安謂無臣曰允也名
起于布衣而蒙塵于鐘影是以執政而無權苟容于朝與群小浮
沈其子賣爵于市日累千金是允也積貨于家養禍于國而民失
望焉故董氏乘而竊之謀篡漢室允為王庾其何能輔相耶若黨
錮而死奈漢室何晉王出涕曰嗟乎以甄臣一人天皇不能討大
臣不能杵寡人亦何有于敝邑將赴王室而抱祭器殯于原陵是
寡人之願也天祐王室則天皇討之天假敝邑則寡人討之是討
亂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王室曰漢祚若替則諸侯不能驟濩諸
侯弗盟則一晉不能獨舉王何疏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修
德而飾政樹盟而忠援必靖厥難夫以王之賢而棄諸侯之盟其
殆天時乎晉王不答微君出謂弟子曰晉其殆哉非天遠于晉土
惟王違于自妍非天棄于晉邑唯晉棄于諸侯晉其殆哉

末數語可補經訓

此乎古不湯之決種有良晉亦無可奈州必也王人清靜寡欲善身明養乃得淦卒

蟾臺

晉人築蟾臺以居微君周岑進曰蟾臺非晉王之所築也而于居
之何乃自簡若是哉微君曰是臺也晉人得而築之若諸侯者豈
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交則失其勢故諸侯以勢交者也非交
以德也士無勢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未桀之行也問臨民
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成而匪仁不可以臨
民陸續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續乎孝可以勸百姓
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百姓張袞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
告之曰汝益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眩暈之疾諸
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饑饉之疾大臣有貪黷之疾有司有貴緣
侵漁之疾受黜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譽之疾夫國家如背也而有
上下之險疾攢而攻之國焉不危子欲臨民醫是而已矣曰何以
醫也曰子能以仁義為藥以政教為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諸
侯臣庶不亦善乎曰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逮曰晏黨吾將醫
諸侯若諸侯瘳國亦不危諸侯不瘳豈唯藩籬之禍亦國之災也
由此觀之士之交乎諸侯猶醫者之交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云
云無欲以晉人之故而自釋與曰子何以為士交于諸侯乎昔鄭
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醫以

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為曰有良醫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為士者亦辦疾之求之也豈求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黨錮又告難于湖王室之疾殆甚于晉吾已矣哉

詑抑絕無一痕傷氣而遣詞布局大異於人

貽書

陸續歸吳貽徵君書曰續也聑先王之訓竊禁一職私以所見試于當時而效犬馬之勞也不聞漢室羆獎諸賢飾讖道代遊亂肆謀不輒海內豁罵有新室之風冉豪傑之所以悉慕而盤桓也續顧先範得泰諸賢之清塵每與元禮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續實望焉若內難不復諸賢盈朝濟濟戮力以樹中興之功抗孟世之咸則先生奚舍蒲輪而就衡榻去王室而資瀟灑乎續嘗負笈從游觀風懷以志之蹈山川以紀之八駛孔轍九遊兩州續之願也及館于泰邑將執酒掃辱主上以孝廉之舉先生命續曰往

遂許身于漢室亦唯先生是賴噫乎漢室已矣自竇憲梁冀之徒劇其命侯覽單超左悺唐衡王甫曹節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羌北匈奴之群削其勢黃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劫之以董氏禍亂相仍國家塗炭內無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歎天地災沴宗廟社稷宮闕之禍慘于春秋夫漢室之散也若是何能輔之續是以逃祿避難家于吳中與聘夷子游瀟纓五湖之瀨流憩長洲之野漁釣而歌以畢吾志是亦先王之訓也續未圖而長寒暑二謝毋念漢家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先生在吾令涼日彰垂轂于九夷八蠻諸侯賓之百姓懷之此隱約于漢者也

其奈國家何哉夫先生之出為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為殺戮衆
使分立鉤黨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馳志可乎以先
生之明哲固已亮矣而又淹驅馳之蓮理必亡之緒動諸侯而持
漢室誅奸雖而安海内屏左道而匡朝廷皆欲望諸侯而為之難
極謬戾輿亦不獲已然而先生之淹于此遊者無亦以自斷為心
而置其刺鈍耶然則仲尼栖栖于宋衛子輿溷涯于齊梁信乎大
賢之為也續也湲欲從事于未竭菲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為遠
朝夕請德恭狀無愆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奈婦姻未畢疢
病久作又無餘粟以養老母躬耕薄疇聊以卒日邇來東南告饑

而吏不加卹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盜賊京路闕市唯識是吳之
危甚于晉續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遊也陛歲歸吳假道于汝南
廬塚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義陽之田耕而不賦麒山之臺藏
琴而不灌雀巢于衛慎陽之人皆不弋草蕪于往慎陽之人皆不
樵此耕桑之所揖讓也是以元禮竭忠林宗潔身公偉不渝節蔚
卿不屈命其仲舉遊平子幹孟博公孝元節先有皆附德音而與
者也續不能進無毛焦之諫而忠于王退無陳蔡之從而信于師
之同孤孀以遠令名而厚為天下戮矣所以中夜感激長嘆而不
寐也道里遼阻朔風其寒行者歌授衣居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君
子悠悠悠悠無斯抗情于辭不盡種種徵君以書示李玄伯傷哉
有忠之語
中原之書違矣是歲徵君去晉

悲歌慷慨中不失有道氣象

天祿閣外史卷之六

疑其土地悉其皆老是以滯至于蜀國之關而關吏辱我以不納實我以無信述其所為諸侯聞之必罪焉後有治關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忽其譏無乃亂禁乎所以待而不入也子高不能對微君曰吾將說駕擾于太白之困以觀蜀國之政衛漢室之清不亦可乎汝處其師而不處我恐其沒身已哉僕人以其情通于關吏關吏俯首叩頭而告曰僕賤吏也不能旌大賢之屈冤以不恭久淹高駕且獲戾于左右賤吏惟命蜀王若聞之以為小人敝於賢者于外罪無有賤吏亦惟命若夫子忘賤吏則生不忘則死是賤吏之禍福在夫子也微君笑而不應關吏知往者之私賂也出謂子高曰僕命寄旦夕不敢衛子之忠以重罪戾乃反之所將不將因出關過微君之館微君鼓琴而歌蜀三關之曰吾國有賢者至乎遂獲微君以歸

文勢汪洋彭湃讀之駭心震目

招賢

微君疾使徐淵說蜀主曰今天下之王蜀為雄矣而士不至于國者豈賢王有遺行與蜀王怫然曰蜀國有名山廣川賢豪明智之士悉萃于茲矣待天下士乎徐淵曰賢王欲以蜀之士為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強諫而離者也夫蜀之士其賢于淵者或衆矣然天下士豈無有賢于蜀者乎以淵之不才而棄天下士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乎此言非所以安蜀壞而臣漢室也賢王為宗室之首祿侍于三公爵武于天子趨拜于諸王擬蜀之雄藩以為周而不能當天下之二而扶漢室之危弱其故何與董氏以陶爾之夫登廟堂之上陵劫天子肆令臣庶汙濁社稷輕蔑王侯漢室之形譬如垂死扶則暫安不扶則速死不告難于諸侯傳檄于天下坐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是以衆不暇耕女不暇織皆拱手以聽董氏之命若此時倚望而不舉臣竊謂賢王無輔漢之日矣夫漢室之于賢王不可謂薄也宜以此時傳檄天下告難諸侯發私廩之財收英雄之士先誅漢賊之黨以靖東南則西北之陲不勞而定矣然後浮甲于二川流舰于三峽倒戈于棧道功既歸焉漢室之安可倚脩而待也王其圖之

匡扶作用畢露於此

問疾

蜀王淂微君而喜聞有疾忍焉而感乃以單車造其門數君知蜀王危惙而臥命李玄俟于階下王見李玄而問曰微君不能出對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可乎曰既臥矣俟靡然後請入曰微君淂無疾乎曰疾不為疾也曰然則何為曰玄聞之天以薄蝕為疾地以崩溢為疾天子以幽厲為疾王侯以驕泰為疾士以貧寒為疾大夫以酷佞為疾庶人以饑寒為疾今微君之疾寒也國不舉賢使士有寒疾歸于道路軒冕者多豺狼之群膏粱者多犬豕之輩由此觀之士安淂而無疾也夫疾以薄蝕崩溢故天地以聖人為醫疾以幽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為醫疾以貧寠故士以憂卜為醫疾以酷佞故大夫以明主為醫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為醫然則微君之疾藥石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恋寒暑有所不侵微于色而不見其禍動于穀而不見其福歌于鼓琴而不見其樂歎于岷川而不見其憂此微君之所以為疾也蜀王頓足而起曰寡人處西海之僻壞矣敢當微君乎淂子足以安矣曰淂自蜀可以霸淂微君蜀可以王洪策其險乎王若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矣必淂臣哉蜀王斷顧謂左右曰寡人淂微君若桓公淂夷吾也寡人淂仲默若桓公淂寧戚也周求而齊霸其二子之功乎

奇論錯出讀之如行山陰道上

蜀王

蜀王聞興國忌叛事，策曰，噫哉，先武皇帝之中造也，以天下封諸侯功臣，皆固守藩鎮之地，而寧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戮力草莽之際，犯險阻以立百戰之功，而定大業，子孫嗣武，世守丕基，造可以謀議，退可以全國，何謀而不成，何功而不立哉。迺來國步多艱，內變懷而外難作，跋將戮而謀臣刑，左遭禍而正敗，熄百姓離散，有忌亂之心，此誠明侯效忠輸悃之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諸侯皆欲執債以報漢室，修會盟之典，徵君是賞，此其志不末矣。明侯此時不以被告諸侯，潛寧國步，以為功首，反于所瞻望函谷麋鹿

擾攘，豪傑蜂興，蒙沙而中原，流于左衽，然後圖之，是猶火既及薪而後返井以救，不亦晚乎。臣不敢以詭術說明侯也，亦以漢室興亡之勢，而明侯有可為之資耳。昔者西京亂于王莽，當是時非特諸侯願也，雖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輸悃者，豈背漢哉，由高帝以設戮為武，而不留功臣千千孫，故王莽之亂，不待奪攘而新室立矣，此背叛之禍也。夫當時有濟封之臣，皆韓彭之後，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于社稷，則西京至于今而存也哉。光武皇帝以寬仁易殺戮，故二十八將皆裂土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懲西京之覆轍，剗除宗之禍，咎是以全功臣之名，與諸侯並翊皇漢而永業也。今漢室紛紛，權臣將盛矣，蒼生王家而行戮，使諸臣繼吞而不敢言，危亡之禍，固已形矣，而功臣之效不至，抑何與明侯自以為宗室之疏而上懷之辭，無救于漢室也，獨不念先皇之恩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疏也，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已蜀之地以泰然為羽翼而徙道遠于中原，未僻也，諸侯之土壤，莫加焉，漢國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蜀王曰，善。

激烈之談，發於痛哭流涕。

自強

蜀王以大宰賽微君。微君問曰。巴蜀之國。接壤于關中者也。而民不知戰。巴蜀之民。擀風于中原者也。而國不知禮。豈有司之過與。抑賢侯之不逆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對曰。夫爵寡人受之。邑有司栽之。不敢當也。微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導禮而教戰也。今之爲有司者。踰陼不蔣而怠于名。故不能導民以禮。循荷簡而樂安佚。故不能教民以戰。夫今之成都。古之蠶叢也。賢侯以成都爲蕃小川之固。依于秦晉而守蜀民之爵禮也。然有司不能請其土壤。訓其民人以弱西藩之勢。賢侯坐而不告。何爲其然也。蜀王不能對。微君曰。蜀王室弱矣。王室弱則諸侯亦弱。因其弱而強者。謂之勇毅之餘。因其強而弱者。謂之恭恭之臣。弱而不敗。非敗也。強而不弱。非恭也。今王室既弱。諸侯又守之以恭而待其收。民何賴焉。臣聞之。牛牧於農。而役於農。歎妓並征之。勞焉畜於人。而乘於人。故收並戰之遺。諸侯爵祿於國而不能扞於國。何歟。今天下諸侯之留者。莫知賢侯循衆戊林。要求成淵。有數百萬之餘粟。若養兵而待戰。則民而待勞。可以供十年之費。則江南之賦不盡。飲百姓之膳不盡。制渦澤之利不盡出也。且以茂賢侯之功。而長享其爵祿。不亦善乎。濮島田利。用爲大作。願賢侯作之無怠焉。蜀王曰。先生其

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從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舉。寡人遠讒以安賢士。無使爲諸侯笑。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成有緣也。是歲天皇使郎中令採冊青於蜀

政治芳能開發治蓋

平刑

蜀王問微君曰今廷尉平乎微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悅今之為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為權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微罪而得厚罰故貧者多桎梏不赦者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從逆囹圄成市强弱相欺以則羣輔濕戚以為樂獄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淡其刑罰亦以貨為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貪致也貪則餒而詖廉則剛而直故貧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詭晰也是故郡縣之失刑

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黜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龔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矣乎蜀王曰善

此外史刑法志也源委分明洵可冥經補傳

黜陟

蜀王問微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之乎微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恥誅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既黜而賞非以勸廉也既陟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賞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政教勵于下則黎民人安而優于唯工之供故農者樂為農工者樂為工商賈者樂為商賈無流徙之患無鬻貸之憂無怨讟之悖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之表也故明主有弊濩之歎則大臣有輿人之誦上有壹一之諺則下有五袴之謠此表樹而影必從者

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路裘則有司寒大臣無甘饌則有司瘠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今之大臣好嘗一之諺而惡聞楚人之言蓋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與大臣異與曰內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內猶在外也功臣在外猶在內也近君則榮近民則泰其勢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泰可乎蜀王有惡色微君出謂喬獨曰蜀王老而宮弛而亢民其玩矣哉

此外史百官志也

請介

蜀民亂表請金蜀王兹五十萬鎰蜀民請倍蜀王命左右曰勿以為貸爾衆其克勤于利越蜀之境若博而押以備吾財者刑罰之爾衆毋惰哉蜀民皆唯唯而去左右問曰嚮也發庫廩以賑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無倍蜀王笑曰邑有賢者吾方式之不敢以爭于民故賑而不倍所以修吾繁也左右曰吾所謂賢者其微君乎夫微君叔度一爵士耳其寓蜀也亦欲乞憩于慕與蜀民群也豈足為賢者與蜀王曰不然吾聞士非苦廉不激非賢良不舉其高蹈而不為臣者夫是之謂微君今天下公侯者什伯而微君者

寡不亦尊乎懷王室而激諸侯不亦賢乎故賢者有無爵而尊無祿而祿不待軒冕而貴不待鐘鼎而富不以國存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微君之謂乎吾慕無士一獲而歸諸侯師惜乎吾老矣吾將讓爵于微君以利巴蜀王室亦賴焉吾雖不耗亦世載厥譽矣吾之與侯而好賢也微君避爵而逃吾又有人名于時今將率世也王室若民待無賢寧則諸侯猶不忍侵蜀是吾一舉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左右曰臣蜀之鄙人不識微君之賢若是雖然為諸侯師其志必將君浮而淹之宜厚為之禮以謝微君天下高君之義若亦多矣豈必讓爵乎夫棄先皇之璽以替其業不可謂仁以爵而縻賢不可謂義悖明典以自殖不可謂忠微君誠賢者則君之所舉濟矣濟賢以干名臣竊惑焉

賢者有益於民此其一端

歎論火花量理　可饒不恰

蜀王遣蜀人迎徽君于幕徽君避青城左權曰子以筋言說諸矣亂若章蘇州之富哉今蜀之火老皆杖策而迎民心歸矣子聞辭之智者不為也徽君曰吾聞之竹一不羨君子所憂以大皇之爵祿所以寵諸侯者而士受之不義飢甚焉昔介推辭祿仲連避爵是皆潔彥之行猶未至于讓國也而二子卻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使介推仲連擬臂而哭于地下誠不能一朝斷且有不次之賞大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于八珍敝裘麻屨逐于五桑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

外史　卷七　十五

為耻已左權曰然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聞昔人有狗人而忘身者乎以千金遊于天下必求其悅己者有不悅者則分金而惠之悅己者不至千人而金竭遂憾而死今吾絜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罔也竊慮昔人之金不足以勝悅己之衆耳故曰愚者不謀群聚會丘智者決策謝不得食肉此觀之蜀人之望易成而羣易合也何足矜哉左權曰惟也請徽子答之弗章

同一名理而詳饒別趣

露蜜賓天然　頷之便頃

火災

李玄覩象于軒轅之臺有星數丈流于冀州如光知旦李玄胄然曰胡運其興乎又有宮闕之災內外樹雜漢室其將為周之東乎越明年夷人燬玉壘之關洛陽玄真宮災天皇與太乙真人右祠漂囿老子大圍宮苑炯然藏空宮女悲泣相枕而哭天皇幾不得脫太乙真人猶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見百官擁列于銅駝陌嘆攔擒而京師為之語曰玄宮火不得出太乙真人焦頭爛額又訛言董氏以兵權劫天皇天皇憂懣問于相國王允允對曰臣聞老子善用兵雖有匪臣老子必為陛下卻之矣陛下盍宜服修

外史　卷七　十六

玄默勿以為憂又問曰朕之寂神可謂露心矣何以致災允對曰宮闕之火實陛下輝光之德所致況聖澤以大德王此市興之象也天皇大悅王允少有雅望善為大時輩皆以允有國士之風及為相舉動恩禮與時浮沈外飾體貌而內懷奸妬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而官有司進士皆倚其門有稱允為父令妻妾問寢饋養一如家人惟以所厚富凡考績所去者皆夤緣而進天下士大大始喚廉恥而轉拜于禁列矣故一時寵遇者若太乙真人次則董氏其次及相國王允權勢黨類分為三穴播開鑿戾是以素條盍解體而議淡定曰奴眾歲紛擾邊境以誅一邪二佞為名東南

龜齡之謂乎。

夢刹之害妙在自夢刹人口中吐出。

岷山

徵君登岷山望汶江。歷禹之績而歎曰。浩乎汶江。岷山鎮之。迮迮禹功驗于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難。則諸侯告于山川。今漢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徵福。徵君曰。夫諸侯修德。則告于山川社稷之靈。以爾其民人。民人于是乎休息。而不敢所可以動事。而抒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竭之災不虐。癉癘之戾不滋。嘉穀豊而民人洽。故君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之豐阜凋悴。以因革其政。觀氣于社稷。而知土壤之遲。廖胳民以節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

先王之報勳德于社稷之神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車服以錫之。宴饗以親之。貲賚以勞之。死則襃之以嘉謚。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以文章。其耿光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陰而賜休咎于民也。是以駿顯之烈。與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禍青振挺垂厥景福。君子神明。此之謂也。

此篇多經濟名言。最宜熟讀。

崛山

微君遊崛山道遇猛虎微君倚碧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顧之虎近于碧左權以臂當之虎懸尾叫嘯左權跳其尾而倒弛踰崛山之嗣徐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群虎食一蒸者徐淵瞄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越伏于蓑抹左權負虎皮以故徐淵曰微君安在曰鼓琴于碧吾子搏一虎而群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弦不傷為虎所堅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群虎之猛也右權燕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嬰塘之峽即微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滑㵎而濟有猛虎群飲于峽一搏而

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滑一磯而俱免又搏群虎于峽上如制嬰兒見渡二峽也虎不制制則涉者或免于峽而鳥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恩哉蓬忍崛山之壑而援之摩虎皆斃數君賢謂二子曰汝其奮于崛山乎夫猛虎遇威于山猶猛臣遇威于國不可逃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驩兜虞舜驅之周有猛臣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乎今罔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節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碧而悲歌也彤子其勉乎哉左權曰崛山之虎苟無以制夫子尚能倚碧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敗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過虎而倚碧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殺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忽情忽景隨意所生而妙處不可端倪

天祿閣外史卷之八

漢　汝南黃　憲撰

明　竟陵鍾　惺評

賓楚之

去跣

徵君之楚，桂陽守迓於雲門，拜而道曰：僕守桂陽，上壤日曠，三載匪績，藉聞徵君之入，鄙心泱暢，沐披拂之餘，馨遂爾弛簿書，釋錢鎩，穀洗滌遊以胥僕之波潔，陋室以韶山之石，以為徵君淹也。仁駕義軌，得無將稅乎？僕從長者之後而行矣。徵君曰：伊嚅嚅與癖瘴

與時不可以止，與甫是以征也。將南謝楚王以歸來與。曰：徵君何詩伊而弗導也？愚聞聖人之規也，世若火之規曲，竹治其節而削其枝，題其節而裁其根，然後商販而為利，工斲而為器。今漢室之彤，若曲竹何不倚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富裕其黎乎？為之與，以[illegible]其民乎？夫物曲則棄，人曲則弊，世曲則傾。惟知者規所而知其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宜，遊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變而節而適之為也。徵君方動乎孔話，而有握時之懇，既信於諸侯而流歸與之，歎是徵君之翳草莽而施未勝意者，歆揚空名而不顧其實耶？何落落而不群也？如此曰：旋予知曲世之可

規而[illegible]以使之在乎知曲世之可規而[illegible]可使[illegible]為鳳，狐狸為，豺狼為，蓐[illegible]慨世明主求焉，常在忽焉。是故放勛以之讓，而舜以之興，高宗以之[illegible]以之剖，周公以之攝，穆公以之翔，句踐以之[illegible]以之坑。由此觀之，賢士之躪僇時也。故負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為頑；及捷之以所謝而代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為愚；及絕糧而削迹，行不稅冕，則僇矣。若甫之所遇，不可謂不僇矣，惟楚野施而未報，故為此游以待其僇，胡可淹也？寔也非敢敬乎之命，實性不擇，楚處而淹，吾豢擧也，亦何功之為？遂不入桂陽郡

南鄙於長沙。

流麗動人，如鶯語百轉。

省曾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弱。何策以待之。對曰。天下
之合衆者。輒合諸者成。合從者同。以縱橫之策合者。事成而名
然以縱橫詭詐之富合者。權衡而蔑。顯是以齊桓之霸。專于信義
而已矣。可信而文于禮。秉義而通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幣。故能
尊周室而率諸侯。道於無疑。旅中原無膽虛。當是時。桓公為五伯
首功而號令可以一得內者也。然猶以服楚周。胥勤求霸業而不
替。終桓公之身而齊無有干戈于境上者。於諸侯稱義焉。夫信義
者。王伯之門也。求策術而棄信義。不可以為諸侯。楚王欣然而言

曰。微君不聞之管仲也。唯本教而輔相之。微君因難見楚之山河。
與楚之人民。凱因楚王曰。不聞聞之。國以山河城郭為固。家以垣
籬根閾為固。未聞以人民也。同山河之固。孰與守之曰信義哉。曰
守信義者。王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對。曰。王何
以山河為固也。倘無人民之衆。則楚之山河。其為誰氏之[illegible]乎。楚
王聞曰。昔者齊桓公嘗陳師于召陵以伐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
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
所用之。然則楚之所以為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之衆。可
為固國之勢。非山河矣乎。微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之師也。豈不

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者。當觀兵之際。屈完以德動桓公。而又及
諸侯會盟以示信。故全齊之衆。迷卷師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
之陸。豈方城漢水足以却齊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浮
夬未可知也。楚王有慚色。微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而楚國之民
不懷。又請安而無外患。宜賢王之以山河為固也。王亦不能慮乎
今天下紛爭者一室。澹運者一渠。皇圖之轄尚負于幾句征討之
命。尚係于天皇。故諸侯未為戰國而浮以請安無虞也。雖然諸侯
將勞矣。誠宜布信而宣義以懷楚國之民。而告王室之難于諸侯。
結之以盟誓。飫之以宴享。使四鄰親睦。而同姓寄于婚姻。然後告

諸天王。代其誅討。驅逐戎狄。翦滅奸雄。烹炙貪虐。顯岩穴之士。與
之謀國。雖無會稽之恥。而有嘗膽之心。無報吳之舉。而有霸越之
績。是謀策之徹隆。而文武之烈光也。王其圖之。

文勢椎渾。疑黄河從天上來。

出獵

楚王問微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為也微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宜陽氣也苗于夏抒嘉萌也獮于秋興休令也狩于冬奠陰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則齋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瞻鑒而不敢淫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娟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伍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者懼而恭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虞人藝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甕者罰之私養而不獻于廷者杖之玩田而傷輸相格而厲弱者刑之又為之燕以勞其勞為之揖讓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為之歌詠舞蹈之樂以節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于春秋戰國之諸侯流荒湎于酒色獲戰樂于臣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敗游而無厭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于田哉如是而為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救一不率之心而田獵故仁略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而輕百姓故身戰而國亡也無他敢逸之鑒興也今王欲田亦舉先王之心而已矣

與議足參周禮、

恥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騄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微君對曰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避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揖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揖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矣惡道哉及仲尼揖相于魯魯人與其從者附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逐捕從者百人燃樁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敗為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魯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謡之窮者折于天刑君子之辱也罪未成而悔悟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于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窮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為辱禹不以誅鮑為辱文王不以拘羑為辱周公不以流言為辱仲尼不以裂竿為辱聖人之心盡于天而奚辱之為

楚王曰善

聖人照我、君子坦蕩蕩、是此文歸宿、

名翁翁焉子何足聖賢之窩庭而病厥心乎客慙而謝
問谷世有涙心不滅三閭澤畔之談

色荒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爲姬㪅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愼者興有六荒者亡今王日栽其荒國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後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鬼則荒愼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無乎曰兼矣王輕身遊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于獸也王之宮梨而盈慕融如陽春今又俘野女而狎之荒于色也酣以香茅之醴飽以湖波之魚大羞珍饌鬱乎穰穰日夜

外史　卷八　十

沉湎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娙倚瑟舞姝臨蘇鐘鼓鍠鍠管籥嘤嘤長夜不輟荒于音也築倒景之臺而跳衡岳望祝融臺高九嶷猶以爲卑而造也又翼其上木標其棟宇深其丹青調其錦石懸十年之糜一例而虛之荒于後也景臺之下豬以浮菌列仙歸事遊方乞食之徒採藥以嫩之巫覡以謟之而盡變楚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而不反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況諸侯哉有一其荒亦

亦危于亂亡之禍。況其驕奢臣不敢謗王也。伴女于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為色荒。又見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田罪也。臣欲解賦而行諸侯。方以臣為得志于楚。後王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為諸侯笑。是亦臣之罪于楚也。王弗惡。為楚王憐而言曰。此不穀之戾也。乃命左右削其女。敝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于王。而王寵之。不慇于王。而王削之。是以臣之諫而寄殘于色也。王欲則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服百人。王亦豈能盡削乎。王不能削。則雲夢之女削之何為。楚王乃遂雲夢之女而作雨誓。

于中執一荒亭。便欲出無窮妙義。文生情。情生境。一至於此。

使

晉使如楚。聘微君也。抱鳴者告楚王。楚王問曰。非聞乎。曰非也。曰微君聞乎。曰。彼臣不察君意。不敢以聞也。楚王喜而勞之。乃寄令左右醉晉使以酒。與之臥。竊眥王書進于楚王。其文曰。微君履下。不穀廢北牖之側。日麻令音。肯者蒙以醜酸。臨照敝邑。不穀無感于微君。幾以亞賓之禮。况我同列。以為不穀喬成愉樂而忘之。微君是以擒桑不穀。蓋損微志。至于今。見咎微君。其僥前之過以返我敝邑。皆我賢好。使不穀微禍于敝邑之社稷。而新祭于諸侯。不亦善乎。自微君之別。寒樹五霜。朝聘將絕。不穀翹首望楚。何悠悠

我心。勞以夢寐。不自抑。敝邑之民。若荷未照。所有司賦懷微而不已。心何悄也。微君其忘哉。昔聞微君自蜀之世。楚人紫嶺以平其道路。集錦繡之乘盈三十餘里。坐以雕乘。賓于陽春之宮。時峒寶精亂。微君與李玄左權之徒。鄉智陳力。有五羖大夫之勞。而功之卑猶過是。微君因楚也。大楚以微雖其勞也。若是敝邑猶楚也。強寇之陵甚于峒寶。土壤之侵不及荊楚。而又有巡狩之遺跡存焉。微君寧不念敝邑哉。敝邑貧瘠。為不穀附。微君無亦恐不穀之類運不然。佐不復且以聚望于鄰國。仁者能無微傷乎。今者強寇大肆猖獗。既已破我　關門。又寇我郎嶺。郎嶺截郡。折我銳

兒五千人寇我鐵関餘種皆起遂寇我雲中虜獲婦女數十餘萬而淫我邊境師憤空棄而戰又折我銳兒萬餘僅獲黃紙三千人寇我上黨破馬陵之關猶火通北京敝邑之危若垂石其勢莫當是以赭徽君之怒而勦滅之則名垂汾沁功銘恒霍義顯于介山風高于首陽此不世之休烈也願徽君就余駕毋憚千里不赦率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使以待徇于鄰國必壤而逆其閗使毋有識者發壯士三百護乘于道使毋有妨者若徽君與不穀均是心度勉撫敝邑肅揚仁風以化狼跋薦社稷之禁昝不較雖足割心而索報及茲臣庶無忘德也徽君其深唯無忽焉楚王既得書

水東　卷八　十三

命臣下曰有識之者誅晉使羈檢而不獲其旅十八與館人謁楚王聞而置之晉使遺徽君告以晉難徽君曰吾為不書曰館人告我聞于王王不罪館而戮其鄰僕非以修睦也意者其王之計乎徽君謂李玄曰楚與晉隙矣翌日謁王王料徽君以晉使之故而謁也講至日矣徽君不及晉故楚王疑之問于徽君曰先生知晉之聘乎對曰聘而不書晉雖必濫臣將融矣若聘臣以書是飾難也臣何能焉是以受其無書也楚王有慍色謂信乎晉之飾難也聘以書晉使失酒誤投于寡人寡人誦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因其使不敢以聞徽君寡人臨宇得無釁乎對曰晉聚不利于王室而

行使于楚雖不犯王亦楚之崇也豈惟臣之罪謝王其釋晉之使而歸之夫晉之謀寄于臣臣不就聘則晉之謀謝矣又何因乎楚王乃釋晉使徽君因難曰王釋晉使而歸之楚必有釁楚王曰何哉曰鄰國之使不可戮也臣戮而歸晉人必報之臣是以知其釁也楚王曰然則為之奈何曰晉之聘於矣王若修戮于晉使而臣不就亦釁也臣請為王聘晉可以替晉使之逸而臣亦無辱于晉且以善楚王其虞之楚王曰戮使而吝士釁在敝邑如晉而淪釁亦在晉是鄰國交釁胡可盟也若不得已則徐淵亦足以當晉徽君其命之行曰王不可以輕鄰也徐淵亦義豈能就不聘之國哉

水東　卷八　十四

夫晉無釁于楚則臣之行為晉也晉與楚釁則臣之行為楚非為晉也惡也開之難而不援不可謂仁援難而解釁又爽信于賢王不可謂義故臣援晉之難必以王為歸矣不然釁其登乎徽君遂行與晉使出楚之關左權李玄孔給祖胥猶從之楚王使二壯士要境執晉使以質徽君悌然曰憲也韓國之士楚王若疑是在韓人也何以晉人是執憲有徐淵周岑二千佐王之側是有二質于楚夫豈患乎乃以書報楚王楚人送命徽君是以得措吾人之心

語語就王標撥轉光與儀秦同香然而名義自不苟也

龜丘

初徵君宿于龜丘李玄曰有孛南流犯客星甚迫其在楚分乎雖下將至矣及齊人與蜀人盟練刺士以報楚王假為謁者以進楚王據床而問曰汝何國之陪臣也謁者曰吾聞鄰國之交不可辱以陪臣諸侯之交不可疎以床下今君處雕牙之床而踈諸侯之交鄰陪臣之禮而辱諸侯之命君何不疑臣為刺客而固如此也楚王懼而避席命左右搏之以驗其七首謁者疾馳而上將短刀刺之楚王傷其面左右護王遂摶謁者曳于殿下知其為晉人計也于是楚王始疑晉人之讐楚頃之徵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黃慧

詃刺客計也不然書奚值哉遂殺其謁者及二壯士又收徐調周苓于獄亦大怡刺客以報晉徵君聞之謂從者曰噫乎玄之言徵矣甫未及晉而晉為之詭謀不足以溷晉恥而又蒸禁于楚其無已乎若漢室既替則晉楚二國不能為盟主矣夫報楚王而值晉蒙命之阨也甚甫將避難以歸故邪豈淺就晉耶魯猶曰予之歸晝矣其如苓湖何晉雖戰莫若逐楚以調二國之蒙而又釋楚王之疑如是而歸至完也予若畏于楚則循也能救之而左生之試以足以躍楚于掌上夫何患焉徵君曰汝不見出穴之蟻上垣雖而扛百足之蟲有稚子臨穴而惰蟻以泥覆其上雖欲返穴而安

里此楮遷君下悲其形才淌何黃殺

之亦不得已今楚之疑非特稚子之憎也疑覆于國而距淺恐之士非特淺穴之泥也而欲返楚以求鳴是何與嘅之弗若乎汝又不見遊魚之遊于仞之藪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浮沈滑暢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則魚益遊居益信則士益歸而況士也下諸侯哉使遊魚遇無水之壑則偃蹇而困于泥求咫尺之游亦不可得已今楚無水之壑也欲以藪澤之魚而游之水蹇矣故魚不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魯猶曰楚不可返以疑故也無使于晉奚為而不能哉徵君曰晉國不待士而忿謀又以培疊雖士至其國亦何所奮也夫疑志者難與決策忿謀

者難與定交楚疑而晉忿二難也士焉歸而能乎背趨敘鳴犢而孔子去楚其似矣南望郢闕長虹蔽之痛乎蒼天其斯人與

世王混暴之羿彀於倪我非大賢處此亦難矣哉

過漁

徐淵獄中上書纂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並檝而問曰子何方上國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瀟湘是浮以濯以漁棹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為此游也周岑喟然嘆曰師安所追乎漢道其亡工業其范奸雄攘臂賢者無處流于四方之晉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遊洞庭而憩雲夢窺九疑而望衡陽撫雄劍以嘯荊門濯長纓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皆釣退與子而偕往涓吾于鷗鳧之渚棲吾于蘭杜之鄉菴避近而猶予迷聖賢

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廬無魚之藪其上必獵子乃洋洋然悲歌慨慷浮而不歸散禍垢體為時所疑之楚遊者能不懷噫是子之智不如魚之遠識而屈其藪鳥之長廬而廢其巢乎何子之不能廣也周岑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難文王順而拘羑展禽和而魯黜子胥毅而吳戮仲尼能而陳阨墨翟智而宋囚史魚直而晉屏屈平忠而楚流古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所激則愕而不變心有所憤則矯而不難心有所忼則慨而不暢心有所鬱則鬱而不曠其逐樂足以育其衆感其發患足以哀其民人遂以鐘鼎之祿而不為富擁以環

堵之室而不為貧其群也亦化其獨也道統一敗一耀而天下景如也予使見其魚不潛綠磯之藪以為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也又逆鱗而入鳥不巢蘆葦之林以為能舉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笠而歌曰瀟湘秋兮水沄沄芙蓉落兮雁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者三闋周岑愧而聽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聲之變變也是歲楚王崇徵君子晉徵君奔秦秦人納之

君子道窮往往來譏刺之口每讀一過歎息不已

[illegible]

陽山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晉人有纍于楚國夙夜憂惴況徽君不憂徐淵因而死周參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內賢士皆棄楚而賓鄰國無以南析寡人奈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詭于晉者哉不得求與鄰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纍而日夜求徽君用心疑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徽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為盟主以光耀王室陽山之崩不其疑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修好于晉而勝徽君則楚之禍庶乎爾衆為寡人費之左右對曰鄰國

之好可以修也若徽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困其師露其詭計而飾其贈不可為也楚王遂修好于晉晉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閭門之木楚王聞晉人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梟鄰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之左右稽顙而謝曰纍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讐于晉也楚王怒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妾聞之諂口之言若美疹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寤口者求譽而養禍寤心者恐恥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寤心之言而去甘口之士故功施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皆甘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也罪也君誠怒矣君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皇而以戮也亦與晉均也而君則欲讐之不恐何君之遠恕也楚王慙而釋之遂田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清新雋逸之氣至此不衰亦文人之雄哉

歸辭

欲君歸韓張儉策杖而訪欲君飲之張儉問曰子之樂游矣而功不白漢室諸侯一何拙也欲君對曰慝聞之智失則求之巧信失則求之拙巧者亂拙者矩今諸侯雖茂智而寡信亦足以圖若葉室不帝諸侯其無戰乎張儉曰儉也聞晉楚有囂子何以靖之幾君曰晉之亂諸侯也譴楚之為諸侯也暴其世子又滌如是而爭不可靖也由是以浣禍而歸滑與子飲惜乎元禮林宗遊也哲人不作王室其凶吾道之寄微子非與乃臨風鼓琴而弔之張儉曰夫道欲行寄于人道欲廢寄于天當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于君

臣而脩暢之若舜之于禹稷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召我子君臣一德其道流行身覆休烈是以能永厥治三代既沒春秋紛擎是道也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孔仲尼歷于諸侯而不遇乃述經于泗水之濱身不履盛而世載其烈故春秋亂而不治是亦寄于天者也及春秋沒戰國亂以縱衡為賢是道也亦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孟軻荀況漢王通濟之以辯遊說于梁楚之間而無所合於戰國亂而不治其猶寄于天乎夫周東之後寄于人者何寄而寄于天者何嗇也西京而來若童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亂厥內夷狄亂厥外大臣貪小臣諂民無廬士無腐名器淆綱湯之

以綱紀頽之以文章諸侯驕侈而無勤于王室由此觀之道何所寄哉儉也從薦紳之末不能補遺以至于綱為因玷焉天之戮民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萃林之中若吾子者名隆而志高道完而形逆因天之所厚者邪而于之道又若有寄于天者然忠之北門之詩昔人所哀世道交傾天其鑒乎是歲恒山崩君子泗淇幽厲哉

一寄字直欲接在茲之緒作者深心見於此矣